

---

---

著 基 爾 高  
譯 合 之 畏 杜  
心 粵



# 我 的 大 學

行發局書興復海上  
039925

---

---

---

這樣——我就跑進卡山大學讀書去了，的確是如此。

進大學讀書的念頭是個中學生葉學林諾夫勸誘我的，這是個溫柔雅緻而又美貌的少年，帶着一副像女人般的媚人的眼睛。他住在個黯黑的樓上，同我共住在一幢房子內。他時常看見我手不釋卷，這使他感覺得特別的高興，於是我們就彼此認識了。以後葉學林諾夫開始向我說，稱我具有「研求科學的天才」。

——造物專為效勞於科學而生你。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美艷地薄漆着那長長的鬚髮。

我當時還不知道一些狗屁倒灶的人都可從事於科學，而葉學林諾夫却這樣詳

細的告訴我：大學正急需如像我這樣的學子。呵，很明顯的，他對我我是來海長爾·羅梭諾索夫的景子。葉季林諾夫說：他要在卡山地方和我同居，就趁秋天和冬天的期間進中學肄業，『隨便的』去攷試一下，——他說大學『隨便』可以給我進學的官費，那末經過五年的光景，我便會成爲一個『學者』了。這些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因爲葉季林諾夫年紀才不過十九歲，而且天生的一付好心腸。

他攷試後，便離開此地了；兩禮拜以後我也隨後出發了。

外祖母和我送行時這樣的規勸我：

——你可不要再對人家發脾氣了，你總是喜歡生氣，板着冷面無情和傲慢的臉孔對人。這是你的祖父遺傳給你的。可是，你的祖父又怎樣呢？怪可憐的老人家，他活着，活着，最後像個傻子一樣的死去了。你——一點須謹記着：不是上帝裁判人類，這都是鬼話！好，別了，別了，咳……

她從紫綵色的，瘦弱的身上，拭去了乾枯的淚，接着又說道：我們恐不能再

相見了，你跑的不是近路，這支筆丟了，我呢——也就快死了……

到最後我還是離開了這慈愛的老人家，而且此後也很難看見她了。這時候我突然地感覺到一種無名的苦悶，就是我再永遠不能會見和我這樣親近，這樣密切的人了。

我站在船尾遙望着，瞥見她屹立在那碼頭上，一隻手畫着十字，另一隻手——扯着破舊的圍巾頭兒，拭着自己的面部和那充滿了對人類的永愛之光芒的黯淡的眼睛。

我在半隱隱式的一個城內，住在很狹小的一層樓的小房舍裏。此屋屹立於小小的山丘上，座落在一狹隘的貧苦的街道之盡頭；牠的一面牆對着個被火焚燬後殘留下來的空場，空場中野草橫生；亂草叢中長着許多艾草，野菊與馬藜。在接骨木叢生的林中所傾塌了的用磚土築成的房子；在這傾塌的破牆下面有個龐大的地窖，有些無家可歸之狗在那兒生生死死。這個地窖是很值得我來紀念的，

因為牠也是我的一大學之一。

葉季林諾夫的家人——他的母親和兩個兒子——靠貧民救濟費度日。我一到時馬上看出，這位弱小的，面色蒼白的寡婦，當她從市場上回來而將她所買得的東西放在廚房的桌子上並且要解決一件困難的任務時，她是帶着何等的悲劇的哀感：就把自己不計算在內，這小小一塊壞牛肉，怎能夠作成足夠這三個健康青年飽餐的美肴呢？

她是沉默的，在她的灰色的眼睛中凝結着一匹筋出力盡的勞馬之絕望的馴良的努力，當馬拖貨車上山的時候，自己曉得拖不上去，然而牠還是要拖！

我到後的第三天，一個早晨，那時候正是孩童們還在酣睡的辰光。我在廚房裏幫助她洗蔬菜，她用輕微的聲音慎重地向我問道：

——您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進大學念書去。

她的眉頭和她的蒼黃色的額角同時繃起來了，她被菜刀把手指切傷了，登時血流不止；她坐在椅子上，可是馬上又跳起來，接着說道：

——呵，有鬼……

用手巾把受傷的手指藥好以後，她又來誇獎我。

——你還會洗洋芋呀。

呵，現在還不會啊！於是我就告訴她我在輪船上服役的經過。她又問我：

——你以為這樣便足夠進大學念書了嗎？

當時我還不十分懂得什麼是滑稽。我把她所提出的問題看得很嚴重，我也便將此事進行的程序一一的告訴她，最後科學聖殿之門定會開着讓我進去的。

她嘆息着：

——唉，尼古拉，尼古拉……

他呢，也正在這一剎那間走進廚房來洗臉了，他睡過了，昏昏沉沉的，却還

像平常一樣的快活。

——媽媽，做點水餃吃幾好啊！

——好吧，——母親同意了。

我打算在這時候發揮我對於烹任術的知識，便說道，要做水餃這牛肉太壞了，而且也太少。

瓦爾瓦拉·依凡諾夫娜便登時生氣了，並且向我說了幾句兇狠的話，她那兇狠的話頭把我的耳朵刺傷了。她忿然將一札紅蘿蔔丟在椅子上，從廚房裏跑出去了。尼古拉向我擠着眼睛，用下面的說話同我解釋她這樣的舉動：

——脾氣大得很……

他坐在長椅上向我說：一般說來女人比起男人要神經過敏些，這是她們的天性，——這個公理是一位有名的學者（似乎是瑞士人）所證實的。關於這點，英人約翰·司徒爾特·米爾也曾多少的說過。

尼古拉很願意教訓我，他利用每個良好的時機，將舍之不能生存的必需的知識灌入我的腦袋中。我很熱心聽從他的教訓，後來我腦中的佛珂，拉羅士。佛珂及拉羅士沙克林都成了一個人。我甚至不能回憶起，誰斬了誰的頭腦：拉瓦塞斬了鳩摩爾塞，還是反過來鳩摩爾塞斬了拉瓦塞？這榮耀的少年誠懇地希望『使我成人』，這點他是肯定地答應我要這樣做去的。可是，他却沒有時間以及成就此業的其他一切的條件來一心一志的教導我。他那青年人一般的利己心與輕浮的態度，使他不能看到母親是怎樣地費盡體力與心機來掌理家務，他的兄弟——莊重的，沉默寡言的中學生——也會多少的感覺到這一點。而我呢，許久以前我便深的，沉默寡言的中學生——也會多少的感覺到這一點。而我呢，許久以前我便深的，熟悉的化學和經濟學底複雜的圈套了，我已經明晰地看到這位女人之用心，每天要使自己兒女忍飢受餓，還不得不來伺候這面目可憎，態度粗野的兵路青年。自然，這時候我所收受的每一小塊的麵包，都好像壓在我的靈魂上的一塊石頭。於是我開始去找點工做了。清晨我便外出，爲着不吃飯在那惡劣的天氣中盤桓於



那麼濇臭地窩裏。那兒充積着的，便是死貓和死狗的臭氣，在狂風驟雨的喧聲中我馬上便明白了，大學——是個幻想，到波斯去還要較勝一籌吧。立時我便把自己看作一個髮髮斑斑的魔術家一樣，能够使穀籽長成每個有一個普特重的萍菓和洋芋，很快我便聯想到許多對於大地有利的方法，在這大地上過着鬼魅的生活者何止我一人呢。

我已經學會幻想一些非常的魔法和偉大的事業了。在窮苦的生涯中，我從這幻想裏得了許多幫助，這樣的生涯既然很多，——我一天天越發沈溺在幻想中。我不等待那外來的援助，也不冀望幸運之來臨，我身心中的頑強的意志逐漸長大起來了，生活條件越困迫，我覺得自己越是堅定，甚至越發比前聰慧。我很久以前已經了解到，造就人是他對環境的反抗。

爲着肚子不捱飢餓，我跑到伏爾加去了，到了碼頭上，因爲那兒還容易找到每日賺十五至二十個哥比的工作。在那兒的起卸夫，流氓，篋片底隊伍中，我覺得

得自己是一塊燒在熾烈的煤炭火焰中的生鐵——每天有許多銳利的，雜著的印象來填入我的腦腔。貪婪的人們，生性粗暴的人們，旋風般的旋動在我的眼前，——我喜歡他們對現代生活的忿恨態度，喜歡他們對宇宙一切取嘲笑的敵對的態度以及自己本身一無所慮的本色。我過去的一切，拉着我向這些人們走去，引起我沉入這苦辣社會的令頭。我曾過目的白列特·卡爾特以及無數「街頭巷尾」的小說，更喚起了我對這種社會的同情。

以竊盜為職業的巴士金，過去是個師範專門學校的學生，他患着肺病，面容枯槁，曾經用悅耳動聽的言詞來勸慰我：

——你怎樣的，為什麼好像大姑娘一樣，又想風流，又怕失掉了自己的好名聲？女人的好名聲——本是她們的德性，然而對於你，只不過是個羈絆罷了。牛的名聲好但牠還要以乾草飽腹呢。

他的棕色的鬍子，修得像個戲子一樣，他的小小身材之輕巧地動作，活像一

個小貓。他來教導我，保佑我，我看他在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多得到成就與幸福。他是個聰明人，他讀了不少有價值的書籍，他最喜歡讀的便是『孟特·克里斯托伯爵』一書。

——此書自有牠的目的與心情，——他這樣說。

愛女人 時常很津津有味地談論她們，是與高采烈的；這好像是在已被蹂躪的肉園中所發現的瘡癤症，帶着老衰性的瀉藥症，牠使我發生一種厭棄的感覺。可是他所說的一切我都很注意去聆聽。他的說話自有牠的精粹地方呢。

——女人，女人！——他將酒喝盡了，黃皺的頰上呈現着粉紅色彩，藍黑的眼睛竟露出一種無窮的愉快。——爲着女人——什麼我都願意去做。對待她，猶如對待魔鬼一樣，——不算是犯罪的！宇宙間再沒有比生存在愛慾中的生活更好的了！

他也曾經是個天才的小說家，爲妓女們編了許多關於愛情失陷的悲歌，——

他的歌曲會風行於伏爾加各城市，就中有一首歌為當時最流行的，這首歌便是：

既貧窮我又不漂亮，

穿着又不像樣，

沒有一個人肯娶

我這個姑娘……

神祕的突魯索夫和我的關係頗密切，他是個外表很好的人，服裝修飾得很雅緻，柔順的手指和音樂家沒有兩樣。他在亞特米拉脫村中開設一間小商店，招牌上寫着『修理鐘錶』的字樣，而裏面却經營着贓貨的買賣。

——你，馬克西姆，對於小偷所應備的技能許還未學會吧！——他和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一面柔和地撫着自己的鬍子，半閉着他的狡猾的和陰險的眼睛，——我看：你所走的是別一條路，你是個有精神的人呢。

——精神的——這是什麼意思？

——呵，其中沒有對任何事物的嫉恨，只有好奇……

其實我並不是這樣的。我時常嫉忌這許多的事情和許多人，尤其是巴士金的說話，更激起了我的嫉忌心。他用一種特殊的，吟詠的音韻去作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喻，用婉轉的聲調去說話。我記起了他曾說過一件關於愛情方面的韻事：

「一個黯黑的夜裏，——如貓鼠磨之在樹洞裏一樣，——我住在斯威也斯克城的貧窟中，這時候恰恰是秋天的十月天氣，細雨瑟瑟，寒風呼呼，確實令人厭煩的騷擾歌在唏噓着；——不斷的歌着：噢，噢，鳴，鳴，鳴……」。這時候她來了，她的一副玲俐的，蔷薇色的面孔，好像日出時的彩霞那樣鮮艷，皎潔的心靈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親愛的」，——她用誠懇的聲調說着，——「你不能責難我反對你」。我知道這都是誑話，可是我相信這是真理！我的理智是非常肯定地知道這一切，而我的心却絲毫不願相信下去！」

說話的時候，他的身體依着節拍的抑揚在擺動着，他把眼睛閉住了，并且常

常用手輕打對着心房的胸部。

他的聲音雖然是這樣的低微，這樣隱昧，可是他的說話——是很明晰的，有如羅倫清唱一樣。

我要嫉忌突爾索夫，——此人特別好談關於西伯利亞，克瓦，布哈爾等地的瑣聞，嘲笑與惡罵教主們的生活；有一次他秘密地談及沙皇亞力山大三世的故事：

——這個沙皇也是個個中能手呢！

我覺得突爾索夫正是這『賊黨』中的一員小卒，在故事要結局的時候——這是讀者所預料不到的——他們都會變成一個慷慨的英雄。

有時候，當着夜深人靜的時節，他們渡過了卡山小河的彼岸；他們在那兒的茵草上，叢林裏狂飲，飽嚼，談論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業，並且時常說到許多複雜的生活，人世間荒唐怪誕的關係，關於女人的事情他們談得特別起勁。談論到她

們的時候，言語間流露出忿怒，悲痛，有時則悲憤交集的神氣。他們差不多時常都抱着這種態度，彷彿已置身於牢獄中，受盡那深沈的意外的痛苦一樣。就在這樣漆黑的星光滲透的夜裏，我和他們枕着山澗溫暖的泉水之邊沿，倚着林木叢生的岩石，同居了兩三晚。隱約間，伏爾加河附近的窪地上發出了如金蜘蛛般向各方面閃爍的橋上高掛着的燈光，星火的光圈與火簇普照着山緣下在黑暗中過活的居民——這便是從烏斯郎村莊的酒肆和富人的私邸底窗櫺上射出的光芒。汽船鼓輪前進，水花四濺，甲板上水手們叫出豹狼般的哀聲，從遠地來一陣打鐵的聲浪，帶着綿綿的悲歌聲，——「誰個心靈緩緩地枯萎下去了？」——歌聲擊着心弦震蕩出哀痛的餘音。

這時還聽見有人在吱吱的細語，其聲沈痛異常，——他們冥想着人間的離奇生活，各人痛說各人的境遇，夾雜之聲相互間幾無法聆聽。他們在叢林中坐着或躺着，有時——不是很豪烈的——喝點酒，啤酒，有時往後走，向他們所記得的

途徑走去。

——咳，有一次我遇見這麼一回事，——有個爲淒暗的深夜所高壓到地層深處的同伴這樣說。

同行者都願意聽他講這個故事：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一切都會這樣去做……

「過去」，「會有」，「已經有」——我靜聽着他反來覆去的這樣說，我想今晚上便是這些人們到了他們壽命的最末一刻的時候了，——咳，一切都已經過去，什麼也不會再來。

這樣便將我拖到巴士金及突爾索夫方面去了，可是在我所經歷過的一切邏輯說來，如果我要接近他們的時候，他們自然是很悅意和我交好的。開始學習的願望油然而生——也是使我和他們接近的原因。在飢餓，憤恨與煩悶的時刻中，我覺得自己確實有充分的能力不僅可以擔當起反對「私有財產底聖神」的罪名。可



是青年的浪漫行動阻止我向此道前進，牠截止了我向此途徑所應走的道路。這時候，我除了讀過古典文人白列特卡爾特以及一些庸俗的小說以外，還讀了不少有價值的書籍，——這些書籍喚起我去探討比我所領略過的還要難解，還要深奧的一切底好奇心了。

此時我又誕生了新的認識和新的印象了。在奧葉孚林諾夫家并列的有一幅荒地，中學生們時常聚集在那邊作擊球戲，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是使我非常屬意的——他的名字叫古力·布列特涅夫。漆黑的，帶蔚藍色頭髮的他，極肖日本人的風度，面部有細少的黑斑，遊戲時他表現出了活潑的，敏捷的神態，談話時又是個聰明伶俐的人物，卓絕的天才底萌芽已經充滿在他的身心中了。他也是和一切天才的俄羅斯人一樣，在自然界所給與他的財富下生存，自己并不想怎樣去開發，增強這些財富。他喜歡玩弄那聲韻悠揚，悅耳動聽的音樂，他像個戲子一樣去玩弄那琵琶，三絃琴及口琴，可是他却不願意彈奏那更清雅，更難學的樂

器。他的面色非常的蒼白，他所穿的是那種襤不堪的破衣，可是他的陳舊的，破爛的上衣，百孔千瘡的褲子以及穿底的破靴子正和他的剛強性，肢體蓬勃的轉動相吻合呢。

他好像一個久經重疾以後剛從病榻中起來散步的人，也好像晚上從獄中放出的囚犯一樣——他現在所過的一切都是新穎的，愉快的生活，一切的景象惹起他感覺到無上的快慰——他好比一枝火箭，從地上跳躍起來了。

他洞悉我的生活正處在如此的厄運與苦境以後，便建議要我和他同居并準備去充當鄉村學校中的教員。這樣一來我便在一間奇異的，熱鬧的棧屋中——「瑪路索夫克」——居住了，住過這個房子的卡山大學生恐怕也不知有多少人呢。這是一間座在雷布諾拉大街的半傾塌了的大房子，似乎是窮困的大學生，賈淫婦以及一些丑生涯於度外的怪物所強佔了的會室一樣。布列特涅夫住在閣樓樓梯下面的走廊上，那兒安放着的便是他的小床，走廊末處靠近窗櫺的一角有一張桌，一

把椅子，再沒有別的物件了。有三個門可以通到走廊去，兩個門扉側邊便是妓女們棲身之所，第三扇門的所在地便是一個肺病數學教員所居住的地方，面容頹頹，枯瘦的身軀，雖然披着醜態的破衣，也不能遮蓋他身上長着的棕色的，尖銳的長毛；從污衣的破洞處有一線微光，淒涼地照耀着那銹黃的亂膚以及肘下潺弱的骨骸。

說到他吃的東西，大概除了將自己的趾甲嚙到流血以充饑而外，便一無所有了。他日以繼夜在刻繪着，計算着和不斷地發出微弱的咳嗽聲。妓女們都很畏懼他，以爲他是個理性全無的笨伯，可是她們又憐惜他，把一些麵包，茶及白糖放置在他的門前；他從地板上站起来將這些食物一一的收納起來，他的呻吟正如遠涉萬里而疲乏的馬兒底嗒嗒聲一樣的辛酸。假如她們忘記了或者不能將這些禮物餽贈他的時候，他便將門敞開，向走廊前面發出嘎嘎的嘆音：

——麵包呵！

他的沈溺在黯黑地獄裏的眼睛，却發射出瘋人們覺得自己有無上知識的傲慢之光彩。有個駝背的小殘廢不時到他那邊去閒坐，這個駝背兼跛足的小殘廢，戴上一副緊夾在塌鼻鼻樑上的眼鏡，頭髮已經斑白了，舉止間黃色的面孔帶着狡詐的微笑。他們時常緊緊的把門關閉好，坐在那裏相互靜默到數小時之久。只是有一次，在夜闌人靜，好夢方酣的深夜裏，算學家底暴噪的咕嚕聲把我驚醒了：

——我要說——這是牢獄！是的，幾何學好比一個雀籠！是的，牠是個捕鼠器！咳，這是牢獄！

駝背的小殘廢便咯咯的大笑，屢次反覆地說出一些怪誕的言詞，而數學家突然喝道：

——忘八旦！滾開！

當着他的賓客走到廊下時，這位數學家便神魂恍惚的屹立在門檻上，用自己的手指輕拂着頭上的亂髮，喃喃的說道：

——歐克重——你是個蠢才！蠢……蠢才……我要證明給你看，上帝比起希臘人要聰慧得多呢！

他用力把門關閉了，他的房子幾被閘門的聲響所震塌了。

不久我才曉得，這位數學家想——以數學爲其立腳點——去證明上帝的現實性，可是他在此事業還未成就以前便死去了。

夜間，布列特涅夫在印刷所內充任報紙的校對員，每晚可得工錢十一個哥比。如果我找不到工做的時候，那末我倆每天的用費便是四磅麵包，兩個哥比的茶葉，三個哥比的白糖。我是沒有充分的時光去做工的，——因爲我還須學習去。我竭盡心血去征服科學中的一切困難，對我壓迫特別厲害的莫過于畸形的，強頑的文法格式，當時我簡直不能領會到俄文中生動的，難解的，婉轉的詞句。可是不久我便感覺得非常快慰，因爲我已經開始「過早」的學習了，甚至會去應過招收鄉村學校教員的試驗，結果因我的年齡不及格而落第。

我和布列特涅夫同睡在一個小床上，我在夜間睡覺，他在白天睡覺。漫漫長夜快要湮沒下去的清晨，他睜眼朦朧地匆匆的跑回來了，我立刻便到小酒肆去討些開水，自然，茶壺我們是不會有的。後來我們便對着窗口坐下，喝茶，吃麵包。古力·布列特涅夫便將報載的新聞念給我聽，讀到雞組欄所載的快慰的散文詩『紅色骨牌』時，他詫異到我爲什麼對生活持着這樣說謊的態度，——我想他對這散文詩的態度，正如像他對那個面的少婦卡爾金娜——一個婦女成衣店的女商人，兼營鴉母的事業的——態度一樣呢。

他向這位女房東租得樓下這一小角的地方，可是他卻絲毫沒有付過『房金』，他所付的『房金』便是快慰的歡笑，口琴的演奏以及悲壯動人的歌聲。當着他悲抑地歌唱時，嬌然的微笑便湧現到他的眼前來了。少婦卡爾金娜在年青的時候也是個歌劇家，所以她懂得詩歌中的旨趣；時常從她那看慣醉漢和善食者底猙獰面貌的眼睛，流出哀絕的淚珠，搥用自己的豐滿纖細的手兒，向準他們的額上掌擊，

驅逐他們出去，然後用一塊醜陋的手帕將手指拭淨。

「阿呀，小古力，——她在歎息着，——您原來是個戲子呀！你又是個美麗的少年——我要爲你做件好事了！算起來我也不知替多少青年男子找過女人了，這些人的心情都覺得孤獨的生活是枯燥無味的。」

這些「青年」當中有一個人也是住在我倆所居住的樓上，也是個大學生——皮匠的兒子，中等的身材，豐滿的胸部帶着畸形狹隘的小腰，好像三角形下面的銳角一樣，而且是個有點破裂了的銳角，——走路恰似女人一樣，步伐狹小而緩慢。頭部縮進肩骨裏面，也是很小的，披着堅硬的，棕色的頭髮，在那無血色的，蒼白的臉上突出一副青綠色的眼睛。

他好比一隻喪家之犬，自違抗他的父親底命令以後，便捱飢抵餓，苦心積累地將就的在中學校畢業并升入大學肄業去了。可是因爲他有一副深遠而輕巧的喉音，於是從事學習歌唱的期望便發生了。

卡爾金娜洞悉了這一點，便介紹他與一位年滿四十歲的商婦相識，這位商人的妻室底兒子是個肄業於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女兒——已經在中學校畢業了。她的身體是那樣的憔悴，平淡，像軍人那樣的率直，乾枯的騎士般的面孔，龐大的灰色眼睛藏在烏黑的眼皮裏面，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素衣，戴上一條絲製的舊式頭巾，耳上掛着一副婦人的，深綠色的玉環。

有時候，晚上或者是清晨的時分，她走到她的大學生那邊去，我不只一次的眼睛看着這位女人怎樣準確地跳進門內，怎樣行色匆匆，大踏步地走上樓去。她的面孔是很可怕的，唇兒緊緊的閉着，簡直看不見牠的裂縫，眼睛大大的張開，定睛地，憂悶地向前笨望着，可是——我還以為她是個瞎子呢。雖然不能說她的面貌是怎樣的醜惡，可是我們聽見她的時候，便很明顯地覺得異常緊張，她那鄙惡的形態要蔓延到她的全身，一直到她那苦悶的，萎縮的臉上。

「着呀，——布列特涅夫這樣說，——她真是個傻子！」



大學生很討厭這位婦人，時常設法躲避她，而她却好像個無人道的債主或暗探一樣，到處去搜尋他的踪影。

——我是個怕羞的人呀，——他喝了酒後這樣的懺悔着。爲什麼我要學習歌唱呢？和這樣醜態的面貌一塊兒合作——是不能讓我登台奏技的，不，絕不能夠這樣做！

——將這根線索一刀兩段地裁斷吧！——布列特涅夫這樣去忠告他。

——是的。可是我又可憐她！我并不是想容忍她，只是可憐她吧了！假如你曉得她怎樣——唉……

我們早曉得了，——布列特涅夫說，——因爲我們在晚上聽過這位婦人站在扶梯上喃喃地，戰慄地在禱告着：

——上帝保佑……我可愛的小寶貝呵，上帝祝福你！

她是一個大工廠的女廠主，有許多房屋，也有許多馬匹，曾經捐過數千金作

爲產科學院的經費，可是她又好像一個飢寒交迫的人，正渴望着愛情去撫恤她，救濟她。

布列特涅夫喝過茶後便躺着睡了，我也便出外尋找工作去。夜間，當布列特涅夫要到印刷所上工的時候，我才回到家中。假如我能够攜帶麵包，香腸或者煮熟的『牛雜』回來時，我即便將所獲得的食品平分，他就取去自己那一份跑了。

我一人獨自，徘徊于『瑪路索夫克』屋中的走廊上與甬道中，想觀望那新的，不曾相識的房客怎樣去過着他們的生活。屋內四週擁擠異常，恰似一羣螞蟻在那邊蠕蠕的動着。從那邊傳來的便是一些腥酸的臭氣與食物的穢氣，牆角四方閃爍着濃密的，令人厭惡的塵埃。從清早到深夜不住地響着：縫紉機不斷嗚嗚地轟動，歌劇隊員唧唧地練習歌唱，大學生抑揚地誦着詩歌，睡眠惺忪的，半瘋的丑角在那兒嚷着急口令，賣淫婦醉後呻吟的狂喊，——我的內心自然而然的發生了

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

——爲什麼他們都要這樣做去？

在這些飢餓的青年中有個禿頭的，腮骨突出的棕色人在那裏大搖大擺的吶喊  
着。他是個大腹便便的胖子，而足部却很輕小，口大，露出像馬齒般的細牙，

——因爲牙齒的原故，便得了個『棕色馬』的綽號。他同一些親戚——聽說是西  
伯利亞的商人——打官司已到三年，遂人便說：

——如果不將他們砸成粉碎，我再不願活下去了！貧苦無告的人們和我一同  
到世界各地行乞去吧，忍辱負重地去過三年的乞丐生活，——以後我便將我控訴  
他們的一切擺過來，一切的一切都要還給我，那時候我便問他們：——小鬼們，  
現在怎麼樣了？這樣嗎，這樣嗎！

——馬，——這便是你一生的目的嗎？——許多人問他。

——我的全身，我整個的心靈都在對準這個目的去幹，除此以外便什麼也不

能做了！

他整天出沒於全郡法庭、議院及自己的律師家中，他時常在晚上用馬車運載許多袋子，包裹，瓶子回家，在他那狹小的天井和崎嶇的地板底污穢的房子內邀請各大學生和裁縫匠來舉行盛大的宴會，——誰個想飽餐的和多少喝點酒的均可到席。『棕色馬』只喝糖酒，桌布上，甚至地板上還留下許多不能拭淨的棕黑色的酒斑，——他在詔訂中喊道：

——你們是我最摯愛的小鴿子喲！我愛你們——你們是個忠厚的良民！我呢——是個兇惡的暴徒和鱈魚，——我要絞殺我的威族，我一定要絞殺去！喲，上帝阿！我再不願活下去了，如果……

『棕色馬』的眼珠閃着哀怨的微光，難看的，枯瘦的臉孔淹沒在醉人的淚泉中，他用手將頰上的眼淚拭去，然後在膝上把手拭乾，——他的褲子時常薰染着那斑斑的油垢。

——你們的生活好嗎？——他高叫着。——飢寒交迫，衣衫襤褸，——難道

這是——法律所規定的嗎？在這樣的境遇下能够成就什麼偉業出來呢？唉，最好讓皇上知道，你們是怎樣過活……

於是他便從口袋裏掏出一札各色各樣的鈔票，向大眾說道：

——兄弟們，誰要錢用的就拿去用吧！

學唱戲的戲子和裁縫匠都極想從他那粗笨的手中把錢搶去，他便哈哈大笑的說道：

——是的——這不是給你們的！這是——送給大學生們用的呀。

可是大學生們却沒有要他一個錢。

——鬼要你的錢！——皮匠的兒子生氣了。

有一次，他喝醉酒後，拿着一捆十元的鈔票，把牠揉成一個紙團，丟在桌子

上并向布列特涅夫說道：

——挪！——這是你所需要的嗎？我呢——不需要……

他躺在我們的小床上不斷地呻吟着，因為我們將水注射到他的面部，淋在他的身上，以消解他的酒毒。他酣睡了，布列特涅夫想臆臆紙包內有多少鈔票，可是他沒法翻開——因為扎得太緊了，還須用清水濕潤以後，方能一頁一頁地分開。

在這樣烏煙瘴氣的，懨懨的室內，窗戶對着隔鄰邊俄高聳的石壁開着，又被陰又閉塞，喧擾聲浪使人坐臥不甯。「馬」的嘶喊聲愈喊愈響亮。我便問他：

——您爲什麼偏在這裏居住，而不在旅店留宿？

——親愛的——這不過爲着精神上的快感吧！我的心靈熱烈地，密切地與您同在一起呢……

皮匠的兒子便順口答道：

——對呀，小馬！我也和你一樣的想法。如果我到別的地方去時，也許要墮

入俗世間的深淵中去了……

小馬向布列特涅夫要求：

——奏個歌兒聽吧！唱吧……

古力·布列特涅夫把琵琶靠在膝上，不住地唱着：

請您出來呀，出來呀，

——血紅的太陽呀。

他的歌聲是那樣的溫柔婉轉，深深地透進了人們的心靈深處。

室中寂然，他們都在靜聽那哀絕的聲韻與琵琶微微震蕩出來的絃音。

——小鬼，唱得好！——這位不幸的商人用這句話來安慰自己。

在這舊房子內一切怪誕的住客中，古力·布列特涅夫畢竟是個卓越超羣的聰明人，他的名字——是很值得他們羨仰的，好比神話中行善的怪靈一樣。他的精神，充滿着少年時代金色眩人的光澤，詠諾百出的，光榮燦爛的火花照耀着他的

全生命，嫻於歌唱，對人世間的風俗，習慣，頻加以尖銳的諷笑，勇敢地訴說出人生的一切虛偽。他的年紀只有二十歲，從外表上看去他還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可是屋中各人都把他看作成年人一樣，在危難的時節可以給他們以有理智的忠告，以及時常能夠對他們加以應有的聲援。良善的人們——酷愛他，小人們——敬畏他，甚至那老巡兵尼克科力契也時常報之以奸獪的微笑。

『瑪路索夫克』大廈位置於上山的『通衢』中，他把雷布諾拉大街和老高爾遜大街連接起來；在後一條街道上，距我們的圍門不遠的地方，便是巡兵尼克科力契的安樂窩底所在地。

他是我們住宅內的老巡官，他是個龐大的乾癟的老年人，胸前佩帶着一個勳章，他有一副玲俐的面孔，和凜可親的微笑，狡猾的眼睛。

他對於這間招徠過去的和未來的人客底喧擾的殖民地非常關心，他每天依時到屋中巡邏數次，他緩慢地前行，用動物園管理人觀察猓籠的視線在各家的窗口



東張西望。這時候正是冬天，在這大屋內的一家住戶中，避去了一個單臂的軍官謝米諾夫和一個兵士母拉托夫，他倆都是有功的武士，曾參加過斯可伯列夫將軍出征阿哈爾·特金的戰爭。除此以外，還逮捕了梭比雷，奧夫山金，格里哥列夫，克里洛夫以及與企圖設立秘密印刷所有關的人們。母拉托夫和謝米諾夫爲着要進行此事，便在星期日走到城內保而可大街「克魯茨尼可夫」印刷所內將一切排字的鉛印搶出來。因爲這件事情他們便就逮了。有一天晚上，一隊憲兵跑到「瑪路索夫克」大廈又將一個身材高大，面貌猙獰的住客逮捕了，這便是個我會經說之曰「擺鐘」的住客。早上，古力得悉此事以後，便搔着他的黑髮憤憤地向我說：

——這樣一來，馬格森姆·高爾基，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老弟，快走吧……

他指示我應當跑到什麼地方去以後，便說道：

——你應當千萬小心！那兒許會有暗探偵候着呢……

這種秘密的可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像個燕子一樣飛也似的跑到亞特米拉歐村莊去了。在一個黯黑的銅鐵舖中我瞥見一個有一副奇特的，蔚藍色眼睛的美少年，他正在那兒焊着一個飯鍋子，但是——他却不像個工人模樣。在屋之一隅，靠近車床的地方，有個用皮帶繞着頭上白髮的矮小的老人，他在那兒搬運着，洗擦着水管子。

我便向這位銅匠發問：

——你們這裏可以找到工作做嗎？

老頭子盛怒地答道：

——我們自然是有工做，而你呢——沒有工作給你做！

青年人睨視了我一眼，又重新低着頭做他的鍋子去了。我用足尖輕輕地蹴他一下，——他驚愕地，憤恨地用他那蔚藍色的眼睛凝視着我，手持着鍋柄好像要迎面痛擊我的樣子。可是他後來看見我顯示他的時候，便和氣地說道：

——走吧，走吧……

我再次以目光暗示他，便走出門外，站立於街道上；這位美少年也緊隨着走到街上來，他表露着那靜默的神情，吸着紙烟：

——您——是琪漢嗎？

——唯，是的！

——彼得爾被捕了。

突然他皺着眉頭生起氣來，用一對眼睛針對着我。

——彼得爾是個什麼人？

——長長的，好似個助祭。

——噫？

——其他沒有什麼。

——彼得爾和助祭關我什麼事？——銅匠問了，最後他的問題特點是能夠說

服我：這個不是工人。我跑回家之後，我很自傲的，因為我執行了這個委託。這樣我是第一次參加了他們的『秘密』工作。

古力·布列特涅夫會與他們接近，若是要回答目前我的問題，須要預先說明我週圍的事情：

——你，兄弟，年紀還輕呢，你當努力去學習……

葉季林諾夫介紹我與一個秘密工作的同志認識，但是介紹這件事預先是要經過很詳細的嚴格的考察，可是我這個人他們內部的同志都覺得忠實可靠。第一次葉季林諾夫領我到城外，那兒是阿爾卡司曠原，我們先是依照道路走去，在路上他告訴我特別注意，因為這是在野外召集的秘密會議，他說了以後又給我個小小的灰色符號，於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向着那曠原走去，葉季林諾夫瞧着輕聲的說：

——那不是他，跟着他後面去！當時他自己站着了，——你趕快跑去，告訴他

說：我來了。

秘密——通常是很好玩的，但是此地秘密是有點可笑：晴明的炎熱的白晝，在平原的野外，搖擺的樹枝兒正如人們動搖一樣——一切的一切都是這樣。當時在墜地門邊起上了他。這時候我才聽見自己前面的青年還是一個小孩子，瘦瘦的面孔和莊嚴注視的眼睛，圓圓的，好似烏兒的眼睛樣。他穿的是件中學生的灰色大衣，但光亮的鈕扣變成黑色了。服裝是黑色的，在破爛的帽子上徽章的痕跡也沒有了。他一般的表現都是很幼稚的，但是他急切的要表現着自己完全是成熟的人。

我們都坐在墳墓的中間，在牆垣邊一塊叢林裏，有人輕聲在說話，看去似乎有不高興我的樣子，他于是便鄭重的向我發問，問我讀了什麼書，並且提議要我加入小組內，在小組內好受訓練，結果我也同意了。這樣我們就散會了，他個人先走，但很注意凝視那沙漠平原之上。

在小組內當時還進來三四個青年，我是個年紀最輕的，還不能去研究耐爾力舍夫斯基註解過的亞當斯密的著作。我們在師範專門學校的一個學生莫洛夫斯基的寄宿舍內召集小組會議，——後來他用葉明斯基的假名之下寫了許多小說，將寫完第五部書的時候，以自殺完結了自己的生命，——我所遇到的人，幾多人是自願地離開生命啊！

這人沉默寡言，說話特別慎重，思想怯弱，爲着「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均衡」，他住在一個污穢的地窖內做木匠工。同他在一起是枯燥無味得很。亞同密特的書不能激動我，因爲我很快的認識了經濟學的基礎，並且我已直接的領會牠們，牠們曾經刻在我的皮膚上，那末再來就是用些困難的語言寫一厚本書也沒有什麼價值，對於這個問題，凡是消耗自己的氣力爲着「他人的伯伯」之利益與安樂的人，都明白。用了很大的忍耐心才使我在地窖內坐了兩三個鐘頭，飽嘗了一頓臭味，聽聽四週，有許多串亮虫沿着那礙礙的牆壁爬着。

在規定的時間內有一次指導員遲到了，我們想着，以爲他今天不會來上課了，於是開了一個小小的宴會，賣了一瓶白酒，黃瓜，麵包，忽然從窗戶外有個細小的灰色的我們指導員的屢很快的過去了，我們將桌子上的酒瓶收起來放在桌的底下，還未放好，他已現出在我們的中間了，開始來解釋却爾力舍夫斯基（Tchoukshewsky）的結論了。我們統統坐着沒有動一下，好似木偶人樣，都怕我們中間將有誰的腳撞倒酒瓶了。不知怎麼的指導員的腳碰到了牠，並將牠碰倒了，還向桌子底下聽了一下，却也沒有說話，可是比他兇狠的罵出來還利害呢！

沉悶，他那莊嚴的面孔，和那密縫的凌辱人的眼睛，兇狠的向着我。我們同志的含羞的臉上都成了紫色，雖然這次買酒不是出于我的勸議，可是我自已深深的感覺到對指導員是個罪人。

在這裏學習是很枯燥的，想跑到韃靼爾村莊去，那兒住的似乎有什麼特別的純粹肉體的生活。如蜜般的慈善的人類；他們說的混雜不全的俄國語；一到夜間

就在同教院那高高的塔頂上奇聲怪氣的叫喊着，——我想着，韃靼人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種。我不大熟悉這種生活，他與我所熟知的而又是我所不喜歡的生活不同。

瓦爾加那種勞動生活的音樂在誘引我。想起這種音樂來，我的心到現在還有些快慰。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有一天，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英雄的勞動詩章。

是在卡山城下一隻大木板船滿載着波斯的商品，船的底板完全鬆破了，所以就停在石灘上了。運輸工會叫我到木板船上去搬貨。當時是九月間，吹着虎虎的北風，洶湧的波濤在灰色的河床內跳躍，風，又把那一層一層的浪頭打破，冷的雨水也落到河內來。工會當中，工人也有半百，都散佈在空的板船上，身上裹的蓆子和船上防風雨的帆布；一隻小小的火輪船將板船拖着，煙突內吐出的火焰，散在雨中好似一團紅的火星。

天晚了。鉛色的，寒冷的天空，黑暗籠罩在河上，運夫們叫喊着和咒罵着，



咀咒着南風與生活，傾瀉的在船板上爬着，想避開這寒冷和濕氣。我想這些迷夢中人是不能做工的，也難救起這沉淪的重載。

夜半船航行到一個特載的碼頭，把這窄的板船與那石壁下停泊的船相互聯繫着，運夫頭兒是個有毒性的老頭子，是個面上有疤的狡滑人，會罵人，眼睛和鼻子同麼樣，禿禿的頭蓋骨取下來像濕的火藥葫蘆，叫喊起來聲音又高又大，好似村姥樣：祈禱吧，夥計們。

——在船面上很黑暗的，運夫們亂七八糟的成個黑團在那兒叫喊，如像狗熊似的，而運夫頭兒，他的祈禱比任何人也先完，叫喊着：

——提燈呢！喂，孩子們，幹活吧！老老實實地幹，孩子們！上帝在上——開始工作吧！

沉悶的，惱懶的濕透了的人們開始「幹活」了。他們，真正在鬥爭，從船面上打到船艙內——叫喊咆哮，奇妙匿談。輕薄的鴨毛枕頭和米袋，包裹，刀子，

小羊皮衣，在我的四週飛舞着，各個人相互抱着撕打，慢罵，高短不齊的形影隨着。剛剛那些惡毒地埋怨生活，風雨與寒冷的人，憂愁而兇暴的人，現在作起工來，居然快活，輕鬆而且能幹，這是很難使人置信的。

雨是愈發密了，空氣愈寒冷了，風也發狂了，把襯衣拉破，纏在頭上，肚子露出來。在那水淋的黑暗中，在那六支提燈的微光之下，跳動着懨懨的人們，腳板重重的在船上頓着。這樣工作着，好像久已渴想勞動一樣，要用手去傳遞四普特重的袋子，肩頭上要背起包裹跑才能滿足。工作成爲一種遊戲，居然有兒童一樣的樂趣，在醉般的去幹，只有和女人擁抱的快活能超過他。

桶子底下是個濃厚鬍鬚的人，路是濕的，並且滑滑得很，——應該是這貨物的主人或者是他所信託的——忽然叫喊起來：

——兄弟們！——桶子放在此地！小強盜們，——去兩個！幹吧！  
忽然有幾個人的聲音，從那黑暗的地方傳出來：

——三桶。

——去三個人！幹吧！知道嗎？

這時旋風的工作却更加緊起來了。

我也握着袋子，拖着，摔着，不斷的跑着，搬着，好像我自己以及一切都兜着圈子在狂風暴雨中跳舞着。這些人能够這樣奇怪快樂的工作而不知道疲乏，整年整月的也不赦免自己。他們能够把這城市的鐘和塔頂，由此地拖到另一個地方去。

我這夜的生活是愉快的，沒有試想過，在這似蠢似癡的快樂工作中，一切生命精神都是生動的有光輝的。狂濤不斷的逐隊成羣的向板船攻擊，如注的雨不斷的打着船面，烈風也在河面上虎虎的叫喊。半裸體的人在狂風暴雨中不斷的跑着，叫喊着，也微笑着，對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勞動也有點憐愛。那時風忽然撕破了烏雲，從天空之碧藍的清明的裂縫中吐出了微帶玫瑰色的陽光，這些快活

的野獸都以友愛的怒吼並搖着可愛的頭上的濕了的毛來歡迎他。他也不想，擁抱而且吻這些兩條腿的野獸，他們在工作中是如此的聰明而靈巧，而且這樣忘懷地喜歡工作。

這種樂天的所向無敵的力，它在地球上創造不可思議的神蹟，飽弱一夜把地球變成美麗的城市和宮庭，這個與預言小說上所說的相同。陽光對於這些勞動的人照顧了兩分鐘，再也抵不住烏雲的壓力了，於是又沉在那裏好象嬰兒沉在海中一樣，雨水又傾瀉下來了。

——安息日！——誰在這裏叫喊着，但回聲是很猛烈的。

——我這樣安息！

到了下午兩點鐘，一切的貨物還沒有搬完，半裸體的人們一直勞動着還沒有得着休息，而這狂風暴雨之下，使我好好的去思解，人類地球所含有的魔力是何等地豐富。

以後轉到火輪船上，當時大家都醉了，好似醉人一樣，船到了卡山，我們像污泥之流一樣湧上了河岸，跑進飯店喝了兩三樽燒酒。

那裏我又遇着小傢伙巴士金，他瞧瞧我問道：

——你怎麼回事？

我很快活的將我的工作告訴他，他也很注意的聽我的說話，他嘆了一口氣，輕蔑的說：

——蠢東西，——還不如個蠢東西，去吧！

吹奏着口哨，橫着身體，好像魚一樣，他在許多的人羣中游泳着，——在他們後面有運夫們宴會的聲音，在那屋角裏，有誰在低低的吟着無聊的歌。

哈哈，這是夜間的小事呢，

疑們都出門，小花園中來尋安逸！

用手掌拍着桌子，還有許多如吼一般的聲音幾乎震破了耳鼓：

衛兵把城來保衛，

看見煙囪隱那裏。

狂笑，奏着口哨並且大聲的說話，這是一種絕望的懣愴；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更甚於此的例子了。

不記得是誰介紹我與一個小雜貨店的主人，安得來。紀林可夫認識了，他的店子是很矮小的，躲藏在冷靜的窄狹的街尾上，靠近垃圾堆和污水池的旁邊。

紀林可夫是個枯瘦的人，他有張慈善的面孔和聰明的眼睛，鬍鬚也特別光亮美麗。

他藏有許多禁止了的罕有的書籍，但是這種書籍是卡山城內各個大學的學生和有革命情緒的人所歡迎的。

紀林可夫的小店子是在一間矮小的屋內，對面是家錢莊兌換店，由這小店的大門直到櫃台是一間很大的房間，房內有淡淡的陽光從窗戶上透射進來，在這房

間的後面接連就是一間廚房，在這廚房西還有間黑暗的空屋，靠近牆壁的一角，有一間堆放廢物的小室，紀林可夫在這小室內設有祕密的圖書館。

圖書館有一部份書籍是：

拉夫羅夫的「歷史書簡」，却爾力舍夫斯基的「做什麼？」，比沙列夫的幾篇論文：「饑餓之王」，「巧妙的機關」，這些書籍是用粗厚的練習本和鋼筆抄寫的，雖然是抄寫的而却被讀者們採竊了。

當我第一次到紀林可夫的小店門首的時候，他正在與顧主們談生意，他聽見我之後，立刻招呼我到他家中去；我恰恰進大門，就被我看見那黑暗的小室內，有一個矮小的老人跪在地上虔誠禱告，他跪的姿勢似沙諾夫斯基的肖像一樣。我當時有種矛盾的感覺，於是特別注意的向這老人瞧了一眼。

許多人告訴我紀林可夫的事情，好像說是個俄國的「民粹派」一樣。

在我的思想中，「民粹派」——是些革命家，革命家當然不需要信崇上帝，這

個信奉上帝的老人在這間房子內對我表示着好似是多餘的。

註：位夫羅夫，却附力會夫斯基，比沙列夫，都是「民粹派」的著名的理論家和領袖。「民粹派」是

俄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革命黨，主張俄國當時不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只要經過農村公

社，就可以走到社會主義；他們表現在實際行動是主張實行個人恐怖。譯者。

他做完了禱告以後，很精細的用手撫摸着自己頭上的白髮和鬚鬚，並向我望着說：

——我是安得列的父親。你是誰？呵，怎麼的？我以為你是化妝的大學生。

——爲什麼大學生要化妝呢？——我這樣的問着他。

——是的，他低聲的回答我的話，——爲什麼不要化妝呢？——否則上帝是知道的呵！

他說完了話以後，就走到廚房去了，我個人，靠近窗戶望着，正在沉默的時候，忽然有人大聲的說着：



——這就是他！

一個着白衣的少女，靠近廚房門邊的柱子站着，她的發光的頭髮，剪得短短的，深藍色的眼睛，在蒼白浮腫的臉上含着微笑。她很像粗俗的神話中所描寫的  
天使一樣。

——怎樣會使你這樣的發愣？難道我是一個這樣可怕的人嗎？——她低聲的戰慄的這樣的說着，又慢慢的向我走來，她靠着牆走着，似乎不是在堅硬的地板上走路，搖搖擺擺好像在空中軟索上走路樣，這樣的不會走路，好比她是生存在另外一個世界內的。她全身顫動着，好像有許多的針在錐刺她的腳趾，牆上有火燃燒着她的浮腫的手一樣，她的手指也奇怪得特別不發育。

我沉默的站立在她的前面，感覺對她非常的憐惜和不安，同時又感覺到在這個黑暗的房間內一切的一切都是很奇怪的。

當她坐下的時候，是非常的慎重的，好像怕凳子從她身邊飛走了。這樣的小

心的人除了她以外，誰也不會這樣做的。

她向我敘述她開始走動這祇有五天，在這個時期以前，在床上差不多躺了三個月——手脚完全是麻木的。

——這是一種神經病——她微笑的說。

我很同情她所處的環境；她向我說她是否可能得着別的，除了神經病而外，在這個奇怪的房間內，她患了神經病是很簡單的；一切的東西都是亂糟的緊壓的堆滿了一屋，在屋角的神像前面，燃着一盞特別光亮的神燈，食桌上的白台布好像被黃銅色的瓊環蔭影籠罩着。

——很多人向我說及你，——我也很願意會一會你，是個什麼樣兒的人。  
——我聽見她兒童般的小聲說了。

她凝視我用一種難忍的眼光，在她底藍眼睛內可以看出來。

同這樣一個少女在一塊兒，我竟不能夠——不會——說話了。我沉默的仰視

着那牆上掛的達爾文，格爾遜，格利波的照片。

從櫃台內跳出一個同我年紀差不多的青年，白白的眉毛，生成的一付傲慢的眼睛，他跑進廡房內，用他那啞的喉嚨喊着：

——你爲什麼爬起來，瑪麗亞？

——這是我弟弟，安列克西——她說，——我——在產科學校內讀書，是的——這樣——就害起病來了。爲什麼你沉默不言呢？——你——害癩嗎？

紀林可夫從外面走進來，伸出他自己的枯燥的手，輕輕的撫摸他妹子的柔軟如綿的頭髮，把她的頭髮弄好了才開始問我——你在找什麼工作？

接着有個身材很好的紅色捲髮的少女走了進來，眼睛是淺綠色的，她嚴肅的向我看了一眼，就拉着白面孔女郎的手，說着向外面走去：——夠了，瑪麗亞！

這位少女名字我不知道，因爲當面問她的名字是件沒有禮貌的事。

當時我也就回去了，沿途感覺到非常的不安。第二天的夜晚，我又在這個屋

內坐下來了，我很願意知道他們怎樣在這個屋內生活着，他們的生活是——很奇妙的！

可愛的矮小老人——司吉賓·伊萬諾維奇（紀林可夫的父親。譯者。）臉上蒼白而又發光，坐在屋角的椅子上，眼睛凝視着外面，紫黑色的嘴唇微微的動着，臉上現出一種嚴肅的微笑，好像向人們請求說：

——請不要擾亂我吧！

他那驚慌的表情好像兔子一樣——昏亂的預覺着將來的不幸——他這種恐慌我是很了解的。

枯瘦的安得來·紀林可夫穿件灰色的短外衣，在這外衣的胸前完全被牛油和麵粉浸漬得如樹皮一樣的硬，含着苦笑的在房內踱來踱去，這種苦笑如同頑童被狎惡的遊戲所寬恕了一樣。幫助他料理生意的，是他的弟弟安列克西。

是個懶惰的粗莽的少年。他的第三個小弟——伊萬，在師範學院內讀書，在學

校內寄宿，祇在星期日或者是休假日他才回來；他是個身體矮小，服裝潔淨，頭髮梳得很光滑像舊式官吏一樣的人。患病的瑪麗亞是住在角樓上的，很少下樓來，當她來到我的前面，我立刻感覺到自己的侷促好像無形中有條鎖鏈把我束縛起來似的。紀林可夫的家務是他的老婆料理的，她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婦人，一付木偶式的面孔，險惡如教徒般嚴酷的眼睛。她的女兒納同卡從外面走進來，紅頭髮，當地用一雙綠眼睛看男性的時候，她的尖鼻頭的鼻孔好像完全顫動着一樣。

但是在紀林可夫家內實際的主人，要算是大學的，神學院的，獸醫專門學校的學生們——學生們集會是喧嘩嘈雜不堪的，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很關心俄羅斯的人民，在不斷驚擾中討論未來的俄羅斯。他們時常摘錄書上的結論，報紙上的論文，和收集在卡山城市內以及各大學內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一到了夜晚都是不約而同的來到紀林可夫小店屋角內，憤激的爭論和低聲耳語的討論這些

事件。

他們每人都攜來很多很厚的書，用手指將書一頁一頁的揭過，相互的叫喊着，爲的是決定各個人所爭持的所喜歡的真理。

自然，這種爭論我是不多了解的，乾脆的說，真理我是對於他莫明其妙的，——我了解他，就好像窮人的菜湯內的滋養料一樣的稀少。有幾個學生使我想起邪教的伏爾加河上的愛麗查的老人，我很明白我眼見着他們，雖然預備改良生活，雖然他們的誠意被融會在言詞的急流中，——但是這決不會因此而沉沒的。

同樣他們企圖解決許多任務，這些任務我也明白，同時我感覺到自己是很希望他們能勝利的解決這些任務。時常感覺到，我很多未說出的意見在學生們當中爭辯的時候表現出來了；我是很願意同他們接近的，正如囚犯願意自由一樣。他們把我看成好像木匠手中的一塊木材，這塊木材將要做一件非尋常的東

西。

——天生的！——他們把我彼此介紹一下，用一種驕傲的態度，好像一個小孩在街上走路拾着一個當五哥比的銅板去向另外一個小孩顯示出自己的驕傲態度一樣。我最不願意人們這樣的稱呼我：——「天生的」或者是——「人民的兒子」——我立刻就感覺得自己的生活落後和智力的發育不充分。在這個時候我記起了在一家書店的玻璃窗內看見一本書標題不大清楚——「格言和定理」，我很想看看這本書的內容，於是我向一個神學院的學生借了這本書。

——你嗎？——這個未來的大主教諷刺地叫了起來。他的頭部是恰像一個黑人，捲縮的頭髮，厚的嘴唇，長的牙齒。——老哥！這是瞎鬧。給你什麼，你說什麼，你用不着的地方，不要跳進去。

他說的音調和意思使我很不高興，這本書我當然還是買來了，買書的錢一部分是我在碼頭上做工得來的工資，一部分是從紀林可夫那邊借來的。這是第一

本很重要的書，被我拋棄來了，直到現在我還好好的保存着呢。

一般的書籍我都是很注意讀的，當我讀到「社會科學初步」的時候，我以為這本書的作者把遊牧民族在文明生活組織內的作用太誇大了，而把流浪營生者及獵人的作用看得太小了。我於是將這種懷疑告訴一個語言學家——他努力的發揮了他自己的理論和見解，整整的向我說了一個鐘頭關於「評論的自由」。

——爲着評論自由——必須信仰一種真理——你信仰什麼？——他這樣的問我。

他是一個在街上走路都要看書的人，將頭埋在書內，就碰倒了行路的人，他也不管的，回到家內就俯伏在他自己的角樓上，好似患了饑餓中風症樣的叫喊狂呼：

——道德必須是自由的成分和強方合成的調和的混合體，調和的，調，調，調……



他是個溫和的經常挨餓和半患病的人，因他固執的堅決的追求真理，以致使他非常的疲勞，他除了看書而外，任何快樂他也不懂得。當他感覺到兩個對立的智力矛盾相調和的時候，他的一雙可愛的黑色的眼睛，好似小孩般幸福的微笑着。離開了卡山城十年以後，我在哈爾可夫城又會見了他，他曾被放逐在卡米城五年，放逐期限滿了以後又到大學內來讀書。當時他向我表示着：他好像兩羣螻蛄經常過着鬥爭的生活。——他努力的想將尼采的哲學和馬克思哲學相調和，以致得肺結核，吐血，甚致于喉嚨也斷了，他用一雙冰冷的手握着我的手說：

——沒有綜合——是不能生活的呵！

後來他就死在那往學校去的電車上了。這樣為真理殉命的人，我眼見到的也不知有多少了，我對他們的回憶是神聖的。

將近有二十個學生在紀林可夫家內集會，在他們中間甚至還有日本人 Ohsa

——他是神學院的學生。後來又進來了一個高大寬胸的人，濃厚的鬍鬚，頭髮梳

的是縫襪式的。穿一件鈕扣直到胸口的短外衣。他與一般進來的人一樣在屋角的櫃子上坐着，安靜的用證書的灰色眼睛注視四週一切。有時將注意力射在我的面上，我立刻就感覺到這個莊嚴的人，在那邊用腦力在評判我，怕我對他有什麼危險。他在沉默的注視我，可是在我們週圍說話的聲音非常高，他們把重要語句特別的說得高說得嚴厲，這種聲調我很歡喜去聽；不過在這個滾浪浪內面隱藏了一種憐憫和虛偽的意思，我很久都猜不着那個濃厚鬍鬚的勇士，我不知道他在默想些什麼？

他的名字叫「烏克蘭人」聽說他的姓除了紀林可夫知道而外，誰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快的知道了他的一切，他在不久以前從流放地方回來的，被流放在伊古斯基整整有十年。這一點特別使我對他增加了興趣，但是又不知怎麼沒有這樣的勇氣來推動我，使我與他相認識，這却不是我怯弱無勇氣不去找他。恰恰相反的，我是被擾亂的好奇心，渴想與他相接談。這種擾亂不安的情緒，阻礙我在生

活中不能完成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

當他們討論人民的時候，我對於自己都有種驚奇和不相信的感覺。他們認識的人民——是聰慧齊全的，純潔和誠實的，他們的生活差不多是一致的，美滿的，高尚的，公直的，這樣的民衆我還沒有看見過呢。我所看見的，祇是木匠碼頭工人與石匠，我所知道的是雅放夫，阿西與格利高利。他們所說一致的人民，完全將人民抬到自己上面，他們都以人民的意志為依歸。我以為祇有這些人是聰慧齊全有思想力的人，在他們中間正集中着和燃灼着一種仁愛的意志向着新的生活，向着建築自由生活中的一種仁愛的敢為的讚美歌。

我在過去所接觸的一切人中從來沒有觀察到仁愛這兩個字，而此地，仁愛兩個字却終日掛在口邊，見於每一段議論裏。

這些人民崇拜者的議論，如風涼的雨水滴在我的心坎上，那些有價值的書籍，論到了農村中黑暗的生活和農民受難者，這些書籍對我的幫助很大。在這裏我

深刻的感覺到，祇有很真實的救愛人類，才能吸取在仁愛方面必須的力量，爲着獲得和了解生活的真實，因此我也就開始思索關於我自己並且還注意到一切人們的各個間的關係。

安得來•紀林可夫很自信的告訴我，他店內一部分的收入完全是拿去救助了人民，因爲民衆相信的：「第一件就是人民的幸福。」他掉轉身向着他們，好像俄羅斯教堂內，忠實的寺吏隱藏着快愉在那活潑聰明的聖像面前，幸福的微笑着，一隻手放在衣襟內，另一隻手摸着自己的軟鬍鬚問我：

——好嗎？那……樣……做！

當時有一個獸醫專門學校的學生拉夫羅夫——用一種奇怪的像鵝叫的聲調反對「民粹派」，這時候——紀林可夫很驚愕的閉着眼睛，低聲的說：

——何等的糊塗蛋！

紀林可夫對「民粹派」的關係是很親密的，但是學生們對紀林可夫的關係，

在我看來好像大人們對待僕人一樣，對待飯店的小伙計一樣的無理輕視。但是他自己沒有看出這一點。紀林可夫往往把客人送走了以後，把我留在他家內過宿，我們將房內收拾乾乾淨淨，就在地板上鋪好毛毯睡了，聖像前面的神燈輝映着，我們很和氣的談了好久。他自信的快樂的向我說：

——聚積幾百，幾千這樣好的人，就能取得俄羅斯所有重要的位置，並且立刻就能改換俄羅斯一切的生活！

紀林可夫的年紀大我十歲，在我看來，他很歡喜他的紅頭髮女兒納斯卡，她的一雙討厭的眼睛他是盡量的避免去看的，要是有客人在前面，他完全是用父親的資格以一種軍官教操式的聲帶叫喊同她說話，同時又很憂慮的望着她，若是他同她面對面的時候，他立刻就會震動的卑怯的微笑著，用手撫摸着他的鬚鬚。

他的小妹妹也坐在屋角內，注意學生們的爭論，她那幼稚的臉上表現很可笑的一種緊張的表情，眼睛張得很大，當她高聲說話的時候，——特別是她用呼吸

的時候，好像有冷水飛濺到她身上一樣，使她驚愕顫動。靠在她的身傍是個雄雞似的紅髮醫生來回的踱來踱去。醫生同她半耳語式的說話，他有時把眉皺一皺。所有一切的現象，能够惹起人的興趣的，都在這個房內表演着。

秋天已經到來了，沒有固定工作的我，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在我週圍的一切的興趣都增長了，可是我的工作却是一天一天的減少，一天三頓麵包都是完全搭別人的油，而麵包是經常不願意自動的進到我喉管內的。要找一個冬天工作的「位置」是非常必須的，于是我就在瓦西劉·謝米諾夫的糖果店內找着了它。

這個時期的生活，我會把它描寫在拙著的「主人」，「二十六個男的與一個女的」，「馬醫」等這些書內面了。——這是很困難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學習的時期。

這個時期痛苦不僅是物質上的，同時又是——精神上的。

當我下到地窖內工作的時候，在我和人們必須要知道的事件，都被「無情的高牆」隔絕了。後來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而我，每天做十四小時的苦工，到林可夫的家內我都簡直沒有時間去了，在休息日，我不是在家內睡覺，就是與同志們在一塊幹活。

我的同事中有一部分人自第一天起，就將我看成一個快樂的滑稽家，甚至於有幾個同事，對於我，好似一個天真可愛的小孩，對於會說有趣味故事的老人一樣。鬼曉得！我同他們說了一些什麼，或者我向他們說了一些能夠引他們到有些希望，較輕捷而有意義的生活上面去。有時候我發現在他們臉上，顯示出一種人類的悲哀，眼睛內，燃燒着一種凌辱和憤怒的火焰——這個時候我自己悠然的感覺着和自傲的想着：我在做「羣衆工作」，同時也是「開導」羣衆。

但是，我的不充分的和無力的智識，使我當時不能答復，甚至日常生活很簡單的問題。這時候我就感到自己是一個被拋棄在人們掘的黑洞內的廢物，又好

像是個盲蟲祇貪戀于實際的微睡，而却忘記了是睡在酒肆內，是的，睡在妓女的冷酷無情的懷抱中。

我的同事們在每月拿工資的一天，必須要去到窰子內睡一夜；這一夜的幸福在一星期以前他們就在那邊企望着，睡了以後，他們相互間很久的敘述這一夜的幸福，在談話中，他們自己稱讚自己的獸性如何強，用一種殘酷的污蔑的語句嘲笑婦女們。

很奇怪！我聽着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很驚愕的——感覺到一種苦惱和羞辱。

我知道所謂能安慰人的屋內，祇要一個虛布就能買一女人睡一整夜，我的同事們這種罪惡和放浪的生活——我以爲是必然的。有幾個同事的態度很莊嚴，我感覺到他們祇是故意裝作。我是很煩惱的對於女性發生關係。同時我對於這一點是特別慎重和注意的。我還沒有嘗試過婦女們的溫柔的愛，我的同事們在我前面



這樣調笑嬌女，簡直使我站在一個不快的地位。

他們不久之後，便再也不來約我到『安慰人的屋內』去了，且又公開的向我

說：

——你，老哥！不要同我們一道兒去。

——爲什麼？——我問。

——這樣，已經——同你在一起很不好。

我把這句話嚼了很久，覺得他們的話對我是重要的，但是，也沒有向我進一步的解釋。

——噯，你！已經告訴你了，——不要去！同你在一起沒有什麼趣味……

祇有愛爾吉莫夫笑着對我說：

——如像同牧師或者神父在一起。那些姑娘們，開始用嘲笑我的鎮定而又含

羞的問我：

——你討厭嗎？

有一個四十歲的「姑娘」，美麗的波蘭人，好似「管家婦」樣的金莉莎·巴諾特，她用一雙哈巴狗式的聰明的眼睛注視我說：

——女朋友！餓了他吧，——他一定有未婚妻——是不是？這樣強健的一個人，一定須要一個未婚妻！

她是一個酒徒，她喝酒好像很困難，而醉後簡直使人作嘔，當她清醒了的時候，她對人們種種的關係，非常謹慎，並且耐心地尋找人們一舉一動的意義，這很使我驚奇。

——最使人不能了解的——就是研究院的那些學生們——金莉莎告訴我的同事們。——學生們同妓女弄的那些玩意兒，使人做夢都難想到的：他們將肥皂水潑在地板上，把地板弄得很光滑，然後把一個女人的衣服統統脫掉，赤身裸體，兩隻腳一雙手統統張開仰臥在地板上的盤子內，用手推動她的屁股，看她在光滑

的地板上能滑多少遠，這樣一個一個的玩着，這是爲什麼呢？

——你說說的吧！我這樣說。

——呵，不是的！金莉莎大聲的說，可是一會兒她也不生氣了，安靜下去了。

——這個故事是你編造的吧！

——一個姑娘爲什麼編這樣的故事呢？難道我發狂嗎？——她睜着圓圓的眼睛問。

同事們是很注意的聽金莉莎同我的辯論，而金莉莎用一種不討厭的音調敘述嫖客們的行動，這個音調須要的祇是一個——這是爲什麼？

聽衆們都作吐和痞罵這些學生們的行動，同時我看見金莉莎是憤激怨恨那些被我敬愛過的學生們——所謂：學生是愛民衆的，是希望民衆美滿的生活着的。

擺斯卡列司基街，愛爾斯基曠場內穿制服的大學生，但我說的都是神學院的學生們的行動，他們是一羣孤兒，孤兒長大了一定是小偷，或者是無救養的人，這樣的人誰也不愛他，孤兒！

「管家婆」——金莉莎很平靜的陳述與姑娘們惡恨的怨恨都是向着學生們，官僚們——「一般的高尚先生們」，在我們的同事中不但引起一種對他們的憎恨和仇視，並且都是很快活的。她又說：

——可見——受過教育的人比我們還壞！

我聽見這種話是很痛苦的，我見到全城的污穢都匯合在這一個黑暗矮小的房間內，好比一切的一切污穢匯在陰溝內一樣，這些污穢東西在那小房間內堆積着，直到發酵臭化的時候，又傳染散佈到全城去。我注視到人類一切的裂痕，在這些裂痕內，生活和自然的煩惱，把人們殺傷了，於是將愚弄人的詞句，編成一種感動人的詩歌，描寫人間的紛亂的情感和痛苦，——描寫一些「有知識的人」的

生活故事，同時也創造一種嘲笑的，殘惡的關係對待無知識的人們。我以為所謂「安恩人的屋」就是個大學校，我的同事們却在這個大學校內學了很多含有毒性的知識。

我看見那些「爲着人們快樂的姑娘們」，懶懶地在污穢的地板上遊動着，她們那凋殘的身體在討厭的手風琴的聲調內，或者是在鋼琴的刺激的聲音內無興趣的閃耀着，我馬上就感覺到，在我的腦海內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和紛擾的思想。多方面的煩惱匯聚着，使我不能耐願意到一個安靜的地方隱藏去。

當我在製糖菓的作坊內，與我的同事說現在有些人，正在努力去尋找到人類幸福之路的時候，我的同事間就有人反對我說：

——呵，不就是姑娘們說的那些人們麼？

他們有時用一種無理的態度嘲笑我，我也是很憤恨的，——我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愚鈍的和討厭的狗。這時候我才懂得，思想的生活痛苦，並不比生活本身

的痛苦要輕，同這一羣很固執的忍耐性很強的人們在一塊作工，我覺得自己是很討厭他們的。他們的忍耐力特別使我討厭，就是他們無目標的依賴和惡從調笑他們的，無知識的如醉漢一般的聖人。

——好像是故意的！——這天是特別困難的一天，我送着一個有新思想的與我認識的人，雖然他是站在我的反對方面，可是使我有多少的感動。

這一夜是酷冷的雪天，虎虎的狂風夾帶着雪片，從灰白色的天空飄轉到地球上，沉沉的大陸被埋葬在冰凍的雪堆裏，好像大地的生命從此就完結了，太陽也從此消滅了，再不會出現在人間了，——在這樣的夜間，我在紀林可夫家內吃了「星期日的齋飯」回到糖果店內去。我閉着了眼睛，逆着風，在咆哮的風聲中走着，我忽然跌倒在路上一個睡着的人身上，我們都相互的罵着，我用俄國話罵他，他是用法國話罵我：

——呵，你這個魔鬼……

當時我被好奇心所鼓動；于是我就把他扶起來——他的身材是很小很輕的，但他把我推開並且生氣的叫喊着：

——我的帽子呢？碰到你的鬼，快將帽子給我！

——我凍死了！

我在雪地上將他的帽子找着，又將帽子上的雪弄掉，好好的戴在他的頭上，但是他把帽子取下並向我揮着，含怒的嚷我：

——走開！

他在前面時仰時跌的走着，我也向前走着，一會兒，看見他——用雙手扶着已經壞了的路燈柱子，站在那里很懇切的說：

——莉娜，我要死了……呀，莉娜……

他顯然是酒醉了，又受了凍冷，當然我不能任他倒在街上不問。我當時問着他，住在什麼地方？

——這是什麼街？——他帶着含淚的聲音問我：——我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了。

我挾着他的腰走着，問他確實住在什麼地方。

——在巴納凱——他含糊和戰慄的說——在巴納凱……那裏——溪塘——屋

……他紛亂的腳步使我很困難的扶着他走，這時候他的牙齒在交戰，身上在發抖。

——如果你能（法文）——他含糊的向我說。

——你說什麼？我問他。

他停止了不走，把手舉起來，酒醒了——又好像是自負的說：

——如果你能送我回去（法文）……

接着將手指放在自己的口內，感嘆得將要倒下去，我立刻把他背起來，他的鬚髮靠到我的頭頂，他又發氣的叫喊：

——如果你能……唉，我要凍死了！唉，上帝……



在巴納凱街我很難去找到他住的地方，最後，我們找到了一間在大院子內被雪遮蓋住的小屋，當他摸着屋門的時候，他低聲慎重的向我說：

——喂！輕一點……

開門的是一個婦人，圍的是一條紅披肩，手內拿着蠟燭，她讓開我們的路，就沉默的走到了一邊去，將眼鏡帶上才開始向我注視。

我告訴她：這個人的手大概是凍僵了，必須要將他的衣服解開，讓他躺在床上。

——真的麼？——她用很驚的聲音問。

——必須把手放在冷水內……

她默默的用眼鏡指示我向那屋內看去，——在這屋角內立着一張山水畫。我很驚疑的瞧着她那奇怪的呆板的面孔，她對着那屋角有桌子的地方走去，在那張桌子上點着一盞玫瑰色燈罩的燈，她就坐在桌子旁邊的凳子上，從桌上拿了兩張

撲克牌——皇后，太子在手內才開始注視我剛送來的這個人。

——你們屋內有沒有燒酒？——我很大聲的問她。

她也沒有答復，祇是在桌子上將撲克牌一張一張的分散着。被我送來的人，坐在櫃子上，頭偏在一邊，雙手統紅的放在胸前，我把他放在沙發上，代他脫衣服，他也不知道，如睡死了一樣。在靠近沙發的牆上，掛着很多的照片，這些照片中，有一張照片上扎着一個金花白蝴蝶拖着兩條帶子，在帶子的末尾寫着金字：

【無比的瑞爾特】。

——有鬼，輕一點！——被我送來的人呻吟的說了，當我開始揉擦他手指的時候。

她沉靜的，默默的玩弄撲克，在她的臉上如雀兒嘴般的尖鼻頭上面，閃着她那一雙又大又鈍的眼睛。她用一雙女孩兒般的手弄着自己如假髮一般美好的灰色

的髮，小聲的，同時又是很響亮的問：

——你會見米沙沒有，惹爾？

惹爾很迅速的把我推開，坐起來，急切的說：

——略，但是他已經到基輔去了……

——是的，到基輔去了，——她重復的說着，但是她的眼睛並沒有離開樸克，我看她的聲音是很單調和難以形容的。

——他很快的就要回來……

——真的嗎？

——真的，很快。

——真的嗎？她又重復的問。

半裸的惹爾就從沙發上跳下來，再兩跳就跪在她的脚傍邊了，用法國語向她說了些什麼。

——我很安靜——她用俄國話回答他。

——我迷了路，你知道嗎？狂風大雪，我會想過，——我將會凍死。我們喝酒並不多——瑟爾很急切的告訴她，并撫摸她放在膝上的手。

他有四十歲年紀的人，紅的面孔上長着厚的嘴唇，黑黑的鬍鬚，好像是過分地受了驚，使力用他的手去摸摸他那圓腦頂上斑白的硬頭髮，說話也漸漸的清爽了。

——明天我們到基輔去，——不知是媽自己決定，或者是問他，她這樣說。

——是的，明天，你須要休息，爲什麼還不睡呢？已經不早了……

——米沙——今天不回來嗎？

——呵，不能！這樣大的雪。我們去，睡覺吧！

他從桌上將燈拿在手裏，把燈送到書架後面一間小房門口。我默默的坐着，

當時什麼心思也沒有，祇聽見他微聲的喘着氣。雪不斷的在玻璃窗上打着，好像雞爪子爬着雪一樣，在窪地有溶化了的雪水，在玻璃上反射出像臘燭般的微光。在房子裏堆積了很多的東西，充滿了一種含有熱溼而又奇怪的氣味。

忽然瑟爾出來了，手中拿着燈，他身子搖搖擺擺，燈影亂打在窗玻璃上。

——她已經醒了。——他說。

他把燈放在桌子上，走到房子中間站着，並沒有看我而心中似思索的說：

——咯，怎麼樣呢？要是沒有你，大概我是已經死了……謝謝你！你是誰？

他將頭部斜在一邊，注意聽着隔壁房內的聲響，含有一種恐懼的表情。

——她是你的妻子嗎？我輕輕的問他。

——妻子。一切。全部的生命！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小聲的俯着頭看着地板

說。說完了以後，他又用力將手去摸擦頭髮。

——你喝茶嗎？——他問我。

他似乎預備去叫僕婦燒開水，可是他將走到門口記起來了，僕婦已經病了住醫院去了。

我提議我們自己把爐子升火煮茶，他同意我的提議，他祇穿好一半衣服，脚是赤脚，在溼的地板上走着，把我引到一間廚房裏。他靠着牆向爐子站着，重複的說：

——沒有你，恐怕我已經死了——謝謝你！

忽然，他張着很大的眼睛發抖望到我說：

——那時她將怎麼辦？呵，上帝！

——你看見沒有——她是一個病人。她的兒子是個——音樂家，在莫斯科自殺了，差不多已經兩年了，而她還是天天等着他呢……

當我們喝完了茶，他開始用沒有連續的，非常離奇的語句向我敘述：

——她——是個女地主，他自己——是個歷史教授，他是在她的家內與她兒子復習功課的時候，和她發生了戀愛，她就同她的丈夫——德國人——一個男爵，睡了婚與他同居，她自己就在大戲院內唱歌，他與她同居的生活很好。但是她丈夫用盡一切的手段，想來破壞她的生活。

他敘述這段話，好像口齒不清的在讀書一樣；用眯縫的眼睛，注視那爐子附近的朽壞了的地板。他喝完茶和吃了麵包，他的臉上現出許多皺紋，圓的眼睛，很驚奇的瞪着。

——你到底是誰？——他這樣的問。——是的，是糖果店的工人。——你不像個工人，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很不安和高聲的這樣說，並懷疑的望着我。

我很簡單的向他說了，我自己的全身。

——呵，這是一回事嗎？——他低聲的喊着。

——是的，這樣……

忽然他又很活潑的問着我：

——你知道「醜小鴨」的故事嗎？你讀這本書沒有？

這個時候他的臉面突然變得很兇惡，含怒的說：

——這故事——是誘惑人的！我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曾經思索過——我

是否是一個白色的天鵝？我自己是應該進研究院的，但是——我祇進了大學。

我的父親是個牧師，同我已經斷絕了父子的關係。在巴黎我曾研究過不幸的人類

歷史——進化的歷史。呵，所有這些……

他在櫻子上將身體轉動了一下，繼續向我說：

——進化——這是爲着想去安慰自己！生活——是謎是難思索的，是無意義

的。沒有奴隸——就沒有進化，沒有大多數的人去服從少數人——人類就將要停

止在進化的道路上。我們希望減輕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勞動，我們祇有使我們的



生活更爲複雜，更加深我們的勞動。工廠和機器製造出更多的機器，這是——最愚蠢的。人們大多數將要變爲工人，我們要的祇是農民——糧食的產生者。糧食是——人們用自己的勞力從自然界取得的一切。每個人需要愈少——則他的幸福愈多，同樣他的慾望愈大——則他的自由愈少。

或者可以說——我是第一次聽見這些話，當然，不是說他的字句；而是指他那昏迷的思想，他那種嚴厲審視的態度。他說完了話，好像有一種響聲把他甦醒了，使他恐懼的注視到那開着門的房間內，他默默的靜聽了一分鐘，咕嚕咕嚕含着怒意的向我說：

——你明白嗎？——每個人需要的很少：祇要一塊麵包，一個女人……

他說到『女人』兩個字的時候聲音特別低小，好似同女人在耳邊說悄悄話樣。他的這些意思，我簡直不了解，同時就是在散文詩上，我也沒有讀過。——忽然他的態度變得同小偷兒巴士金一樣。

皮特列維奇，福米特，拉馬爾，伊王——含糊糊糊的他說了這些人的名字，這些人，我一個也不認識，同時他用瘦到骨頭的手打着拍子向我讀了些法國詩，又講了許許多多王子們或詩人們的戀愛故事。

——「愛情和饑餓支配宇宙」——我見他很有興趣的說，同時我也記起來了，這句話是印在革命的小冊子「饑餓之王」第一頁上的。這句話我以為是給了他莫大的影響！

——人們尋找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識！

這句話的意義，很深刻的刺入我的腦海內了。

清早我從他的廚房走出來，掛在壁上的小鐘，告訴我已經是六點幾分了，當我在灰色的濃霧內，在積雪的道路上走着的時候，我立刻就憶起了瑟爾發抖的呻吟聲，同時又感到，他所說的一切，好似梗在我的喉管內。我不願意回到作坊，怕見那些人，於是打着身上的雪，在羅涅街上慢慢的走着，直到天光大亮——在

積雪的道路上已經有了不少行人了，我還在那兒走着。

以後我永沒有會見過這位歷史教授了，同時我也不願意會見他。但是這種論調——無意識的生活，無益的勞動，——我還是常常聽見那些無知無識的進化論者，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以及那些所謂「托爾斯泰派」，和受過高等教養的人們也這樣說着，附和着他們的拍奏的，還有那些：神學博士，研究炸藥的化學家，新生機論者的生物學家以及其他許多的人。但是這些思想並不能給我一種或然的影響，當我與他第一次認識的時候。

俄在兩年前——距第一次說這些問題，差不多有三十年——從我的老朋友——一個工人的說話當中，我突然聽見差不多與他們是同樣的意思，同樣的語調。

有一次我同他隨便「談心」，這個人——他曾當真地取笑自己，稱自己是個政治的「風車」——以極端的坦白講出下面的話，只有俄國人才有這種坦白。

——親愛的 A.M., (ALEKSEY, MAKSIMOVICH, PESHKOV. 這是

高爾基的真名，譯者）我什麼也不需要，無論如何所有那些——研究院，科學，飛機，——都是多餘的東西！我祇要一個安靜的小屋，和一個——女人，我可以吻她當我願意的時候，而她對我也很忠實，——精神上，肉體上——這就夠了！你是依照知識階級的習癖來判斷的，你已不是我們的了，而是——有受過習毒的人！你以為思想是高過人的，你們完全是模倣猶太人的思想：難道人是——爲着禮拜六而生的麼？

——猶太人也不是這樣思想着……

——祇有鬼曉得，他們——那些無知的人——怎樣思想着。他回答我，同時將香煙頭拋在河內，牠順着水流走了。

這是深秋月夜的一天，我們坐在尼瓦河岸邊的櫻子上面，我們兩個因工作的疲勞及一切橫在心內的不安和擾亂的情緒，我們想在這個清靜的地方，把牠們變爲有益的良善的。

——你同我們一道，然而不是我們的。——這就是我要說的，——他沉重的微聲的繼續着說。——知識階級最歡喜的不是和平安靜，他們自遠古以來就結合起來騷動。好像耶穌教唯心論者爲着天堂的目的騷動一樣，知識階級都爲着烏托邦而騷動。唯心論者，騷動魔鬼，惡漢也與他在一塊兒騷動；他們已經知道在人的生活中沒有他們的地位了。工人騷動是爲着革命，爲着正確的分配生產工具和生產品。但是取得政權以後，——你想，他們會同意這個國家嗎？決不會的；他們都會分散的，而且他們每個人，爲着自己的舒服要建造一個安靜的棲身處。

——說到技術家嗎？他更使我們難堪，他用繩子勒着我們的頸項，使我們不能吐氣！不，我們須要從無益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人們希望的安靜，工廠和科學不能給人以安靜。每個人需要的並不多。爲什麼我要住在城市內，我祇要一個小的安身所？在那裏——城市裏，緊緊的堆積了許多的人，——電燈，自來水，陰溝，多麼麻煩，你試試看，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將多麼輕快的生活着！不，這

是因爲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無益的東西，所有這些無益的東西，都是由——知識階級想出來的，所以我說：——知識階級是一種——有害的人。

我說：誰也不會這樣玄妙的和絕對的說生活是無意味，如像我們俄國人樣。

——在精神上，俄國人是最自由的，我的朋友微笑着說。——可是——說來

你又要怪我，我這樣的判斷是很正確的，我們俄國人這樣思想着的何止千百萬呢！祇是他們會明白的說出來……生活建立愈簡單，牠才能給與人類以慈愛……

我的這位朋友，他並不是一個『托爾斯泰派』，從來也未有過無政府傾向，——我很清楚地知道他的精神發展之歷史。

我同他談話以後，我反復的思索着：假使在實際上，俄羅斯千百萬的人民，其所以能忍受革命的艱難痛苦，祇是在某種精神限度內的一種奢望，想從勞動中解放出來？——最低限度的勞動——最長限度的快樂，那末這完全祇是一種誘惑，難以實現的烏托那！同時我又憶起來了挪威的詩人易卜生的一段詩：

我是保守甚麼？呵，不是！

我還是過去的一生，還是那樣一個人，

我不願變換許多角色，

但是……我願隨合一切把戲，

我只記起一個革命，——

她比後來的一切革命都要聰明，

她能把一切破壞——

我說的是泛世界的大洪水，

但是啊，那時節，魔鬼也要叫苦了！

你知道吧……踏空成了獨裁者。

呵，若是你從更忠心地做到這一點，

那時我就不會不援助你，

你怕道淹滅全世界的洪水麼，  
我，我却很歡喜地將水雷放在方舟岸！

紀林可夫的小店，祇能給他很微小的利潤，但須要物質幫助的人，而「日常家用」的數量又一天一天的增加了。

——必須事先想個辦法——紀林可夫憂慮的摸着鬍鬚微笑着這樣說，同時又很沉痛的嘆了一口氣。

紀林可夫在我看起來，好像他認爲自己是一個受懲罰的人，應受周濟人的無期徒刑，他也盡了可能的力量，但是徒刑還是很利害的壓迫他。

——你爲什麼這樣做呢？——我問他。

在他，很明顯的沒有懂得我的問題，他解答我的問題的時候，——他很書生式的莫明其妙的說了很多，關於人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必須受教育和知識。

——不過是願意，因爲人們要尋找知識。——他這樣答復了我的問題。



——那末，當然的你，是自己願意的？

是的，我願意。但是，在此地我又憶起來了那位歷史教授的話：

『人們尋找的是忘卻和安慰，而不是知識。』

這樣刺激人的思想——對於十七歲的青年們聽到是很利害的。雖然不能怎樣的去影響他們，但是多少對他們總是有害的。

很實際的，我經常留心這個普通的現象：人們之所以愛聽那些有趣味的故事，祇是當他們聽故事的時候，能夠使他們忘卻自己的痛苦和無聊賴的生活。在小說上『想像』愈豐富，聽故事的人更渴望著去聽牠。同樣有趣味的小說，一定在這小說裏面，有很美麗的精巧的『想像』。老實說，我這個時候已經是漂蕩在這紛亂思想的雲霧中了。

紀林可夫已經計畫要開一個麵包舖。我記得——曾經有人很精細的籌算過：這種生意，每一個盧布要賺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潤。他要我到麵包店內來當麵包師

的「助手」，所謂「自己的人」監視那些麵包師，免得他們偷拿麵包，雞蛋，牛油以及其他燒烤的貨物。

我從那醜陋的大的地窖內，搬到這個比較清潔而又小的麵包店內——在這裏，注意清潔衛生也是「助手」任務之一。

在這個組合內，共有四十個人，其中有一個很有趣味的——白的捲頭髮，尖的鬍鬚，枯瘦煙黃色的面孔，陰黑的眼睛，他的奇怪的口像鯽魚的嘴一樣小，浮腫和粗厚皺皮的嘴唇，好像他要預備與女人接吻一樣，可是眼睛却是很可笑的。他毫不顧及的就偷起東西來了——在第一天做夜工的時候，他就偷了十個雞蛋，三磅麵粉，把一塊冰硬的牛油也放在另一個地方。

——這個——拿到什麼地方去？

——這是送給一個少女的，——他友誼的向我說，把鼻子掖了一下又補說一句，——她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少女！

我試想說服他：盜竊認為是一種罪過。但是——不知道是我的口舌太笨，或者是我不能充分的證明這種罪過，結果 我所說的話一點效力也沒有。

他睡在麵包櫃子上，從窗戶口看到外面天空的星，口內很奇怪地咕嚕着：

——他教訓我！第一次看見就預備——教訓人！年紀比我小一倍，可笑得很

……  
他看看天上的星，又把頭轉回來問我：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你，——你在誰家內做過工？是不是在謝米諾夫家內？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過？恐怕是在夢中看見過你……

經過幾天以後，我就發現他是一個在任何地方都能睡覺的人，甚至他站着靠着牆都可以睡得熟。當他睡了的時候，眉毛高聳着，面孔變得很奇怪，表情是很滑稽的。他最愛說的題目就是財寶，夢的故事。他很確信的說：

——我看見地底下，如假頭樣一堆一堆的：財寶，金錢，寶箱，磁，這地都

埋藏着這些東西。每次我在夢裏看見的地方，都像是很熟悉的地方——好像澡塘，在澡塘屋角底下，我會看見一箱食具，到夜間，我就按照夢裏面的地方挖，把地挖了尺半深——，我再注意一看，盡是煤炭滓和狗骨頭。呵，這就是我得的銀食具嗎……忽然，一個很响的聲音——窗戶倒了！不知一個什麼女人在那裏狂叫着。崗警：——有賊！當時我就逃走了，不然會被他們打死。可笑得很。

『可笑得很』。這句話，我時常聽見，可是他——伊萬·凱斯米奇魯都林說這句話的時候，並不可笑，祇是眯着眼微笑，鼻孔張得很大的把鼻樑皺一下。

在實際上，他的那些夢，一點也不稀奇，完全是些無聊無稽的諧談，但我不懂得：他爲什麼這樣誇張夢裏所見的那些東西，而在他週圍的生活，却反而沒有說及？

有一個新聞轟動了全城市：一個有錢的茶商，強迫自己的女兒出嫁，這個女人在臨嫁的時候自殺了。

她出喪的時候有好幾千的青年去送葬，在墳場內有許多的學生演說，剛剛演說的時候，警察把他們驅散了。在我們隔壁小店房間內擠滿了學生，他們大聲闢論來談這件事情；就是隔着牆的我們，都可以聽見了他們憤怒的聲音在那兒說着：

——她是挨的鞭子太少，這姑娘。

魯都林夾在他們說話的聲音內向我說：

——我見在池子內捕捉一尾魚。忽然，一個警察對我喊叫：站着，你好大胆？我嚇得沒有地方跑，祇好往水裏跳，這樣——我就醒了……

在麵包館的門市上，料理生意的——是兩個不熟練生意的少女，——主人的妹妹，另一個是她的朋友——很高大，玫瑰色的面孔和一雙害羞的含情的眼睛——她們兩個在那裏看小說。經常有許多學生來到我們這裏，在門市部後面一間小房內，他們用一種時高時低的聲調也不知在討論些什麼問題。主人——紀林可夫

很少來到這裏，「助手」的我，就像是麵包店內的管理人。魯都林雖然天天難以忘却他所夢見的一切，但是他很快感覺到在這個麵包店裏的一切現象，是很奇怪的。

——你是店主的親戚嗎？——魯都林這樣的問我——或者，他認為他是他的小舅子？是不是？可笑得很，為什麼那些學生天天來到我們這裏逍遙快樂呢？吊她們兩個人的膀子嗎？……或者是的……但是她們兩個沒有怎樣的漂亮……我以爲這些學生們，在我們這裏吃麵包，比之吊膀子還要努力些。

差不多每天清晨——六點鐘的時候，在這麵包作坊的一面原有個窗戶是向街開着的，有一個身體矮小的形似西瓜口袋的少女，赤着腳站在窗戶前面的水窪中，高聲叫喚着：

——萬尼亞！（是魯都林的名，伊萬縮小稱呼。譯者。）

她頭上頂着一塊雜色的頭巾，在頭巾下面露出繚繞的發光的頭髮，紅而又小

的面孔，好像一個吹脹了的球蛋樣，偏狹的額部，睡眠式的眼睛，披在臉上的許多頭髮她將用小手去弄在一邊，手指張揚的姿勢，完全同方生下來的嬰兒一樣。有趣得很——同這樣一個少女，怎樣能夠說得上是很好的很好的少女？我把他叫醒來，他立刻問她：

——來了嗎？

——你看呢。

——睡覺了嗎？

——咯，怎樣呢？

——夢見一些什麼？

——不記得了……

這個時候在街上很寂靜的，祇能夠聽着清道夫掃地的聲响，在屋簷下有許多小鳥兒飛着唱着歌，玻璃上透射着初出來的溫暖的陽光，這樣美麗的清晨，我是

很願意看見牠。魯都林從窗戶口伸出他那有毛的手撫摸着她的短腿，她，很服從的讓他撫摸，也不微笑，祇是將一雙羊兒似的眼睛擠一擠。

——皮西可夫，把牛奶麵包弄來，已經烤好了！他向我喊着。

我從爐子裏，將烤麵包的匣子拿出來，魯都林立刻拔下十幾個小白麵包拋在她那張起的衣襟裏，她不斷的用兩隻手調換着，將那熱的麵包送到口內去，用她綿羊似的黃牙齒大吞大嚼着。

——要吃這樣的麵包，麵包師說。

——衣襟放下來，不害羞的東西……

她走了以後，他向我很自滿的誇讚她：

——你看見沒有？她像個小羊兒樣，一切一切都是很美麗的，老哥！我——是很純潔的，不願同婆娘們住在一起，祇歡喜同這些姑娘們一塊，生活着。她是我的第十三個——李凱孚奇的——教女。（教女的意義同中國寄女乾女兒相似，俄



國過去的習俗，當嬰孩受洗的時候，須要兩個不同宗的人爲教父教母。（譯者。）

我聽見他很快樂的說着，同時又想若：

難道——我——也這樣的生活嗎？

我從籃子內取出十二個圓圓的大白麵包送到紀林可夫小店內去，回來又急急忙忙裝好了兩普特的小麵包和牛奶麵包在一個籃內，送到學院做學生們的早餐。我就站在學院的大食堂門首，把麵包賣給學生們，有時賣的是——『餘飯』，有時也有『現錢』，——當我在那裏站着賣麵包的時候，聽見學生們爭論托爾斯泰：——神學院內有一位教授——顧西夫是托爾斯泰的仇敵。

有時候在我的籃子內，麵包底下藏着很多的書籍，我須將這些書籍秘密的交給某些學生手內，——有時候——學生們將看完了的書籍，紙條放在我的籃子底下。

每星期內，我要到低遠的地方去一次——『瘋人院』去做生意，那裏有一位

精神病學家——皮赫金列夫在講演，他很實際的科學的把病人坐在那裏向學生們解釋。有一次他正要向學生們，作實際解釋的時候；有一位瘦弱的病人走進教室來了，他穿的一身白色的病人穿的衣服，帶的睡帽也是白色的，整個全身好像女人的一隻白襪子，我當時就無意的笑起來了，他靠近我站了有一分鐘，注意的向我看了幾下，我立刻就慌退了幾步，——好像他那黑眼睛裏的尖銳的光芒射透了我的心一樣。

當皮赫金列夫摸着自己的鬍鬚，殷勤的同病人談話的時候，我輕輕用手摸摸自己的臉，我當時感覺到我的臉上好像火酒一樣在燃燒着。

病人說話的聲音很小，好像在向醫生要求什麼似的，驚愕的從衣袖內伸出長手指的長手，我看他全身都不自然的伸縮着，無限量的增長着，就是他不離開他的坐位，也可以用他的黑黑的長手將我抓過去。在骨瘦如柴的面孔上在兩個黑洞內，一對可怕的黑眼閃耀着。大約有二十個學生，他們把病人當作癡子樣的看

着，但多數人——是很注意和憐恤的看若他，以學生的眼睛與病人的眼睛兩相比較，當然學生們的眼睛是很自然的。病人是很驚人的，在他身上好像——有一種特別的標記。

學生們如魚一樣的沉靜，全教室內祇教員一個人的聲音，每一個問題他都是用神奇特驚人的辭詞講解着，他站的姿勢很呆板的，好像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一樣，病人抽動身體的時候，好似教皇般莊嚴的慢悠悠扭動着身體。

當天夜間我寫了一首關於瘋狂病的詩——稱瘋人爲「是一切主宰之主宰，是上帝的顧問和朋友」，要想描寫瘋狂病的事跡，成爲我生活中很長久的伴侶和影響。

我每天從下午六點鐘開始作工，直到第二天早晨，白天我又要睡覺，我祇有在工作當中，——將麵粉和好丁，等牠發酵的時候，或者是在燒烤麵包的當中，——看一點書。做麵包的祕訣，很快的被我學會了，——魯郡林——麵包師的工

作漸漸減少了，他以爲這祕訣是他來「告訴」我的，他殷勤而又奇妙的向我說：

——你很難做這種工作，祇要經過兩年以後，——你將是一個麵包師。可笑得很。你很年青，將來要是你的徒弟不聽你的話，那就是他們將不尊敬你……

他很不贊成我時常看書：

——最好你用看書的時間，用去睡覺，——他很關心般的向我提議，但是他從來沒有問過我——我看的佳佳麼書。

夢，夢幻中的財寶，以及那個矮小似皮球的少女完全把他迷住了。那個少女往往是夜間來到這裏，當她來的時候，他把她引到那空房內的麵粉袋上，——若是——天冷的時候，她把鼻梁鉸一鉸向我說：

——請你出去半點鐘！

我立刻就走出去，一邊想着：他們這種奇怪的戀愛，簡直不是書上所描寫的戀愛……

主人的妹妹——紀林可夫的妹妹，住在門市部後面小房內，每天我代她升好燒開水的火爐，但我盡量不去看她——同時也不願意她看我。要是她看我的時候，她用一種難受的注視力，完全與我們第一次會見的時候一樣，在她的眼睛周圍表現一種微笑，在我看來，完全是嘲弄的微笑。

因我很有點氣力，所以我也生得粗笨，當我搬起五普特重一袋麵粉的時候，麵包師很憐恤我似的說：

——你有三個人的氣力，——却還欠敏捷！雖然你長得高大，完全是一條——牛……

我已經看了很多的書，特別是愛讀的詩歌，自己開始用我「自己的話」寫散文詩和小說。我覺得寫這些東西，是很困難的，但是我一切紛亂的思想祇有在這個上面才能表現得出來。我有時，故意的荒唐來反對那些奇異的和刺激我的人。

我的教師中的一個，——教數學的學生——他叱責我說：

——鬼知道你說的是些什麼，簡直不是話，而是——破綻！

一般的說來我很不滿意我自己，好比青年們不滿意自己一樣；我認爲自己是  
很愚鈍的，很可笑的。我的面孔上兩個拳骨突出，喉嚨又不受我的指揮。

主人的妹子現在能走路了，走得很快，很敏捷，好似燕子在空中飛舞一樣，  
我覺得，這樣敏捷的行動，與她那圓圓的軟弱的身材是很難配合的。同時在她心  
裏不知有什麼神經病，使她這樣，或者是她故意的？她說話的聲音是很快樂的，  
時常可以聽見她的笑聲，我想：她是很願意我忘却第一次會見時候，她的那種病  
態。可是我不願意忘却，——一切非常的對我都是貴重的，我並且希望着這種貴  
重怎樣繼續的生存着！

有時她問我：

——你看的什麼書？

每次我都是很簡單的答復她，同時我很想這樣問她。

——你爲什麼要知道這個？

——有一次魯郡林，攬抱着他那矮小的少女而且笑嘻嘻的說：

——請你出去一分鐘。最好你往主人的妹妹那裏去，怕什麼？學生們不是在

那裏……

我說，你要是再這樣的說，我將要打破你的腦袋。我立刻到乾草房裏去了，經過門上缺口，我聽見魯郡林在那兒說着：

——我爲什麼要惱他呢？他被書迷惑了——像個狂人一樣的生活着……

在乾草房內有老鼠嗶嗶的叫着，同時又聽見那少女的呻吟聲音。我走到院子裏，寂靜地懶惰地却又很急緊地正飄着細雨，在空氣內，夾着一股烟氣，燒了森林的烟氣。已是夜半了。對面的窗戶是開着的，微微的燈光在閃耀着，有一人在那裏獨唱着：

動聖的瓦放聲，

他有黃金的頭顱，

向下卷着他們，

微笑了……

這個時候我試想着：瑪麗亞躺在我的膝上，好比那矮小的少女躺在魯都林的膝上一樣，但是以我現在所有的一身，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的，甚至還有若干可怕。

整夜難以睡覺，

他又飲酒又唱歌，

還有什麼 呵！……

還做一件什麼事情……

大戲院內最不好的配角，都要比這個人唱得好。我把自己放在膝上的手伸縮一下，經過窗戶和繡緞的窗簾，就看到那個四方的小房子，灰色的牆，在牆上返



射着一些微微的燈光，一個少女的臉向着窗戶邊瞧，並且在那裏寫些什麼。她把頭抬起來，用紅色的筆桿來理她如絲一般的頭髮，眼睛縫閉着，臉上含有微笑，他慢慢的將信弄好，放在信封內，用舌頭蘸濕信封上的膠汁把信封好，放在桌上，用手指——比我的小指還要小的手指捏弄着。忽然她又豎着眉將信折開，重讀一遍，又將信放在另一個信封內，才開始寫地址，地址寫好了之後，又將信在空中揮動着，好像一面小白旗飄動一樣。後來她回轉身，拍着手向屋角的床前面走去，又回到窗戶前面，把外衣脫下來，露出圓圓的肩膊，——從桌上拿着燈，她就隨着燈影隱蔽到那屋角裏面去了。——如果她能看見自己的動作，他一定要笑自己是個——「傻子」。我在門口來回的走着，同時想着這個少女在這小屋內是如何奇怪的生活着。

有一個紅色面孔的學生到她家裏去了，用很小的聲音和她談話的時候，她表現出很緊張的樣子不願去看他，怯懦的微笑着，將兩隻手藏在背後或者是棹子底

下。我不知怎麼總是討厭這個紅面孔的學生，非常討厭他。

矮小的少女頂着頭巾搖擺着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說：

——叫你進去……

魯郡林從缸內取麵粉，同時向我敘述他的情緒，矮小的少女，是何等舒服而疲倦，而我自己思量着：

——我以後將怎麼辦呢？

又感觸着，好像在那屋角的附近，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等待我。

麵包店內的生意很賺錢，紀林可夫已經決定要找一個比較寬闊的房子做麵包作坊，還要加多一個助手，這個對我很有利，因我的工作太多，簡直一天弄得頭腦發暈。

——在新作坊內，你將是個老的助手了，——我對店主說，要他給你十盧布一月的工錢，——魯郡林對我這樣說。

我懂得，他爲什麼須要我這個老助手！他是一個不愛作事的人，而我是個很能多作工的人，疲乏對於我是有益的，牠能消滅精神上的擾亂，牠能成爲抑制性慾的自然良劑。但是——祇不許我多看書。

最好你把那些書丟開——讓老鼠吃了牠們好了，——魯邵林這樣說着。——難道你再不能看見牠們嗎？——一定——可以看見，祇怕你死了才不能看見！可笑得很。睡覺——是沒有害的一件事情，並沒有絲毫可怕。

他一般的對於我很殷勤，好像還有一點——尊敬我，或者是怕我，——主人的代理者，但是這個代理者，並不防礙他經常的偷拿貨物。

我的外祖母死了，這個消息，在她出葬以後第七個星期，我的表兄弟寫信來告訴我的。在這簡單的信上，——沒有標點符號的信上告訴我，外祖母是在教堂外的石階上，討施捨的時候，從石階上跌下來，把腳也損壞了，到第八天就以「壞疽症」而去世了。

其次我才知道，我的表兄弟和表姐以及他們的小孩，這些年輕力壯的人都坐食着，靠着她討來的一點施捨物過活。他們也沒有請醫生的常識。在信上又寫着：

「她葬在彼得保羅夫斯基的墓地內，所有我們家內的人和乞丐都去送了她，乞丐是很敬愛她的，並且還哭她。外祖父也哭了的，還把我們都趕走了，一個人坐在墳上，我們在矮矮的叢林內看見他很悲痛的哭她，大概他也快要死去了。」

我並沒有哭。祇是好似一股冰冷的風把我圍抱着樣。夜間我坐在大院子裏的柴堆上，我覺得自己有一個堅實的願望，要向人說明，就是說明我的外祖母是個多麼誠實，多麼賢慧的一切人們的母親。這個願望在我心靈的深處隱藏了若干的時日，終久沒有一個這樣的人可以向他說明，結果這個願望也融化在我的心靈之上了。後來我憶起來了，在數年以後，我會讀過柴霍夫著的關於馬夫的真實故事的時候，這個故事敘述一個馬車夫，他向馬哭訴自己死了兒子的悲痛。可憐得

很，我在那極悲痛的時候，在我的週圍沒有馬兒，也沒有狗兒，可是我忘却了把我的悲痛分一給老鼠，——在麵包作坊內祇有老鼠特別的多，我住在這裏同牠們的關係是很友誼的。

巡街的禿鷹——陸凱學列奇開始來監視我了。他的身體很強壯，銀白色的硬頭髮，濃厚的鬍鬚，他含有特別味道的向我看，好像在聖誕節上帝前面看白鵝一樣。

——我聽說你愛看書。他問我——你看的是些什麼書？——關於生活方面的，或者是聖經呢？

我不僅看聖經，並且還讀詩告書，——這樣的答復他，使他很奇怪的，很明顯的，還很使他無聊。

——是的！看——合法的書是有益的！伯爵托爾斯泰的著作你也看過嗎？

托爾斯泰著作我也看過，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使警察們有興趣的著

作。——這個，可以這樣說：他的著作是平常的，在牠裏面什麼都寫得有，但有些人說，在有幾本書裏面，托爾斯泰是很嚴厲的反對牧師，這幾本書須得看一看：

這「楚本」石印的書我也看過，但是都感覺得無聊。我知道同警察們談論這個是不須要的。

他同我在街上走路的時候，談了幾句話以後，就開始邀請我：

——請到我家裏去，喝一盅茶。

我，當然了解，他邀請我的念頭，但是我也很願意到他家裏去。我同些聰明的人商量之後，我便決定去了，假使我逃避巡查——李凱孚列奇對我的友誼，——這個將加深他對麵包店的懷疑。

這樣——我就到李凱孚列奇家內去作了賓客。他的小屋三分之二被俄國式的爐子佔據了，另一個三分之一的地方，架着一張兩人睡的大床，床上放着幾個棉

繼的套好枕套的枕頭，其餘的三分之一的空地擺着一個放餐具的櫃子，一張桌子，兩把靠椅，一條長椅子橫在窗戶的前面。李凱孚列奇就坐在這個長椅子上解軍服鈕扣子，他的身體把這個小屋的唯一的小窗戶完全遮住了，他的妻子靠近我坐着，——是個胸部很美麗的少婦，年約二十左右，粉紅色的面孔，陰險的，惡毒的，奇怪的紫色眼睛，鮮紅的嘴唇，枯燥和發怒的聲帶。

——我老早就知道，——巡查李凱孚列奇說，——我的教女——西卡列金每天到你們麵包作坊裏去，這個淫蕩下賤的娼婦！所有的女人都是下賤的……

——完全都是的嗎？——他的妻子問他。

——沒有一個不是的！——李凱孚列奇很肯定的這樣說，同時他的手觸着樊拿納，好像馬觸着牠蹄响一樣。他把一小杯茶飲完了，似乎有滋味的重複的說：

——從街上最不好的……起，直到皇后止，都是淫蕩的下賤的！爲着要和

羅門王淫蕩，不惜跑過幾千里以上的荒漠。就是迦德林娜皇后也是一樣……雖然她有大帝的稱號。

他好像是在敘說某一個火伏的故事，這個火伏同皇后燒了一夜的火，就由軍曹升到將軍的官職。他的妻子注意在聽他的說話，同時閉着嘴唇，用她在桌子底下的腳踢我的腳。李凱罕列奇用有趣味的話和流暢的談鋒說着，不知怎地我沒有注意到就把他的話轉向另一個問題上去了：

——相反的方面，有個一年級的學生布列特列夫。他的妻子，歎了一口氣，

立起來說：

——不漂亮，但是——還好！

——誰？

——布列特列夫先生。

——第一，他現在不是先生，將來才是先生，他現在是個簡單的學生，這樣



的學生我們多得很，第二，——還好——是甚麼意義？

——他是很快樂的，很年輕的。

——第一，乞丐在小屋內同樣是很快樂的……

——乞丐要到錢的時候才快樂。

——喂！第二，老狗也作過小狗……

——乞丐，好像猴子……

——我說的，你都聽到了麼？

——咯，聽到了……

——怎麼地……

李佩孚列奇征服了她，向我提議：

——我介紹你去認識布列特列夫，——他是個很有趣的人！

他大約不止一次在街上會看見我與布列特列夫一起走過。我於是向他說：

——我們是認識的，

——是的嗎？有這麼一回事嗎？

他說話的聲音很憤激，舉動很猛烈的，使他的獎章相互碰着响。而我這個時候很擔心布列特列夫：我知道他正在那裏弄油印機印傳單。

他的妻子碰着我的脚發怒的走着李凱孚列奇，而他還是發揮自己的漂亮的議論，他尊夫人底沉默的惡作劇，妨礙我注意去聽他的議論，即使他也將聲音變得很小很憤成的時候，我還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看不見的羅網——你懂得嗎？——他問我，同時用圓圓的眼睛望着我的面孔，好像一個什麼東西使他驚愕一樣。

——皇帝同蜘蛛一樣……

——呵呀，你亂說！——他的妻子吃驚的說。

——沒有你說的話！傻子，——這樣說是爲着容易了解，而又不是背地誹謗

。森才，把茶爐子收去……

他動一動眉毛，眼睛縫閉着；——繼續說：——看不見的羅網——好似蜘蛛網一樣，——牠從皇帝陛下亞歷山大第三的心內開始纏繞，穿過各部大臣，各省的長官大人們，直到我，甚至到最後的一個小兵。牠同一切都是有聯繫的。纏繞着，並且牠那暗中的城堡已保持了數世紀永久的國家統治。而波蘭人，被狡猾的英國國王賄買的俄國人，猶太人，他們都努力的要破壞這面大網，他們以為這種行動是爲着——人民！

他隔着棹子嚴格的細聲的問我：

——你了解吧？那就對了！我爲什麼向你說這個？你的麵包師很誇讚你，他說你是個聰明的，純潔的少年，——一個人生活着。很多的學生到你們麵包店去噪鬧，整夜坐在紀林可夫的房子裏，那裏還有一個人——在那裏，很明顯的。但是——當有很多人的時候？但是？我不說反對學生的話——他今天是學生，——

明天便是檢查官的同事。學生都是——好人，祇是他們太性急了，忙着來幹他們的把戲，沙皇的敵人，煽動他們！你知道嗎？還要告訴你……

但是他還未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大門已張開了，一個紅鼻子的矮而小的老頭兒走了進來，一頂皮帽子，戴在他捲髮的頭上，手裏拿着一瓶已經開過的燒酒。

——我們來走棋！——他很快活的樣子問着，突然又變得很張忙。

——他是我的岳父，妻子的老父親，李凱孚列奇憤氣和愁悶的說。

經過幾分鐘以後，我與李凱孚列奇告辭走出來了；那狡猾的女人故意跟我來顯大門，捏了我一把，說道：

——那一朵雲彩紅得如——火一樣！

在天空中一塊很小的，金色的雲彩正在消散。

我可以說，巡查官這次給我肯定而且明瞭的解釋了國家機關的組織。蜘蛛的

位置在什麼地方，從牠的重點起，堅固的，密切的聯繫着一切的生活。但這祇是個「無形的絲綢」。可是我也感覺這無形絲綢的堅實。

夜深了，店子關了門，當時主婦就把我叫到她面前問了一些事情，並且要我告訴她，巡官同我說了些什麼話？

——噤，我的上帝！——她很緊急的歎息着，當她聽見了我的詳細報告以後，好像老鼠一樣，跑着，從這屋角到那屋角，搖搖她的頭。——怎麼——麵包師沒有問你什麼？他的情婦是李凱孚阿奇的教女，是嗎？那末，須要將麵包師趕走。

當時我站在門柱子旁邊，瞧着她的下額。把「情婦」這個字談得太隨便了，這是我不高興的。我也不歡喜她將麵包師趕走的意見。

——以後要慎重點，——她這樣說了，她的眼睛時常注視我。恍惚——他問過我，不過這件事情，我是不多明白。她站在我前面，將手又着放在背後：

——你爲什麼時常這樣愁悶呢？

——我的外祖母不久以前死了。

——她當時似乎有些高興；臉上現出微笑，她問我：

——是的。除此之外無論什麼你也不須要嗎？

——您很愛她嗎？

——不。

我離開了她，在這一夜我寫了一首詩，在這首詩上我記得有這樣一句：

『您——不是您所願意的那個樣子。』

於是就決定學生們少來麵包店會談。在我沒有看見他們的時候，我讀了許多書，過着難了解的地方，我把牠抄下來，編成一些問題，寫在練習簿上，因爲學生們少來，我也失掉了機會問他們了。有一次疲乏了，就伏在練習簿上睡着了，麵包師偷偷的讀了我的筆記。讀完了他把我喊醒來，問着我：

——你寫些什麼？「爲什麼加里波的不把國王趕走？」加里波是甚麼東西？難道王也是好趕的麼？

他很生氣的把練習簿摔在麵粉箱上，爬進被窩內而且在那裏叫噉着：

——請你說吧，——難道他需要趕走國王麼？可笑得很。你把這些計謀——拋棄了吧。誦書人，五年以前，在沙納托夫憲兵捕獲了許多誦書人，好像捕老鼠一樣，李凱孚列奇就是幹這樣事情的人。你——還是要來趕走國王吧。

他說話的態度是很溫和的，但我答復他的話，不能作爲笑話去說，——我祇有禁止自己同麵包師去談「有危險性的題目」。

在城內出版了一種宣傳的小冊子，在這種書上也有辯論的價值。我問着傑格拉夫諾夫，並要他給我一本，但是他帶着絕望的神態告訴我：

——唉，沒有，老哥，不要期待！這種小冊子，是秘密的，將來在一個地方可以看得到的，我可以領你到那兒去……

休息日的半夜我在阿爾司卡田野，跟着拉夫諾夫的後面走着，通過許多黑暗的地方——他在前面離我有五十步的樣子。這田野——統統是空曠的平原，但是我們在走路時也要『預防』——拉夫諾夫這樣提議：用口哨，唱歌，做暗記。天空有一塊一塊的黑雲浮游着，在牠們之間時常吐出兒金黃色的光。月影罩着大地草原，耀着銀與銅之光。城市在我背後喧嚷。

我的旅伴，停止在神學院的後面一個什麼花園的垣牆邊，我急忙的幾步趕上他。我們輕腳輕手的爬過了垣牆，在雜草叢生的花園內走，偶一觸到園內的樹枝，如珠的露水一點一點打在我們身上。我們站在屋的牆角邊，輕輕的敲那關閉着的窗戶，誰來將窗戶打開了，我看去在他後面是很黑暗的，一點兒聲響也聽不出來。

——誰？

——從楊科夫來的。



——跳進來。

在極黑暗的地方覺得有許多的人在那兒，聽到衣服擦着的響聲，足聲，輕輕的咳吐，低低的耳語。他括着一根火柴，瞧了我的臉孔，我看見牆邊地板上有堆黑漆漆的影子。

——到齊了麼？

——是的。

把窗戶關緊，不要使燈光透出去。

誰在大聲怒氣的說：

——那個聰明的人想出來的，把我們召集在這樣的房子裏？

——安靜點兒！

點了一盞小小的燈放在屋角內。房子——是空的，沒有家具什物，僅僅有兩個櫃子，在櫃上放了一塊板，在這板上——好像做籬笆的木椿——坐着五

個人。燈也放在這個『神父』所設的櫃上。在靠近牆邊的地板上還有三個人，窗櫃上有一個——少年，頭髮長長的，臉上瘦而且白。除了他和小鬍子，我統統都認識。有鬍鬚的低聲說，他將要讀『我們的不同意見』，這書的著者，是模列哈諾夫，是『逝去的人民自由派』。

在黑暗的地板上有誰在吼着：

——我們都知道！

那種秘密環境當然是能激動人的；詩是神祕的——詩的意義也偉大。當時我在那個房子裏。深深的感覺到自己好像是個信徒，正在禮拜堂中作晨禱，這便我想起了地下禮拜堂與初期的基督徒。私言耳語的聲音充滿了這個房子，但是字音却很清楚。

——無聊——不知誰又在那屋角內吼着。

在那兒，朦朧隱隱中有一塊銅閃灼着，好像是一個戰士之盔，後來我推想，

這怕是個通氣管子。

在房子裏有許多低低的聲音，他們把自己束縛在這曖昧混沌的熱烈的語句中，誰說的是甚麼，是很難了解的。從窗戶棧上，我的頭上面，發出一種戲笑和大聲的問道：

——要讀呢或是不讀呢？

這問語的是長頭髮蒼白色的少年。大家都默然，僅聽那輕聲的念書聲。有誰，擦了一根火柴，把紙煙捲燃得紅紅的，這種光輝把正在用心思慮的人們照着，他們的眼睛時而閉着時而睜得很寬很大。

讀書的人好久就疲勞了，聰智的我也倦了，雖然那些尖銳的激憤的語句使我高興聽，可是容易簡單使他們沉墜在這正確的意思裏。

忽然一下，念書的聲音中斷了——這個時候房子裏充滿了憤怒的叫喊聲：

——叛徒！

——蜜蜂在窠裏……

——這個——是羅曼英雄們所流的血。

——這是在藍雷拉諾夫，烏利亞諾夫殺了以後……

那個少年從窗戶棧上叫着：

——先生們，——難道真的不能夠用鄭重的爭論來代替侵略麼？

我不愛這種爭論，也不懂他們爭論的是甚麼，這種露叢的自愛的爭論，這種變態的與奮思想我是很難看到的。

那位少年，從窗戶棧上斜向着問道：

——您——畢史可夫，麵包工人？我——費托西夫。我們應該要認識才好。

老實講——在此地沒有什麼事做，吵是吵得久，而好處却很少。我們走吧。

同我一塊兒走的時候，他問我，工人當中有沒有認識的人，我讀的什麼書，有剩餘的時間沒有，在這些問話之間，說着：

——關於你在這個麵包店的事我聽說，——很奇怪，你有許多徒勞的工作，爲什麼你要這樣呢？

不久我自己感覺到，是需要這樣的，所以把我的生活簡單的告訴了他。他聽了我的話是很高興的，同我緊緊的握了手，對我表示一種親愛的微笑，他告訴我，經過一天以後他就要走，大概有二個星期，他回來的時候，給我知道，約在什麼地方去相會。

麵包店的事情統統都很好，我個人——一切的一切都不好。轉到新麵包店以後，我個人的工作和責任越加多了。我夜晚要在麵包店內工作，早晨要送麵包到各寄宿舍，大學院，女修道院，修道院的學生們必須要在我的籃子內選擇些好麵包，順便放些紙條，用的紙時常都是很美麗的紙條，我呢，很驚慌的，祇把特別重要的，加過點的那些語句讀了它。我自己感覺到很奇怪，當時一羣瀟灑綺麗的人，面上顯出歡悅快活的樣子，眼睛表示着聰慧有光，她們把我的籃子圍繞着，

把一塊一塊的麵包捻成玫瑰色的小足掌，——我聽着她們努力的猜想——她們寫給我的那些無恥的紙條，能夠說她們不是卑鄙下賤的思想？這時我憶起那骯髒的所謂「安慰人的屋」，我心裏想着：

——從這幾個房子一直到「無形的絲綢」都是真實的嗎？

從這些女修道院的學生中間，有一個學生穿的半敞胸的襯衫，寬大的外衣，叫我在走廊裏站着，她急忙的輕聲的說：

——若是你能把這封信按着通訊處交到，我給你十個哥比。

她的眼睛釘着我身上，她那黑黑的親密的眼睛內放出淚光來，將牙齒把嘴唇緊緊的咬着，而兩腮和耳朵顯出一塊一塊的紅瓣。我好好的拒絕了接收那十個哥比，而這封信我拿起轉交到一個審判官的兒子，是個高高的大學生，兩頰上掛着肺結核的桃花色。他說要給我半個盧布，於是默默的數着銅哥比，當時我就說，這個我是不需要，——他那時就把這銅哥比向自己的口袋裏放，但是——沒有放

進去，哥比都掉在地板上了。

他眼睛已暈亂了，看到那些哥比在地板上週圍亂跑。他用力地去洗手，把手指的骨節都差不多洗脫了，他這時連呼吸也似乎困難樣，帶着怨恨的說：

——現在怎樣辦呢？好吧，再見！我還須要想想……

他想了沒有，我可不知道，但是我還要賣麵包呢。很快的她在這修道院中消失了，過了十五年以後，她在克雷姆中學當教員，我在那兒遇見她，告訴我，她患了最痛苦的肺結核的病，又說到世界上無情的罪惡的人類和可恥的生活。

把麵包送完了以後，我才去睡覺，夜間又要在麵包作坊去幹活，到半夜就把牛奶麵包送到麵包店子內去，我們的麵包店旁邊是城市戲院，每天這些演員都要我們店子的熱麵包。以後我還要去做法國式的小麵包，而用手去揉練十五普特到二十普特麵粉的麵包——這倒不是弄來好玩的玩意兒。

這樣我再去睡兩點三點鐘，我又再去送麵包。我就這樣——日復一日的過

去。

所謂「智慧，善良，真實」把我捉住了，使我如像發癡一般的癡補藝堪。人是社會的人，我生存在社會裏，忍痛的活着和努力的學習，都祇是爲我的幻想所支配。可是很需要從這些平凡的實際生活創造一種有趣味的歷史。在卡列司托夫和魯布虎佐夫工廠我有幾個認識的，特別同我接近的是老織工李加太——劉僕佐夫，這是個聰明而好動的人，在全俄國紡紗廠都做過工。

——我活在世界上有五十七歲了，我的馬克西謨奇，你是我愛的青年，新的人！——他說話的聲音像誰要絞殺他樣叫喊，一雙有病的灰色眼睛在兩個黑洞裏微笑，在他的鼻梁上，在他的耳朵後邊許多銅鏽樣的斑點，在紗廠內都叫他「德國人」，因爲他剃了下部的鬍子，留着鼻下的堅硬鬍鬚和濃厚的下唇上的黃鬍子。寬闊的胸襟，身材是中等，當時他已經是萎縮不堪了。

——我愛到馬戲院裏去，——他說了，把左肩僵了一下，不知怎樣的頸骨也



扭痛了。——馬——這些畜生——是怎樣教練的，啊？好玩的很。我用尊敬的態度看着那些畜生，——我想：人也是可以教練得會利用聰明的。馬廠者用糖來買得牲畜，我們當然能到那小店里中去買糖。我們——對於精神上，糖是需要的，而且必是——親密的！年輕人，對人行動要親密，而不要虛偽，如像我們這樣，對不對？

他自己對人們就不親密，同人說話半輕視半譏笑的。在酒店內有一次遇見他們，當時正在圍着擲打，他已經挨了兩拳頭，我進去才把他拉出來。

——你身上打痛了嗎？我問，在秋風微雨之下，同他在黑暗的路上走着。

——喲，——這樣還不痛？他很平淡的說了。——兄弟，——為什麼同我們說話要稱「您」？

從這時我們開始認識了，最初很尊敬我，以為我是很聰慧的，當時我告訴他，「無形的絲綢」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怎樣，他想了一下叫喊起來說：

——而你——不蠢，不會蠢！你怎麼？……這時對我特別的特別的親密，如父子般親密樣。

——我親愛的，我的馬克西諾維奇，你的思想，——正確的思想，可是沒有人相信你的，這樣不多好……

——您相信嗎？

——我——無家之狗，短尾巴狗，而其他的人們是有鎖鏈的狗，在每個狗的尾巴上都有些東西纏着：老婆，孩子，手風琴，套靴。並且每個狗都住在自己的狗窩裏。不相信。我們的馬拉左夫在工廠裏——這會總是真事。誰走在前面誰碰釘子。受傷的往往是前額而不是屁股。

他說話前後轉了幾個問題，當時還有位朋友是鐵匠沙波史利可夫，楊可夫，卡列司托夫工廠的工人，有肺癆病的音樂家，聖書很熟，他非常激烈地否認上帝，各方面他都咒罵，他很着急的和堅決的證明：

——第一：我之創造完全不是依着『上帝的形像』——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也不能做，我也不是好人，不是的，不是好人，第二：如同我這樣的窮困，上帝是不會知道的，或者是知道，但是也不能幫助我，或者能援助，——可是——不願意。第三：上帝也不是全知，也不是全能，也沒有仁慈，老實說——沒有上帝。這個——是假造出來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假造的，一切生活也都是假造的，——但是這騙不得我。

劉僕佐夫由驚愕變成噁子，以後那凶惡的面孔成了灰色，於是肆口慢罵，但是楊可夫從聖經上引了許多許多光榮的語句來解除他的武器，劉僕佐夫沉默了，斂着臉皮在那兒反省自思。

楊可夫是像個長者的說話，他的面孔有點微黑，頭髮捲縮，色是黑的，好像采乾人（波希來亞人），從那瓦灰色的嘴唇露出狼一般的牙齒。他那黑黑的眼睛死死的直看到他的敵人臉上，當時似乎有種痛苦難以忍受的樣子。

我們同楊可夫分別了，這時劉僕佐夫很愁悶的說：

——在我面前是不許可反對上帝的。這樣的話我什麼時候也沒有聽到過。一切的話我都聽到過，但是這樣的話我却從沒有聽到。當然，這樣的人不是地球上的人。但是，——慚愧得很。怕是他中了熱……有趣得很，老哥，真是有趣。

他很快的友誼的把楊可夫的事情和他一切的污點，壞事都告訴了我，又把手指放在他那爛眼睛邊擦了幾下。

——這樣，——真是可笑，他又說了，——上帝，停止了我的工作？呵，是沙皇呢，你是我的親人，老實說：沙皇也沒妨害我，妨害我的實際上就是在我主人。皇上，少許給我一點也好，祇要我有點權利對付主人——這樣就是仁慈  
噯……

當他讀過『饑餓之王』以後，他告訴我！

——整個——一般還正確！

第一次看見石版印的書，他問我：

——誰給你寫的？寫得很好。你告訴我——我感謝他。

劉僕佐夫有種求知的慾望還沒有滿足。似乎有種偉大的壓力使他注意去聽沙波史利可夫毀滅上帝的話，我說了一些書和笑話他也聽了一個鐘頭，把頭一搖，喉管似乎有什麼塞着，發了感歎：

——慧教的傢伙，聰明的人，呵，其實有聰慧。

他自己看書有些困難，因為——紅爛的眼睛妨害了他，但是他還知道不少的事情，發生不少的蒼疑：

——德國人有非常慧教的工藝技術的時候，——國王就請他到國家機關去。

我們談話之間，又說到伯伯爾。

——伯伯爾這個人你知道嗎？

——知道——他簡單的答復我，用手搔着自己的頭。

沙波史利可夫的生活沒有痛苦的擾亂，他竭力去毀滅上帝，譏笑僧侶，對於教師牧師特別的仇恨。

有一次劉僕佐夫很和順的問他：

——楊可夫，祇是專門反對上帝，你說怎麼的？

那牠會引起更大的罪惡：

——我信仰上帝差不多有了二十年，有什麼妨害了我呢？忍耐。爭鬧——是不可以的。上天規律。生命永恆。聖經上載得清楚，——我看：要去想想。去想想，李加太。

嚶，若真正的動手，去破壞那「無形的絲綢」，他大概要哭泣叫喊：

——這樣——早就該死呢！

我還有幾個很有趣味的朋友，所以時常我跑到謝米諾夫的麵包坊找老同事，他們見我非常歡喜，說話談笑。——但是劉僕佐夫住在亞丹司密村，而沙波史利

可夫又住在韃靼村，有很遠的路程，彼此之間有五個俄里，我很難時常見到他們。而到我這裏來——又不可能，因為沒有招待客人的地方，到我們新的麵包店，那兒又駐得有兵，麵包坊後面就是警察局，圍牆都是連接到的，能够爬垣牆到我們這邊來的都有正式的「青色制服」，他們來是爲——官長買麵包或者是買麵包爲自己的。——還有——我不是很「特出的人物」，所以也沒使人對於這個麵包店特別的去注意。

我看看，我的工作是不有意義的。人們什麼事情也不幹，錢櫃的錢流出得太隨便了，以致有時沒錢支付麵粉賬。這時候紀林可夫，摸摸自己的鬍鬚，失意嘆氣的說着：

——破產。

他的生活也很壞，紅頭髮的納士卡也使他生氣，各方面看去都是灰色的，都覺得對他有一種侮辱。

納士卡她一直到安得列那兒去，似乎沒有看見他樣，他，祇有苦笑，就是在路上遇着她也祇嘆嘆氣算完事。

他有時也告訴我：

——一切都太隨便了。一切人可以拿去一切東西，——也並不知會一聲。自己買了一雙短短的襪子——馬上就不翼而飛了。

這個曾經成爲笑話——關於這雙襪子，——但是我沒有笑過。我看這個人，是很廉潔的，很謙遜的一個人，努力去傲有益的事情，而他的四週的人關於這些事都認爲沒有重大意義，並且去破壞他。紀林可夫沒有計算人們對他的好壞關係，但是——他有權利特別去注意對他們的關係——友誼的關係。他的家庭很快的瓦解了，——父親病死了，把他安葬在教堂的旁邊，他的弟弟開始同女人一塊兒遊蕩，飲酒，妹妹，好像陌生路人，她已經與一個紅頭髮學生有了一段不幸的戀愛。——我時常看見，這女人的眼睛是因流淚而腫了，因此我就仇恨這個學生。



我當時覺得我是愛上瑪利亞了。我也愛我們店的女販賣員娜杰施，身體胖胖的面上紅紅的和那蜜一般的含着微笑的口脣。我一般的愛這樣的女人。我的年紀，性情和我的孤寂生活都要求我去與女人結婚了，這個有時間性的快要過去了，比之過去更快呢。我必須娶女人的擁抱，或是特別一種友誼的女朋友來安慰，這裏我要公開的說自己的話，這時我的思想還是荒唐沒有系統，感覺還是混沌的。

朋友，我還沒有。人們看我好像是「商品」，「原料」，沒有激起他們對我的同情，沒有引起他們對我的公正。當時我開始同他們談話，不是關于我自己的利益，而是與他們有利益的。他們向我建議：

——丟掉這個吧！

古力·布列特列夫被捕和轉押彼得堡去了，在「十字架上」哪。這是清早在街上，李凱孚列維奇遇着我，他開口便告訴我這樣的消息。他當時似乎勝利和光榮的樣子，胸脯帶有許多勳章，——好似閱兵回來的，——他把手舉起放在軍帽

邊上，默默的跟我走，但這時停止着，忽然像發氣的在我後面告訴我：

——古力·亞力山大諾維奇在今天夜間被捕了……

搖了一下手，又輕聲的補說了一句：

——這個青年算完結了！

這時我明白，在他那滑稽的眼睛內也似有淚光輝煌。我以前就知道，布列特列夫是自己期待被捕的，事先同我談起了這件事並且要我不去會他，劉僕佐夫也不要會他，他這樣友愛的告訴他們，也如同告訴我一樣。

李凱孚列維奇，看着自己的腿，很枯燥無味的問：

——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呢？……

夜間我到他那兒去了，他微微的動了一下，坐在床上，飲着汽水，他的老婆弓着背在窗戶邊，補短褲子。

——這樣——巡官開始說了，搔着胸脯的狗熊般的絨毛，眼睛隨着我身上想

着。——逮捕了。在他家內搜查出一只鍋，——他在那鍋裏正染染料，以備印刷反對皇家的文字。

他把痰吐在地板上，很憤氣的着叫老婆：

——給我的短褲子！

——等一下。她回復了一句，但頭仍俯着沒有抬起來。

——希望，——老人說了，用眼睛以示女人。——我——漸愧得很。同樣的

——學生用什麼方法能夠反對皇上呢？

他穿好衣，當時說着：

——我，去一分鐘……你把茶爐子升起火來。

他的老婆沒有動，望着窗戶，但是那時候他已隱藏在哨所的門後了，她，很快的轉過頭來。用緊緊的拳頭向門外比試，用很凶惡的樣子，咬牙切齒的說：

——老死尸！

在她面上有不少的淚光，左眼睛是閉着的有很大的傷痕，跳了一下，到了爐子邊，把茶壺斜放着，如像蛙叫着：

——我欺騙他，這樣欺騙他說他勝利了！狼戰勝利了。你——不要相信他，一句話也不要相信他！他將要逮捕你。他造謠，——他不憐憫任何人。他是個漁人。他——完全知道你的事情。他靠着這過生活，逮捕人是他的慾望。

——她轉到我的前面來低聲的問我說：

——你高興我麼，啊？

當時我不高興這個女人，但是她的眼睛很凶惡的樣子瞧着我，並且表現出非常苦惱的態度，我擁抱她撫摸她的頭髮，散亂的頭髮，和肥胖的臉。

——他現在去偵探誰？

——去李卜羅斯基，不知在什麼門牌。

——什麼名字你不知道？……

嬌然的笑了一下，她回答說：

——你看我要告訴他你問了我一些什麼話。他去……偵察古力……

說了她又跑去爐子那邊。

李凱學列奇帶了一瓶酒，酸莓子，麵包回來。盡力的飲着茶。瑪莉娜，坐在我並列，很親密的款待我，用她少婦的眼睛瞧着我的臉，她的丈夫向我吹牛：

——這無形的絲綢——繫在人們的心靈上，骨髓上，哦——人們該維繫他！

皇上——民衆的——上帝。

忽然之間問着：

——你，讀了不少的書，四福音書你讀過沒有？怎麼樣，依你看來，那裏面都正確嗎？

——不知道。

——依我看來，——寫的是多餘的。——很不少的例子，——說乞丐是……光

榮的乞丐，——這樣他們比什麼光榮呢？簡直是瞎說。一般的——又說不幸——這又是令人難以了解的。老實說：不幸是由貧窮來的。不幸——這個意思——就是不好。而誰貧窮呢？——他沒有說，要是這樣去討論，那末——比較好。

——爲什麼呢？

他，用很奇怪的眼睛注視我，默默無言，而後來却很鄭重的嚴正的談起來了，看當時那個形勢——他的思想都是很有考究的。

——在四福音書上有許多憐憫的，而憐憫是——有毒的東西嚕。我這樣想。憐憫那些無用和有毒的人是需我很大的氣力，如像貧民院，牢獄，瘋人院這些人樣。援助那些健全的，強壯的這才不會徒勞無益。而我們去幫助那些軟弱無能的，他對於你有什么利益呢？我們得想想。要了解——四福音的出發點，好久已離開了實際生活哩。哼，你瞧吧——布列特列夫爲什麼完結的？爲着憐憫。好，乞丐起來了，而學生倒霉了。這些聰慧在何處，哼？

這樣的思想在這樣的形式當中我是第一次聽到，雖然以前聽到過他們，然而我却沒有想他也會如此的生動而廣播。我過了七年以後，我讀了一本尼采的書，才很明確的瞭解卡山城巡兵的哲理。我可以說：我以前在生活中聽到過的一些思想，在書本上却很難遇到。

而老的「狩獵者」都說了，用手指在鼻子下邊敲着拍子。枯瘦的臉上有許多皺紋，但是他不向我看，而瞧着那發光的銅茶壺。

——現在你去吧，——他老婆第二次來提醒他。他沒有回答她的話，可是惹起他叨叨不絕的表演自己光榮的思想，忽然他的談鋒又轉到另一條新路上，我很難捉摸到他的思想。

——你——不是笨人，有知識的，難道你一生就在麵包坊工作嗎？要是你爲政府辦事你還少了這點工資……

當我聽他說話的時候，我想着，在李卜羅斯基街有個人我以前不認識，我怎

樣去告訴他李凱孚阿奇在偵探他呢？那兒，有一家，住的人是不久從充軍的地方放回來的，是從楊魯托夫斯基放回來的，雪爾格·積莫夫，這個人的歷史有人告訴我是非常有趣味的。

——有智慧的人應該住在山尖上的，好像蜜蜂住在蜂窠內，黃蜂住在蜂窩內，沙皇陛下……

——看看——九點鐘了，——女人說。

——有鬼！

李凱孚阿奇站起來，扣着制服。

——不要緊，坐馬車去。再見，老弟。走吧，不要客氣……

從哨所出來，我同自己說，無論甚麼時候我都不去李凱孚阿奇家內做客了，雖然過去很有興趣，可是現在這個老人完全與我分離了。他的話當中尤其是說憐憫是有害的東西，這句話是我心中永久的紀念，我感到在這些話中也有些真



理，但是頗討人厭，因為他的淵源——總是警察的。

這個題目時常有不少的爭論，他們之間有一個爭論特別激動了我。

在城內有個托爾斯太派（這是我第一次遇見的托爾斯太派，）——身材高高的，棕色的面孔，是個神經質的人，黑的鬍鬚好像三角架，厚厚的嘴唇同黑人一樣。曲屈的背，他是經常看到地下的，但是那禿禿的頭不時的轉動着，黑黑的眼睛很靈活的注視到他的四週。我們在一個教授的住宅內談話，當中還有一個瘦弱的小神甫，穿的是件黑色的絲的袈裟；這袈裟正好烘托出他那蒼白的，美麗的面孔，上面浮着灰而冷的眼睛中之乾枯的微笑。

托爾斯太的信徒說了好久關於四福音書的永垂不朽的真理；他的說話聲帶是很壞的，語句也簡短，但是他的話是很尖刻的，使他們聽到都感覺真實。方。他的姿態，左手撐着頰，右手放在衣袋口內。

——優伶，——在屋角內耳有人語。

——很像在舞台上，是……

在不久以前，我讀了一本書——是加持力教反科學的鬥爭。這中間有個人說，他相信仁愛可以救濟世界，他正準備着，把仁愛搬到人間去。

他曾穿件白襯衣，袖子很大，披着一件頗難形容的灰色的舊晨服，這也是他與衆不同的地方。在說教的末尾，他高聲叫喊起來了：

——這樣——你們同基督在一塊兒還是同達爾文在一塊兒呢？

他投了這個問題，好似投一塊石頭到那擠滿了青年人的屋角內，那些青年男女們的眼睛都含着恐怖與熱情來望他。他的話，看起來，統統是奇妙的，人們都沉默不言，只是低頭深思。他又很熱烈的聽了他的遇圍和歡喜的說：

——只有法利賽人才企圖把這兩個不可調和的原則聯合起來，這樣的聯合，等於最可恥的欺騙了自己，並且以說言了解人類。

那小神父站起來了，很斯文地擺一擺袈裟的大袖，很流利地談起來了，面上

帶一種謙遜和殷勤的微笑：

——你們，很明瞭的，關於法利賽，要保持一種粗野的見解，實際上，牠的本質不僅是種錯誤而且是種罪惡……

他所說的給我很大的一種驚愕，因為他證明法利賽是猶太人啓示之真實的純潔的保持者。猶太人時常同他一塊兒去反對他的敵人。

——得看看書，如像，伊西法·佛拉衛……

有一位托爾斯太的信徒跳起來，頓着腳絕叫：

——現在人民去同自己的敵人反對。另外一個人，這不是人民自己的意志，而是被壓迫去幹的，那末我也是你的佛拉衛？……

以後這小神父和許多人都爭論到一些部分的小問題，在這時候的主要論題反而消失了。

——真理——這是愛情，——托爾斯太的信徒叫喊着，他的眼睛表現出一種

憤怒和仇恨的火花。

我自己感覺到，沒有把他們的意思捉住，我時常想，地球上再沒有比我這般笨無用的人了。

托爾斯太的信徒，擦擦自己的臉，又叫喊起來：

——把四福音書的思想拋棄了，爲着掃除虛偽的幻想這是將來必需的！這個——才是真實！

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怎麼辦？若是生活——爲着幸福不斷的在地球上鬥爭，仁慈和愛情就應該成爲妨害鬥爭勝利的東西呢？

我知道了托爾斯太信徒中的一個名字——卡諾斯基，我也知道他的住址，在另外一天的晚上我去拜訪他。他住的家裏有兩少女是地主的女兒，他同她們在花園內一張桌子後面坐着，花園的垣牆又舊又高。他穿的白色的西服，襯衣的顏色也是相同的，把它扣在那黑茸茸的胸脯上，身體瘦瘦的，長長的，好似銳角樣，

——他很好的回答了我的問題，關於甚麼是無家的使徒，真實的傳道者。

他用銀杓子在盅子內取牛奶，用他的厚厚的嘴唇去喝，但每一杓子都先在口邊吹出一些白點點來，覺得這樣喝着是很有滋味的。侍侍他的，都是少女，有一個女人站在桌子邊，另外的女人——站在菩提樹下雨，手在胸臆上放着，眼睛瞧着地下。她們穿的輕軟的紫丁香花的大衣，顏色花樣各個人都是一樣的。

他很願意的，親密的同我說關於愛情的創造力，關於這個，感覺得要能暗示自己的靈魂，唯一的是要能夠「聯繫到人的精神世界內的」——愛情，散佈到生活的各部分去。

——僅僅是這個才能夠把人類聯繫起來！沒有愛情——就不能夠了解生活的真諦。此地它又告訴我們：生活的規律——鬥爭，這種——盲目的精神，預料是要沉沒的。火不能戰勝火，同樣罪惡沒有力量戰勝罪惡！

當時少女們相互的挽着手，向花園裏走回家去了，而這個人，睜着眼睛注視

她們的足跡，問着：

——啊，你——是誰？

我聽着，開始用手指敲着棹子，人——各個人需要努力在愛情的領域內去求得精神的安慰，而不需要努力去改變生活的位置。

——人愈是站得低，他就愈接近現時生活的真理，愈接近神聖的智慧……

在他這個「神聖的智慧」認識之間我有點懷疑，但是我完全沉默沒有說話，當時我感覺到他同我是很枯燥的；他看了我一下又把視線轉動了，打了一個呵欠，把手交叉放在自己的後頸上，伸了一下脚，眼睛閉着，咕咕嚕嚕的，好像說夢話樣：

——祇有溫柔的愛……才是生活的定律……

戰慄的，震顫的手，向空中摸索着，並且對於我像有點害怕的樣子：

——怎麼地？我疲乏了，原諒一下吧！

重新把眼睛閉得死死的，牙關咬得緊緊的，好像患了什麼病似的，他的上嘴唇翹起，下嘴唇摺起，稀疏的上鬚鬚豎起來。

我走了以後，感覺得在他的純樸之間有種紛亂的思想和非友誼的情緒。

過了幾天，是個很早的早晨，我送麵包給一個認識的助教，是個醇淡，無妻者，同時在那兒又看見了卡諾斯基。他，大約在夜間沒有睡覺，他的臉上是褐色，眼睛是紅腫的，——我看他是喝醉了酒的樣子。托爾斯金助教，醉倒在地板上爬，坐起來手內拿着煙捲又捏着下衣，地板上亂七八糟的擺着家具，啤酒瓶子，上身的衣服，自己坐着顛顛倒倒的叫喊：

——仁……愛……

卡諾斯基很尖刻的和勁氣的叫：

——沒有仁愛！現在我們離開愛情去沒落或者將來強迫着爲愛情去鬥爭，

——老實一句話：斷定我們是要消滅的……

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引到一間房子內，把助教的話告訴我：

——是的——問問他——他想要什麼？問問：想要人類給他的愛情？

一雙滿眶淚水的眼睛瞧了我一下又苦笑的样子：

——這個——麵包工人！我應該給他東西。

身子戰慄不安，手放進口袋內，掏出一把鑰匙來，當時把我拉住：

——挪，統統拿去吧！

但是托爾斯太的信徒，把鑰匙拿起了，戰慄的捏住我的手。

——前進吧！以後總要比這樣好。

把麵包扔掉了，捏住我，到屋角裏一把長椅子上坐着。

他不知道我，不曉得這個也曾使我很高興的，尤其是他說脫離了愛情生活要

沉淪和心坎上隱痛的話，是我很好的紀念。

有許多事實很快的告訴我，他在那一羣女人之間愛上一個女人。可是她們姊



妹之間自己創造不少的快樂，反對戀愛並且視戀愛為罪惡的事情；她們時常在房內說，爲着愛情說教的很快的是會從他的家中拿回去的。他不久也就離開這個城市了。

愛情和仁慈在人類生活中的意義問題——是很久了，很複雜的問題——發生在我出世以前，開始的時候——在我的精神上沒有一定的形式，但是很尖銳的感覺到在我的心靈上不調和，——以後——，有顯明的形式一定的明瞭的感想：

——愛情有怎樣的作用？

我所讀的一切東西，都充滿了基督教和人道主義的思想，以及對人類的同情心，在此地我所認識的好人都很雄辯地很熱烈地談說這些東西。

但是我直接考察一下，則完全沒有對於人類的同情心。生活在我的前面展開一條無有終結的仇恨與殘酷之鎖鏈，一個醒醒的，不斷的爲着估價微小的事物的鬥爭。我個人需要的僅僅是書籍，其他的一切在我的眼睛內看去都是沒有什麼意

義。

準備到街上去，在大門口坐了一點鐘，爲着想去了解，這所有的馬車夫，守門的，工人，官僚，小商人——他們的生活爲何不像我一樣。而我所喜悅的那些人又爲何不要那些東西，不到那兒去。此地我所崇拜的人，我所相信的人，——都是很奇怪的孤零的人，——中間大多數，都是污穢和滑稽的工作如像螞蟻樣；這種生活我看到是很蠢笨的，是枯燥無味的。我時常看見，人們說的仁慈和愛情都是口頭禪，在實際上對於自己還是要服從一般的生活秩序。

我會經很困難過。

有一次歐格拉佛諾夫，顏色黃黃的，瘦瘦的，全身都有些浮腫，嘆着氣，告訴我說：

爲着把人類從疲乏的生活解放出來，需要努力的殘酷的去鬥爭，因爲各個人和一切的人都被生活壓壞了，如像厭惡可咀咒的秋天樣！

當時正是初秋，秋雨，微寒，富人正好害病和自殺。拉佛諾夫似乎中了毒樣，也討厭這秋雨寒風，這時他的身體在這樣的天氣景象之中更加脹腫了。

獸醫的房東，裁縫米里可夫，是個瘦弱的，良善的人，所有讚美聖母的詩歌他都知道。他自己生的孩子——女孩子七歲和高等小學生十一歲有三個尾巴，而他的老婆又被竹尖錐傷了腳板，很感傷的說：

——世界的法庭判決我，彷彿我要變成中國人的生活形式，可是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在圖片上看見了中國人而外，什麼時候也沒有看見過中國人。

他的工友中間有個人，是悲傷的，多血液的人，裝做著『東基男人』叫喊，說着自己的主人：

——我怕那些好心腸的人們，那些善良的人們！兇猛的人一下子就可看到，並且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有時間去避免他，而善良的人一下爬到自己的面前還沒有聽見他，彷彿一條兇惡的毒蛇，爬到柴內面而忽然在最光亮的地方又傷了你的生

命，我怕善良的……

東基男人的話，簡單的，滑稽的護諷，對於自愛的派里可夫，——是正確的。

我自從離開了巡查官以後，我就想過了這些問題。

風在虎虎的叫喊，只有路燈的火光在顫動，暗灰的天空也好像在顫動，他以細如塵埃的十月之雨灑向大地。着了雨的妓女在街上抱一個喝醉了酒的人，抓住他，推他，他口中啣磨一些話，而又怨恨着滾滾着。這女人疲乏的啞聲的說：

——你只有這樣的命運呀……

——怎麼，——我想了一下，——誰個捉住了我，在一個不光明的地方扯拉，當時把我弄得很骯髒的，悲哀的和奇特的人了，這時我異常的疲乏了。

這些事可以不去想牠，但是這些思維在腦子內燃燒着，就是說這個悲哀的夜晚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精神的疲乏，如像微菌到了我的心靈上。從這點鐘起我感覺

到自己是種糟糕，我去從他人和敵人的眼光來看我自己，自己覺得乏味。

我看到，在每一個人心中都有很複雜的和銳利的矛盾，不僅在口頭上而在行動上也是一樣的，可是又覺得，——他們的演進則特別嚴重的壓迫我。我看到這種變化在自己方面，更覺得糟糕。各方面對於我都非常的嚴重——對於女人和書，對於工人和快樂的學生，但是，我無論在那方面都沒有成功，「一事無成」，這是旋轉着，正像獨樂螺樣，而誰都難忍受這種痛苦，但是我只得忍受這有力的生活壓迫的痛苦。

當我知道楊可夫·沙波史利可夫病在醫院的時候，我就到醫院去看他，但是在那曲口拐角上，有個肥胖的女人，鼻樑上夾了一副眼鏡，身上穿了件白大衣，紅紅的面孔，連耳根都是紅的，沒精打采的告訴我：

——快死了。

我當時沒有走開，可是沒有說話，沉默的站在她的面前，——她生氣的說：

——「噲？還想做什麼？」

我也生了氣和她說：

——你——是傻瓜。

——尼古拉，——趕他走！

尼古拉正用一塊舊布擦一根什麼銅桿子，他吼了我一下，並用銅桿子打在我的背上。當時我抱住他，把他一下拋到街上坐在醫院的石階旁邊水草上。他一下也沒有動，默默的坐了幾分鐘，死死釘着我的眼睛看，而以後他站起來了，說：

——「廢囉，你，是一條狗！」

我走到德爾文斯基公園，坐在那紀念詩人的石塔旁邊的石頭上，這時我深刻的感覺着我將怎樣使這些無教養的，兇惡的人不要成人羣中的害馬並且使我有權利去鞭撻他們。但是，這天雖是星期日，到公園來遊玩的人沒有，圍的四週——

也寂無人聲，僅是風在叫喊，把落葉捲在空中飛舞，電燈柱子上虎虎的風似乎播音機傳播音樂樣。

天空現出深藍色來，但有一股寒氣將這公園圍籠着。有很高很大的紫銅的偶像出現在我的前面，我看看這個銅像並且想：楊可夫也是住在地球上一樣的人，他竭力去毀滅上帝的一切精神上的力量，但他死是死得平常的，死得平常的。在這裏也許是很悲痛，很不幸的。

——尼古拉走了；他還應該同我打或者叫警察送我進牢獄去……

我走到劉僕佐夫那兒去，他坐在自己的小屋內桌子傍邊，在一盞小燈前面補着衣服。

——楊可夫快死了。

老人拿着針把手伸起來，看看，想要畫十字的樣子，但僅是很快的用手做了「一」下，接着把針放了，輕輕的，咕嚕了一會。

以後——叫喊着：

——這中間——一切我們都是要死的，我們有這樣的蠢笨，——是的，老哥！他，不知怎麼的，也快死了，那個銅匠快要死了。在這個星期日，同些憲兵，學生，我們去看古力，聰明的銅匠！他同學生們在一起弄不清楚。你聽到學生們騷動起來——真的嗎？可是我什麼也沒有見到……

他把自己的爛衣，針線都交給我，而自己，手放在背後，在房子內踱來踱去，等了一會又叫喊着：

——廢——此地，——什麼地方有火光閃耀，而只有鬼在叫喊——更使人煩悶哪！這是個不幸的城市。只要火輪船行走，我是要離開此地的。

停了一會兒，抓了一會頭，問着：

——啊——到什麼地方去呢？什麼地方都去過。是的，什麼地方都跑到了，而結果是辛苦了自己。



吐了一口痰，他補充的說：

——嚙——生活也是，可惡。活着，活着，而——什麼也沒有活出來，不論在靈魂上，在肉體上……

他沉靜了，站在門邊屋角內，彷彿在注意聽什麼似的，以後他決然的走到我的前面，坐在桌子邊：

——我告訴你，我的馬克西謨奇，——楊可夫爲着反對上帝把自己的心血都費盡了。沒有上帝，沒有沙皇，將來好一點是不會的，若是我否認牠們，而就要人們對於自己要生憤恨，把自己的生活顛倒起來，——唉！癡癡，我老了，現在晚了，一切都快要停止了——苦哪，老哥！去嗎？謝謝……我們一同到飯館子內去，喝盅茶……

我們往飯館內走，路上黑闇，看不清楚道路，他抓着我的肩膀，咕咕嚙嚙：

——記住我的話吧：不能忍耐的人，任何地方都要憤怒，都要破壞——把自

已弄到地獄裏面去！沒有忍耐……

我們到飯館去得恰恰不湊巧，飯館內有許多水手在那兒打架，門首還有兩個啊拉夫斯基的工人把守着。

——每個星期日此地都有人打架！——劉僕佐夫很嘉獎的樣子說，當時取下眼鏡，又叫着守房子的自己的同事，叫他快點捉住去打，很高興的鼓舞煽動：

——捉住，花布呢卡！小蛙！壓住身上！啐——嘎嘿！

這些水手們一拳去，一拳來，壓上，胸前，任拳頭打去，使這個聰明的老人很高興奇怪，好像對他增加了多少幸福。打架是沒有罪惡的，是很快活的，可以盡所有的力量，去大胆的幹；在門傍邊有一堆人都在撕打，工人們用着板子去打，猛烈的叫喊：

——打死那個禿頭的軍官！

有兩個在屋頂上，唱着特別颯爽動聽的歌：

我們不是小偷，我們不是騙子，我們不是強盜，

我們是船上的伙伴，是運夫。

警察的哨子在叫喊，那黑暗的當中有銅鈕扣的光在閃爍，脚下是污泥磷得不堪，而屋頂上又發出悅耳的歌聲：

我們投網在無水之岸。

在商人之家，在地窟，在貨棧。

——站住！躺在地下是不可再打的……

——老伯——捉住，緊緊的捉住！

以後劉僕佐夫，我，此外還有五個人，這是敵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弄到禁閉室內坐着，在黑暗寂靜的秋夜我們又唱起歌來：

聖潔，我們獲得四十尼捷克。

他們有的還在亂談。

——在瓦爾卡的人民好到極點了！——劉侯佐夫很狂喜的說，鼻子轟轟的，眼睛擠了一會，又在我耳邊說：——你——跑就算了！把一分鐘就跑了！你爲什麼要坐在禁閉室受苦呢？

我和一個長長的水手，他在我的後面，我們爬過垣牆，走一條側近的小路跑了，其他的人——以及聰明絕頂的李克太·劉侯佐夫自這夜以後都沒有會見了。

我的四週都是空虛的。這時候有種學生的風潮開始了——他們的思想我不了解，主張——不多顯明。我看見了一些虛榮，當時沒有感覺到虛榮的興趣，我想了一下，爲着幸福的去學習，就要在大學內能夠忍受那些麻煩。若是給我提議：——去，學習吧，但是爲着這個，逢星期日，要到尼古拉斯去，我們將來給你一頓棒打！——我，誠懇的，來接受這種條件。

我走進謝米諾夫的製餅乾的作坊，當時我看見，集合了許多製餅工人，要到大學內去打那些大學生：

——我用鐵錘去打！——他們用兇惡歡喜的態度說。

我與他們爭辯，與他們吵罵，但是忽然之間又感覺到，我沒有什麼要求，沒有什麼話去擁護學生們。

我還記得，當時我從地窖內走出來，我的心上有許多苦悶，我想必須把它消滅才好。

到夜晚我坐在卡板河岸上，用石子往那黑水中間擲水漂兒，當時我想到了——句話，狠不安的把它重複着：

——我做什麼呢？

從苦悶的當中去學玩提琴，每天夜晚在店子內拉着它。可是小老鼠和更夫總要來擾亂我的音樂。我愛音樂，我當時特別努力去學習，但是我的先生，是戲院內的提琴師，有一次正是上課的時候，——當時我從店子內出去了。——他打開店子內的錢櫃，把他的口袋都裝滿了，我回來知道了，才把錢從他的口袋內又拿

回來。我這時在門口看看，他低着頭，表現出特別乏味的神情，臉上紅紅的和輕聲的說：

——噲——打吧！

他的嘴唇顫抖着，從無光的眼晴流出像油一般的淚，一點點的非常的大。

我想打這個提琴師，可是我沒有這樣做，我只把他那裏拿回的錢放回錢櫃內。他把自己的口袋翻了翻，向門外走去了，但是，走了幾步又停止了，用蠢笨的和可怕的聲音說：

——拿十個盧布來！

錢我給他了，可是學玩提琴的事也就從此完結了。

在十二月我決心要自殺。我試寫這樣一篇小說『自瑪加爾生活事件』。但是我這篇小說寫出來——沒有成功，笨拙，不精巧和缺乏內部的真實性。可是小說的結構上最寶貴的是要內部真實，恰恰在我這篇小說上缺乏這一點。事實上——

也是正確的，因為我所描寫的人似乎對於我不多親切，假說不講小說在文學上的價值，那末他對於我是沒有多大的興趣，——似乎我已經超越了一步樣。

在市場內買了一支左輪手槍，裝好了四顆子彈，我對準自己的胸脯打了一槍，當時自己以為是打中了心上，但是祇輕微的傷了一點，經過了一個月，非常的臉紅，感覺到自己不應當那樣蠢，又重新到麵包店內去故工。

過了不久。在三月底，夜間從麵包坊到店子內去，我看見拿槍的烏克蘭人在房子內。他在窗子邊一把椅子上坐着，口內含着很粗的一根紙煙，眼睛特別注視窗外天空中的雲煙。

——你得閒嗎？——他問了，不健康的樣子。

——有二十分鐘的閒暇。

——請坐下來我們談一會兒。

好似平時一樣，他穿的是件黑皮的哥薩克的大衣，他的胸脯很寬，鬍子也密

光，嘴唇向前突出來，色是黃的，短短的尖銳的頭髮，在他的脚上有若干痛苦一雙笨重的農民的皮靴，從這皮鞋蒸發出來的氣味特別臭而難聞。

——噲——他很平靜的和輕聲的說，——你願意到我那兒去嗎？我住在卡位諾托夫村，往瓦爾卡河下去四十五個俄里（二俄里約中國兩里）那邊我有一個小店，你將來那裏幫助我在生意上照顧一下，這個店子搬出來還不久，我還有許多好的書，可以幫助你的學習，你同意嗎？

——是的。

——到星期五你就乘火船去，星期六早晨到庫爾巴托夫碼頭，你問卡拉諾托夫村划渡船的，——華西雷·巴可夫。你這樣記着吧，——我將早早在那兒等着和你相見。再會。

站起來，一隻手握着我，而另外一隻手放進懷裏，拿出一個銀手錶看，又和我說：



——六分鐘就完了！是的——我的名字——米海爾·安托諾夫，而姓呢，羅波河。

他走的時候，沒有回頭看，拖着一雙笨重的腳，很魁梧的樣子走了。

經過了兩天我去到卡拉諾托夫村。

瓦爾卡河剛剛解凍，河裏的水是污濁不堪的，灰色的，脆弱的冰塊在河裏順着水流着，旋轉着，帆船向前追趕牠們，牠們相互碰擊得刺刺的響着，風不斷的——一陣一陣吹着，把帆船搖動如像『浮標』樣，三月間的太陽，躺在破碎的冰塊上放出潔白的光來。帆船載了許多重的東西，桶子，麻袋，箱子，帆船上升得有帆，——皮拉納是偶青年農民班科夫，穿一件羊皮製的大衣，鈕扣上有各種不同的花樣。

在他的臉上具——平靜的，眼睛現出冷光，他沉靜寡言很少像個農民。苦苦斯金，穿件破爛的農民的衣服，帶頂黑綢的牧師的帽子，在他的臉上有雀斑和痣

擦了的傷痕。很長的冰塊散在前面，他動氣的罵：

——讓開……你往那裏爬……

我同羅曼司在一塊兒，坐在亂下面箱子上，他輕聲的對我說：

——我不愛農民，特別是——富農！你此後也會不愛他們的。

苦苦斯金，把孤竿放在自己的腳邊，轉過來向着我們，很狂喜的說：

——特別是你，安東利奇，牧師也不愛……

——這個是真的，——班科夫堅決的說。

——你對於他是個惡狗，是個喉中之骨！

——但是我有朋友——你們將來可以有朋友——我聽到這烏克蘭人的聲音。

冷得很。三月間的太陽還不多暖和。在兩岸有很多探體樹的枯枝在風中擺舞

着，小叢林內，山的腳下都有不少的殘雪和未融完的冰塊。在河內的——冰塊，

真正像一羣白羊。我這時感覺到自己如像在這羣羊之間。

苦斯金，把煙裝好在煙斗內，用一種哲學家的口吻說：

——假定，你不是神父的老婆，但是他依着自己的義務去做，他對於宇宙間的一切一切的事物都會有愛情，如像書上描寫的一樣。

——這是誰個傷害了你？——羅漫司問着，以後笑起來。

——這樣，人們有種什麼黑暗義務的話，大概是——騙子說的。——苦斯金很輕蔑的說了。又——用種自傲的態度：

——沒有，祇有正教徒們打我一次，這個——是真實的。總是我不能了解，

——我現在還是活着。

——為什麼打你？——班科夫問着。

——昨天嗎？難道是——

——嚕——昨天？

——是的——難道可以了解，為什麼打？我們人民是有毒的山羊，現在只要、

一點不滿意——是可以打的！我以為自己這種義務——是蠢才！

——我想，——羅漫司說，——爲了你的舌頭打你，因爲你說話太不小心了。

——或者是這樣！我是個有些好奇心的人，一切的事情我都喜歡問。這個對于我——是很快活的，可以聽到許多新聞。

帆船的前嘴一下撞住冰塊上，幾乎撞沉了。苦苦斯金，拿住抓竿，把冰塊撥開，班科夫用責備的態度說：

——你得注意你的工作，士捷汗！

——你不要同我說話！——撥開了冰塊，苦苦斯金口內咕嚕的說。我不能在幹事的時候又要同你來說話……

他們當時的爭論不多鬼惡，而羅漫司和我說：

——這地方很壞，沒有我們烏克蘭那兒好，但是人們——却要好些。都是很

有才幹的人民！

我很注意聽他的話，並且相信他。我喜歡他聲平氣和的說話，而且簡單，切要。覺得，這樣的人知道很多的人情世故，而自己又知道做人的範圍。我特別的高興，他沒有問我——爲什麼自殺？其他的一切，在他都已經問過，這樣更使我對於這個問題焦急。因爲——很困難答復。鬼知道，爲什麼我決定要自殺。這個問題的答復是又長又蠢，連自己也不相信，我只有哈哈的大笑。關於這個問題一般的我是不願回憶它的，——因爲在瓦爾卡這樣好，這樣自由，這樣快樂。

帆船到一個河岸底下，在河的左邊很寬有很急的流水，船就一下擡進那沙草邊上了。看看，好像水要衝進來了，于是快快划到一個小堆的邊上去，忽然又遇到漩水窩和崩土以及流水的轟轟叫喊。太陽在微笑，喜雀在牠們的黑的羽翅上發出光來，站在牠們的巢內，刮刮的叫喊。在受着太陽光熱多的地方許多草木的綠芽向着光明的陽光吐發。身體上——冷的，而在精神上很快愉，而且在這個時

候發生出很多可愛的光明的希望。在地球上都是很愉快的。

在中午船行到卡拉諾托夫村；在高高的，崎嶇的山上有個碧色的教堂，從這個教堂延伸至山麓，有許多好的堅固的房屋，黃色的狹小的屋頂和用蘆葦蓋的織紋閃耀着光輝，簡單而又美麗。

我多少次想過這樣的村莊，並且還有輪船從這村莊前面經過。

那時候我與苦苦斯金在一塊兒，我開始做東西，羅漫同從船邊上把麻袋給我，說着：

——但是——力量你還有麼！沒有注視我，問着：

——在胸臆不痛嗎？

——一點不疼。

我曾經很精密的成覺到他的問題，——當時我特別不去願意，因為我自殺的企圖有許多農民都知道。

——有了力量，可以說——勝任重點的職務，——苦苦斯金隨便的說。——  
有個青年胆大的人，在什麼省呢，年輕人？是下城人麼？也是爲着麵包焦慮。而且還要——『注意茶葉，怕茶葉飛了』——這個對於你也很複雜的。

從這些山的中間，有許多小河，可愛的是不斷的流水和銀花雪浪，有個瘦弱的農民，穿件襤褸的襯衫，捲縮的鬍鬚，紅頭髮上面有頂很厚的帽子，沿着行船的河流，依着鬆軟的粘土，搖搖擺擺的，大脚大步的走去。

當時走到河岸邊了，他用響亮和親密的口吻說：

——我同坐船去。

持着一根大棒，把其他的東西放在船邊上，輕輕的一跳就到船艙內了，于是用軍官教操的口吻說：

——把腳放在這傍邊，行船不要坐船邊，特別注意這些箱子。兄弟，到這兒來，幫幫忙。

他很漂亮，像畫上的人一樣，又像是很有力量的人。他的紅紅的面孔上生著一個直而又大的鼻子，兩隻碧藍的眼睛照耀着。

——你受了寒，——易作特。羅漫司說。

——我？不怕。

船划到岸邊。易作特，把眼睛死死的釘着我，問道：

——買賣人？

——同他們剃頭的，——苦苦斯金繼續說。

——你的臉上怎麼又受了傷呢？

——你同他們幹什麼？

——這是同誰？

——而是他們打了……

——噯嘿，你！——易作特說了，吐了一口氣又轉向着羅漫司。——我遠遠



的看見你划着，划得很好的哩。你——走開一下，安得力奇，我在這兒騎一會兒。

不錯，這個人對於羅漫司的態度是一種友誼的，並且是他的保護者，可是羅漫司的年紀要大他十歲呀。

過了半小時我看到清潔的和安樂的新村的房子，這房屋的牆壁還沒有裂痕和污穢的地方。有一個女人雄赳赳的站在那兒正在弄午飯。烏克壁人從箱內拿了一些書出來，把牠放在火爐傍邊。

——你的房子在那角樓上，——他說。

從那角樓的窗子時常可以看到村莊，在我們的房子對面有一條溝，在溝上面有些小叢林。在這溝的後面——有個公園和黑色的曠野。他們從那些鬆軟的小丘到森林去，到平原去。在那濼滑的澡堂屋頂上有個灰色的農人坐着，一隻手拿把短斧，而另外一只手放在口邊，往下面凝視着瓦爾卡河。聽着軋軋的車聲，流

水的音樂和母牛的嘶鳴。從那兒門口走出一個老婦人，一身都是黑的，她轉向門內大聲的說：

——你們都死了嗎！

有兩個小孩，弄些石頭阻在路上，一聽見這個老婦人的聲音，把一切都摔掉了跑走了，而她，從地上拾塊木片舉在手上，吐了一口痰在小河內。以後，用她腳上穿的男人式的靴子，把小孩們的建築破壞了，于是她往下向河流走去。

似乎我將要住在此地？

叫吃午飯。易作特坐在桌子後面，把他長長的腿伸起來，好像在說什麼，但是沒有說話，默默的，聽着我。

——你怎樣呢？——羅漫司面上有些鬱鬱的樣子問。——說吧。

——是的，一切都說過了，現在沒什麼了。好吧——這樣決定：好好的去管理事情。關於巴林諾夫不要完全告訴他，他的話近于苦苦斯金的語言。你，老兄

，喜歡捉魚嗎？

——不喜歡。

羅漫司談了些關於必需要把農民和小園地的佔有者都要組織起來，使他們從投機的商人手中逃跑出來。易作特注意聽完了他的話，說着：

——等到你的生命完結時都不會給你的。

——你聽着吧。

——是的，聽着吧！

我看看易作特又在這樣想：

「一定的，加諾林和索拉托夫斯基都描寫過這樣的農夫……」

應該去完成比較對於什麼重要的呢，或者現在我同人們去幹那目前的事業呢？

易作特，一面吃飯，一面說着：

——米祿爾·安東托夫，你，不要性急，好的事情——在最近的時期是不會有的。要輕輕的忍耐着！

當他去了的時候，羅漫同默想着：

——這是個純潔的，慧敏的人。可惜——少認識幾個字，要他多讀才好。但  
是自己去學習還不夠。在這一方面你去幫助他吧！

到夜晚在店內他告訴我一些商品貨物的價格，他又說：

——比較這村子其他的兩個小店，我的東西要便宜些，當然——這個使他們不高興的。集合許多人來打我，給我不少的損傷。以後我不住在此地了，我將找個另外的地方，對於做生意便利或者使我高興。這個——將來是你的麵包店……

我說，關於這個我將要考察一下。

——噲，是的，要學學人們的聰慧——是不是這樣？

小店這時關了門，我們把燈提在手內在屋內走了一轉，在街上不知是誰也在那兒走，他的腳照着骯髒的地方踏得特別響，有時候在石階上爬。

——喂——你聽見沒有？——走！這個——光蛋米古，是只兇惡的野獸，他愛幹些惡事，正如一個美麗的處女，喜歡賣弄風情一樣，你將來同他說話要謹慎才好，就對一般人也應該謹慎。

以後在房子內，拿起煙斗抽着煙，把寬闊的背靠在火爐上，眼睛一閉一閉，他把煙吐出來在自己的鬚鬚邊縈繞，慢慢的用一種簡單的，明瞭的言詞來說話，這時候我已經成了他的代理人，好像這樣我青年時代沒有浪費過去。

——你是有才幹的人，你的生性又剛直，看看，將來是有希望的。你應該要學習，是的！——這樣吧，書籍是沒有對人們關門的。有一個教徒，是個老頭子，他堅決的說：「一切的科學——離開人類去了。」就是有病的人們去學習，——他們蠢笨的去學習，但是科學還是給他們不少的知識。

他介紹我，首先要了解農村的事情。但是在他介紹我的話之中我已捉住那深刻的用意，對於我是有新的意義的。

——你們那兒的大學生多有喜歡唱關於對人民的愛，我說這個愛人民是不能的。這——正是愛人民的話。

在鬍鬚上都表出微笑，用探討的眼光來瞧着我，一步一步開始在房子中走來走去，他又繼續說：

——愛——這個意義：是妥協，客氣，裝做瞎子要原諒。這些對於女人是需要的。難道對於人民的粗野也可以裝瞎麼？對於他的思想錯誤也可妥協，對於他的虛偽也要客氣，對於他的獸性也要原諒麼？能麼？

——不能原諒？

——喂，你看看！你們那兒都是讀的尼克拉索夫的詩歌，唔，你知道，趕上尼克拉索夫你遠遠呢！爲着你的生活容易，生活好，你——要尊重農民，老

弟，你自己本人雖然不壞，可是生活很壞，什麼也不會幹。野獸思念自己的生活，比你還聰明些；野獸保護自己，比你也好些。而從你，從農民，一切都在生長着，——貴族，僧侶，教授，沙皇，這完全都是過去的農民。你看見嗎？明白嗎？噫——活着要學習，這是爲着自不成野獸……

他到廚房裏去，把開水爐子升起火來，以後把自己的書籍指示我，——大概都是科學性質的：波加爾，萊易爾，卡爾特布爾，李卡，列波卡，德羅爾，米爾，士賓賽，達爾文，而在俄國的有——波撒列夫，杜波流波夫，謝爾列舍夫斯，基，普希金，鄭却諾夫，尼克拉索夫。

他把這些書平平坦坦的放好，親密的，像小貓樣，大概是一種感動的叫喊：

——這是很好的書！而這個——寶貴難得，檢查局要燒牠的。你想知道國家有些什麼——請讀這個書：

他給我一部從布士的「列雜誌」。

——這本書——也是論國家的事情，可是很容易了解，而且很有趣。

馬克維爾的「新術」一書是表示特別有趣味的一本書。

以後他很簡短的說明自己的事情：他是鐵匠却爾列果夫斯基的兒子，有一次乘火車到基輔火車站，在那認識了一個革命家，加入了工人訓練班的組織，因此被捕了，在牢獄裏面坐了兩年，以後又充軍楊庫斯基有十年。

——起初是與楊庫斯基的住民在一塊兒，住在天暮裏面，我想——這算完結了。冬季在那兒，像鬼一般藏着，這樣的，你想想，人的腦子還要凝結起來。可是那兒的人都很聰明。以後，在這個地方，有俄國人出現，彼此衝突也不多濃厚，總而言之還是有的！有許多新的人向那兒增加，因此也不多枯燥。當中有許多的好人。曾有大學生烏拉基米·科羅林可，——他現在也來了。我同他們會好好的住過，以後——分散了。我們從表面上看來彼此都會不多相同，而從友誼上



看就有許多不調和的地方。可是這個是很嚴重的，剛直的人，能做一切工作。他也會畫畫，我是不多高興的。現在，聽說他在雜誌上寫的一些文章都不錯。

很久了，他談話到半夜了，看看他一下想同我坐在一列來。第一我是真正好意的對待人們。在企圖自殺以後，我的關係對於自己的力量有些低微，我感覺自己很微小的，在誰的前面都像個罪人，所以我的生活是很覺得恥辱的。羅漫同，也曾相同，對於人生是很了解的，這樣很簡單的對於我的生活前面開了一道大門，——我是正直的。這一天是不能忘記的一天啊。

星期日在午飯後我們的小店開了門，恰恰這個時候在我們的石階上站得許多農民。第一個現出來的是巴林諾夫，骯髒的、蓬頭亂髮的一個人，長長的手。像猴眼一樣的，漂亮的女人般的眼睛四處望着。

——在城內聽見些什麼？——他問了，很愉快幸福的樣子，還沒有等到回答，就遇着苦苦斯金在叫：

——士傑屏！你的貓又把雞子吃了！

那時候就談到，省長大人從卡查到聖彼得堡去朝見沙皇，爲着要將一切的薩  
粗人移居到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兩個地方去。對省長大人頗有一番誇獎：

——聰明傢伙！明白自己的任務……

——你自己把這些東西憑空想起來的，——羅漫司氣平聲和的說。

——我？什麼時候？

——不知道……

——你很少相信人的，安東利奇，——巴林諾夫說了，把頭搖擺了一下。——  
——我也很可憐薩粗人，高加索是不容易住的。

有個小小的瘦弱的人很慎重的走來，他的面孔是灰色的，把黑黑口唇張起來  
帶一種病態的微笑。左眼不斷的擠着，在他那戰慄的眉毛之下。

——記算一下米估！——巴林諾夫笑笑的說。——夜間偷去了什麼東西？

——你的錢，——米古很高聲的回答他，在羅漫司前面又把帽子取下來。

我們的主人和我們的鄰居巴可夫從大門口走出來了，上身穿的上服，頸膀上圍了一條紅的帶子，一雙套靴長長的，好似熊掌，一個銀的小鏈子掛在胸前。他用生氣的眼光去注視米古。

——假使你，這個老鬼，將來你在菜園內向我爬着，我——打斷你的腿！

——開始一般的談話吧，——米古氣平聲和的說，又嘆了一口氣，補充了一句：怎樣生活，假使不打死的話？

巴可夫在罵他，而他又說：

——我是怎樣的老了？今年四十六歲……

——你受洗會有五十三年了，——巴林諾夫喊叫。——自己說有了五十三歲！爲什麼你又來撒謊呢？

來了一個堅實的，鬍子老頭蘇士諾夫和一個漁夫易作特，這樣集合了十個

人。烏克蘭人坐在店子旁邊門口。拿起煙斗裝着煙，默默的聽着這些農夫們談話；他們都坐在店子前面的石階上，與烏克蘭人並列。

這天是很冷的，天空不多清明，還有冬季的霜露，浮雲在空中游得很快，有許多影光在草上在河面上沐浴，那些泡沫看去，使人的眼睛都昏迷。有幾個少女穿的綺麗的服裝沿着街道，向着瓦爾卡河，經過那草地走去，裙子提得高高的，鐵條底的靴子也露出來了。一羣孩子肩膀上背着長長的釣竿跑着，那個堅實的農夫也去了，他透視在店子邊的這一羣人，默默的把個藥筒和帽子舉在手上。

米古和苦苦斯金兩個人很親愛的談了一些不大明瞭的問題——誰個最壞：投機的商人或貴族呢？苦苦斯金證明說——投機的商人，米古擁護地主，而他說話聲音佔勝了苦苦斯金。

——芬格諾瓦先生打拿破崙的鬍子。而芬格諾夫先生，也會捉住兩個羊子的尾巴，可是把自己的手弄壞了而且嘴唇也有傷痕——準備好吧！——睡在地下，

了

——這樣——你就躺下吧？苦苦斯同意了，但是又補充了一句：——噯，這個是的商人太過貴族……

有教養的蘇士諾夫，坐在石階的第一級上面，作着不平之鳴：

——農民在地球上成爲不強壯人了，米海爾·東安托夫！就是沒有方法生活，每一個人都曾經向着實際努力……

——而你給的是過去的，把過去的農奴的權利引上來，易作特答復了他。羅漫司沒有說話，把煙斗的灰在凳子上敲着。

我等待着：什麼時候他才說話呢？我又注意的聽了一些沒有聯系的農夫們談話，這時候他已插入到那些談話的農民中間，但是他還是平靜靜氣的一言不發，並且坐着也不動，隨着，起了風把水捲到小渚草地上，把雲一層一層的驅駛着，壓迫它們成爲一塊一塊的滾厚的身雲。在河內有輪船在放哨響，下面有手琴在叫

賊，有少女在唱歌。在下面街上有個醉鬼沿着街走，把手搖擺着，他的眼已經不自然了，在草地上跌下來了。農夫們說話都很慢，在他的話中是有不少的悲傷的，我也輕輕嘆了一口氣，因為這樣冷的天氣還要落雨，我又回憶到城市內不斷的擾攘，他的各種各種的聲音，小小的人快快的在街上跑着，說話就是吵架，似乎精神搖亂不堪的樣子。

夜間，我們飲着茶，我問烏克蘭人：什麼時候他同農夫們說過話？

——關於什麼問題？

——啊，……他說，好好的注意聽着我的，——噲，你要知道，若是我同他們說這些，那末還要到街上去，——我還要出發到揚古斯基……

他把煙安放在煙斗內，慢慢的抽着煙，一下子弄成烏煙繞屋，鎮靜的，談了關於農民的問題——農民是誠實的多疑的人。他——自己就疑懼，又疑懼隣人，而特別——是外人。三十歲還沒有過去，而給他這樣的一種意志。每個四十歲的

農民生的農奴都記得這個。甚麼是意志？——很難了解。單純的討論——意志，這個意義：我活着，好像是我願意的。但是——各級上司長官都是妨害人的生存的。農民從地主之王解放出來，現在，沙皇又唯一的在農民之上的一個統治者。重說一句：這是甚麼意志？將來有一天到來，那個時候沙皇會來說明，什麼是意志。農民是很相信有個好的沙皇存在，他才能夠統治全地球以及地球上的財富。他把農民從地主手內解放出來，——還可以把輪船和商店從投機的商人手中解放出來吧。農民——沙皇，他了解：許許多多的統治者——都是混蛋，然而有一個——是好的。他期待着，期待這一天的到來，那個時候沙皇要解釋意志的意義與他來聽。這個時候——任何人都能滿足。每一個疑懼的，每一個自己內部生活不安的，但是這一天完全是願意的：不會逃避這一天的。可是又自己疑懼：許多所希望的面又能實現，而——你如何去取得呢？許多人都像同一件東西。對於各級上司長官也是一樣，對於農民是敵對的。但是——沒有這些長官是不可以的，一

切都會改變，彼此就會相打哩。

怒風一陣一陣括到玻璃窗子上，街上被灰色的雲霧罩籠着；在我的心靈上也是灰色的，枯燥乏味的。平平靜靜的，小小的聲音說：

——去煽動農民，叫他慢慢去破壞沙皇的政權，把它拿在自己的手內，告訴他，人民應該有權從自己的隊伍選出的長官，省長，以及沙皇……

——這個——還要——一百年！

——而你想是只有向着死的一天，賀哈爾用莊嚴的態度問。

夜晚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在十點鐘的時候我聽見在街上放槍，——與他奔走的地方是很接近的。在濃霧的籠罩下，在大雨如注的殺那，我看見了，米海爾。安東利奇向大門走來了，四週的水流得不急不慢，他只是大大的，一個黑堆。

——你——做什麼？我放了一槍……

——打誰？



——在那兒，有個什麼棒打在我的身上。我說——走開，我開槍的，——他沒有聽見。噫，那個時候我向天放了一槍，——沒有打傷他……

他站在空屋內，脫着溼的衣服，用手拭去鬚鬚上的水，鼻孔的轟轟，好像馬一樣。

——鞭子也壞了，我是很倒楣的啊！要換個一雙才好。你會擦槍嗎？請你把它擦一下，塗上一點油……

他的灰色的眼睛直視着，他的沉靜不動的態度使我狂喜。在房子內，在鏡子前洗梳自己的鬚鬚，他同我說：

——你在這村莊上走要慎重，特別——在逢節期的那一天，夜晚，你相信，也是要挨打的。但是棒可不要帶在身上，這是挑撥了那些混蛋，並且引起他們一種不好的意思，以為你是——懼怕。而懼怕——是用不着！他們自己是最胆怯的人……

我開始住在那兒很好，每天都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和重要東西。我貪讀多的書使慢慢的去自然了解。羅漫司教導我：

——馬克西謨奇，這個，首先要好好的去了解，人類的聰明。才智都在科學裏。

每個星期三，夜晚，易作特要來，我教他的數學。開始的時候，他不多相信我，對我時常冷笑，但是教了幾課以後他很親密的說：

——你解釋得很好！先生，你會當過教員……忽然又繼續說：

——你，彷彿，有力的！把一根棍子讓我們兩個來拉一拉。

從廚房內拿了一根棍子來，我們坐在地板上，腳對腳，各人都用力拉棍子。祖把對方拉得立起來。賀哈爾對我們生氣的說：

——啊——何如？真是無聊！

易作特把我抱起，這個玩意兒，我們還覺得有點趣味。

——不要緊，你——還很好！——他安慰我——可惜，你不愛捉魚，而可同我到瓦爾卡去，到夜晚，在瓦爾卡河邊——那是天國啊！

他熱心的學習，得着很好的特殊的——成績；有一次，正在上課的時間，忽然之間站起來，拿起一本，舉在眉毛上，很急迫的讀了兩三頁，然後對我看着，帶一種感慨的說：

——我讀他媽的！

他又重複的說了一句，把眼睛閉着：

恍然是，慈母伏在兒子的墳墓上，

恍然是，寂寞寒夜的孤雁咽鳴樣……

——你看見過？

他有幾次，大聲的謹慎的問：

——老哥，你給我好好的解釋，這是怎樣發生的？看看這些魔鬼的人們，而他們創造了這種語言，我知道他們的——語言是活的，我們的！我又怎樣知道個？誰也沒有把他們的事情告訴我。要是這一副畫片存在的，那末，是會了解的。而此地彷彿，這種意思深刻的印入了，——這個怎麼樣呢？

我怎樣能夠答覆他呢？人類的苦惱我『不知道』哩。

——魔術——他說了，嘆了一口氣，又看看書本上的插畫。

在當時他是很快活的，天真爛漫，好像小孩一樣；他把書上所描寫的一般光榮的農民事跡，他統統記着了。如像其他的漁人樣，他曾經是詩人，喜歡瓦爾卡，寂靜的深夜，孤獨的一個人，去自思自省他的生活。

看看天上的星兒又問：

——烏克蘭人說的——那兒，有人在那兒住的，如同我們在地球上一樣，你想怎樣，這個是真的嗎？給他們一些星子，問問——怎樣活着？還說——好過

我們，比我們快活……

在實際上——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滿意的，他是一個孤兒，在自己的生活他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愛的捉魚。但是他對於農民是一種敵對的關係，他先同我說：

——你不要看到他們的親密，這是——狡猾的人民，偽妄的人民，你不要信他！他們今天對你——這樣的，而明天又是另外一會事情。每一個農民都祇看到自己，而社會公眾的事情——都認為是一種勞役。

這種仇視的心裏，在人類柔軟的心靈上是很奇怪的，關於強奪，他說：

——他們——為什麼比其他的工人有錢？因為——聰明。你這個傻子，記着，若是聰明的：農民應該友誼的，羣集在一塊兒，那個時候他就會有——力量！他們散居在農村內，好像一盤散沙，你說有什麼辦法！自己相互敵視，這個——是有罪惡的人民。可是烏克蘭人要與他們要好……

他美麗有力量，非常的喜歡女人，而她們却戰勝了他。

——當然，我在這點是怠慢的，——他善良的懺悔說。——對於男人們——這是一種凌辱，而我自己也時常居於侮辱的地位。可是，女人總不得不要，女人；她在生命當中，好像是第二靈魂。她活着——沒有星期日，沒有擁抱，工作着，努力的工作着，好像一匹馬樣，除此以外沒有什麼。沒有一個時候被男人愛過，而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有許多，在結婚的第一年以後，飲料是男人的拳頭。是的，在這內我是一個——罪人，我是溺愛她們的。關於這一點我倒要問：你們，女人；只是彼此不生氣，——使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滿足了？不要妒嫉其他的人，完全同我一樣，一切都願意……

在鬍子上現出一陣混亂的笑容，他說：

——我有一次從城內往郊外去，同一個少婦一路，我一點也沒有觸摸她。少婦，是個美麗的女人，白白的如像油奶樣，而頭髮——。好似亞麻。眼睛是深藍

的，態度是善良的。我賣過魚給她，她的完全我都睡過。你——怎樣？他問着。你自己會知道，我說。噲，好的，——她說，夜晚我到你那兒來，等着哩！——真的哩！——她來了。只是蚊蟲妨害了她，蚊蟲咬了她，噲，我們也沒有失去什麼。不能。說着，咬得很利害，只差一點兒沒有哭起來。經過一整天她的男人來了，命運就是這樣。他們怎麼樣。少婦，——悲慘的和堅決同他完結了。——蚊蟲擾亂他們的生活……

易作特誇揚苦斯金：

——是的，看看農民，——這個很好的精神！不愛他，才是枉哉！

苦斯金沒有土地，同一個農村作工的醉鬼女人結了婚，這個女人小小的，但是很兇惡和有力而且敏捷。他把自己的房屋給讓鐵匠工人住了，而自己住澡塘房子內，在巴可夫家內作工。他很愛新的，那個時候他們沒有——想想各種的歷史，他們時刻都不能逃去這一個羅網。

——米海爾·安東諾夫——你聽見沒有？紀可夫斯基隊長到廟裏作和尙了。辭去了自己的職務。還是沒有希望，農民得到休息，——在安息日。

烏克蘭人很鄭重的說：

——這樣所有的官吏由你解散了。

村子內有一種養食的油熬的氣味，苦苦斯金頂着一頭亂髮思量着：

——一切——也沒有失掉，而他們還有點良心，當然，有他自己的嚴重的任務。安東利奇，你不相信，我看良心是有的。若是沒有良心就是絕頂的慧敏也不能生活着。這樣的場合，你聽一聽……

關於「慧敏」又插了一句說：

——有這樣兇惡的貴婦人，有一次並且是省長，到他家來做客，而不尊重自己的高等職務；貴婦人，將來要慎重一些，在最高的場合，聽一聽，有說關於你



的下賤兇惡並且在聖彼得堡已經有了成功！她，當然，是殷勤款待他，而她自己說：你到上帝那兒去，我是不能改變我的性格的！在三年以後忽然之間她召集一些農民：——把我的土地都給你們和你們永別了，請你們原諒我，而我……

——到修道院去了，賀哈爾證明說。

苦著斯金用特別緊張的視力看到他，他很相信：

——對的，到尼姑庵去了！以後關於她的事情聽見沒有？

——什麼時候也有聽見。

——阿——從什麼地方你知道？

——我——知道你。

幻想家怨恨不平，搖搖頭：

——到什麼時候你都不相信人……

時常——是這樣：腐敗的，罪惡的人演成了許多罪惡和『墮落無救』，但是

苦斯金時常送他們往修道院去，好像送禮物到『拉拔稿』一樣。

偶然一下在他有一種奇怪的思想，——他忽然皺眉苦眼的申明說：

——我們說着韃靼人是無益的，——韃靼人比我們好！——而關於韃靼的事，誰也沒有說過，在這個時候，所說的是關於小有園地者組合問題。

羅漫同說着關於西伯利亞的事情，關於西伯利亞農民信仰上帝，但是忽然之間苦斯金怨恨不平：

——假設鱧魚兩三年不去捕牠，牠將要生長若干多，把牠從海邊放下去，這是最著名的魚哪！

這個村內的人都認為苦斯金是個空乏無知的人，而他的說話和奇特的思想都有憤怒到農民，引起他們對他的譏笑和侮辱，但是他們聽他的說話都是時常有興趣的，特別注意的，好像期待他的真理的發現樣。

——牛皮大王——一個堅實人的聲音，溫雅的巴可夫認真的說：

——士傑屏，——是個說謊語的人……

苦苦斯金是很才幹的工人，他是泥水匠，修爐子的，會養蜂，曉得做烤麵包，教女人學養鳥的人，總之是個精細能幹的人，這一切他都有成功，雖然他的工作遲鈍，可是沒有愛玩的惡習。他愛貓，在他住的澡房內有十個獸物，他用鳥鴉，小鳥來作為牠們的養料，當貓吃了鳥兒的時候，特別加緊對於自己一種否定的關係：他的貓咬死了小雞，雄雞，而女人就要打士傑屏的這些獸物，殘酷無情的打牠們。在苦苦斯金澡塘內時常聽到苦悶的主婦打得軋軋的叫喊，但是沒有聽見他的：

——蠢東西，貓，——狩獵的獸物，牠比狗敏捷。所以我打鳥兒來養牠們，生長到一百個貓的時候——將來賣了牠，給你很大一筆進款，蠢東西！

他認字懂文法，但是——忘記了，而迴憶它——又不願意，他是恃着天性的慧敏，他很快的把烏克蘭的說話的本意抓住了。

——這樣，這樣，——，半分眼，好像嬰兒一樣，吞下了苦的藥水：——是  
的——暴虐的伊凡對於小百姓也是無害的了。

苦苦斯金，易作特和巴可夫夜曉到我們小店內來，時常坐到半夜三更，聽烏克爾人說關於宇宙的構成，外國的生活，革命失敗的人民。法國革命給巴可夫很有趣：

——這個——是現代生活的改革——他很和善的說。

兩年以前同他的父親分離了，他的父親是有錢的農民，便便大腹和一副突出來的眼睛，他『戀愛』着易作特的姪女兒，想維持他的尊嚴，但她穿的大衣又是城市的。有一次在新村經過，無禮的吐了一口痰在她的身上，父親罵他頑皮無禮。巴可夫給羅漫司租錢，在小店對面村子內建了一間房子，他們不知道他爲的是這件事情，他同他們的關係在表面上是很平淡的，嘲笑他，而同他們是一種奚落譏笑。鄉村的生活縛束了他：

——我知道修理舊的機械——在城市的住過……

保藏前，時常都是乾淨的衣服，他保持着強健和自愛！他謹慎聰明，狐疑。

——你從良心上，爲着這樣的事情設想過？——他問着羅漫同。

——啊——你怎樣在想？

——沒有——你告訴我吧。

——依着你的——怎樣好些呢！

——不知道！啊——依着你的意思呢？

賓哈爾總之要吐出一些強迫農民的話來。

——比較好——由知覺的這是當然！有理智而沒利用是不會生存的，而在什

麼地方能利用——什麼地方的事業就要堅固。良心——是給我們很不好的一個顧

問。依着良心，我這樣事業是會——不幸的！牧師一定會德勸說，——不要浮

華，什麼地方也不要！

牧師，是罪惡的人，是個吃血的動物，這是給巴可夫的酵母，使他同他的父親爭鬧。

開始巴可夫對於我的關係不多好也可說是一種仇視的，並且用一種主人的口調叫着我，但是很快的在他心中把這個消滅了，可是我感覺到，他還有點隱瞞着對我的不相信，總之巴可夫對我是不高興的。

夜晚是我很好的一個紀念在小小的清淨的木頭牆的房子內。窗戶是緊緊的關着的，在桌上，到屋角內，點得有盞燈，在燈的前面閃出一個大鬍鬚和平坦緊張的人，他說：

——生活的本質在此，就是現在的人完全脫離了獸物的生活了……

三個農民都注意的聽着，眼睛都是好好的，臉上都是聰明的。易作特坐着經常是不動的，好像隔老遠的聽着，只有他一個人聽着。苦斯金旋轉着，真真正蚊虫在咬他，而巴可夫，抓着自己的光潤的鬍鬚，沉靜的思量着：

——是的，——總而言之要破除人民中的一切等級。

我非常高興，巴可夫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同苦苦斯金，自己的雇工這樣的粗魯的說過，和注意聽着這快活的虛構的幻想家。

談話會完了，——我到自己的角樓上去，在那兒聽着，在開着的窗戶邊，凝視到那睡眠着的村落和曠野，那兒都被寂寞沉默的空氣統治着了。星的光輝夜霧透過了，愈是接近地面，牠們愈是離開我遠。我的心靈感覺到異常緊張，而我的思潮無有邊際的在奔放着，我看見千百萬的村莊，沉睡在平坦的地面上，寂寞對於牠的緊壓如同我們的村莊一樣，似乎一切都停止了運動，寂靜如像墳墓一樣。

縹緲的煙霧，有一種暖和的空氣把我包圍着，這時似乎有千百看不見的蛀虫向我的心靈深處咀嚼，漸漸的，我感覺深入了夢境，把我捲入到驚人可怕的溝壑之中去。我在地球上好像微小得不可比擬……

擺在我前面的鄉村生活是沒生趣的。我聽見和讀了許多短短的故事。說住在

鄉村的人要比住在城市的人強健，堅實。但是我看見農夫們在無間斷的各種勞動中，在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是不強健的，遇着那些有害的工作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快愉的。城市的工人和手工業者，雖然做了不少的工作，活着還是快活的，不像農夫們那苦愁不堪，爲生活所疲憊，好像這些人的苦惱是天生成的。農民的生活與我不多適宜，生活要求你特別注意土地和許多許多奇奇怪怪的對於人的關係。這個不健全的，不幸的生活：實在的，一切鄉村住的人好像盲人樣，在暗中摸索着，一切都懼怕，彼此不信任，好像狼要去吃他們樣。

我真不了解，爲什麼他們不喜歡烏克蘭人，巴可夫和所有「我們的」，——人類，他們應該願望有理性的活着呢。

我確實見到城市的卓越，渴望着他的幸福，大膽的探求理智，有他的種種不同的任務和目的。時常，在這樣的深夜，我憶想起兩個市民：

【虎·卡魯景和刺·列伯義】。



「修理鐘表店，而可以接受修整各種不同的機器，外科手術的器具，縫紉的機器，一切的樂器以及其他。」

這個招牌掛在一個小小的店子的拳門上，依着門那邊的窗戶覆上了塵埃，庇卡魯景一人坐窗戶邊，禿頭，在頭蓋骨上有個黃的瘤節，眼睛帶的長光鏡；圓的，精密的，他不斷的用小小的鋪子在鐘錶的機器上剔着，或者是唱着謠歌，張開圓圓的口，隱隱在白的毛刷一樣的鬚鬚底下。剛·列伯義——坐近另外一個窗戶，頭髮稀鬆的，黑黑的，一個大大的鈎鼻子，尖銳的鬚子和大大的眼睛，好像一個梅子；瘦瘦的，薄薄的，他好像惡鬼一樣。他正在分解和整修一個小小的東西，這時候，忽然下低低的叫着：

——Tra-Ta-Tam, Tam, Tam!

在他們背後面堆積着許多舊廢的箱子，機器，什麼車輪，儀器，在兩邊都有各種形式的銅的東西和許多的鐘表在牆壁上的達的達的擺着。我準備看一整天，

看這些人怎樣工作，但是我的身體高大遮住了他們的光線，他們看我奇怪的臉貌，揮着手——起我走。當我走開的時候，我羨慕的想着：

——這樣的幸福一切都會做！

我尊敬和信任這些人，他們知一切機器的秘密，並且能修整。這個——是人啊？

鄉村是不高級我的，農民不會——了解。村婦們特別經常在病中可憐，她們『心口刺得痛的』，胸腺痛的，和經常『腹內痛的』，——關於這些她們都大大的愛談，每逢星期日坐在自己的家內或者在瓦爾卡河畔。一切一切的女人都是一樣，很奇怪的就是容易憤怒，吵鬧，彼此相互的辱罵。從打破了一把土壺，價值二十個哥比，弄得一家人用棒打起來，老婦人打斷了手，少的打破了頭，這樣打架的事件每星期都有。

青年們對於天真爛漫的少女們施行些下賤無恥的動作加在她身上：把繩們拉

到田裏把裙子倒提上來緊緊的蒙到頭上扎起來。這還有個名稱叫作「處女開花」。從腰下都裸露着，女孩們叫喊，亂罵，但是，她們也還是歡喜這種遊戲的——的確是，她們穿着自己的裙子的時候是慢慢的，慢到不可再慢的程度了，在禮拜堂做晚禱的時候青年們要刺女人的臀部，大概，他們只是爲着這個面才去到禮拜堂的。在禮拜日牧師要在講經台上說：

——畜生！對於你們無教養的動作難道沒有另外的所在嗎？

——烏克蘭的人民，在宗教中是有大大的詩意的，——羅漫司說，——而在此地，在上帝的威信下，我見到的只有粗暴根性的老婦和貪慾的人。這樣的事情，你會知道的，對於上帝有真實的愛情，有狂喜的讚美——在此地，至少在此地是沒有的。這個，或者說還是好的：很容易從宗教的麻痺中解放出來，因爲宗教是偏見，固執，保守有毒害的東西，我告訴你！

青年們自做自慢，但是——卑却懦弱。已經有三次他們試想要打我，夜晚在

街上追隨我，但是沒有給他們成功，僅僅有一次他們打了一棍在我腳上，當然，關於這樣的小戰爭我是沒有向羅漫司說的必要，但是，有一種標誌，我走路有些跛不自然，他當然是可以推想是一會什麼事情。

——這樣，總之是領到了贈品嗎？我告訴過你呢！

雖然他沒有提議要我在閒去散步，但是有時候我是出去到瓦爾卡河洋洋走走和在那兒坐坐，在白楊柳樹下坐坐，看看那透明的天，幕夜間低低的從河上照到草原。莊嚴的瓦爾卡的河水不急不徐的流着，可是看不見鑲金的太陽光線，而只有死的月光反射着。我不愛月亮，在她含有一種可怕的罪惡，好像瘋狗樣，她能喚醒我的悲哀，引起我的傷感。使我很驚喜的，當時我知道，她放出來的光不是她自己的光，她是死的和無光輝的，在那兒是沒有生命的。到什麼時候我說她的居民是只有銅質的人們，他們躺在三角架上，循環運動着和消滅着，發出殉教者的叫喊。在她那兒一切都是——銅的，植物，生物，一切都是沒終止，優美的叫

喊，敵對的地球，企圖以罪惡來反對她。我曾好好的知道，她是——一塊空地沙漠在天空之中，但是，總希望着有一個大大的流星落在月球上，用最大的力量，一下打出火光來，使她得成功，在地球上有自己的光輝。

看看瓦爾卡河的流水就好像一條錦緞鍊的花帶，從那遠遠的暗處發生出來，到那一條山邊蔭影底下消失了，我感到，我的思想之勇敢和尖銳了。那些奇怪的，無知的語句之容易記憶是與並進了。支配着許多水的運動的大概是沉默吧。從那黑暗的，廣闊的道路下來了一隻輪船奇特的就像有火的翅膀的鳥樣，跟着牠的後邊有輕輕躁雜的聲音，好像羽翼忍受沉疴一樣。在叢草的岸邊有火花閃耀着，從它照在河水上放出一種奇異的紅光來——這個給漁夫們捕魚的便利，而可以設想，從天空放下一個球在河中來並帶着火花在這水上面。

從基本上又發展了許多稀奇的幻想，這種且真實性的想像構成了一幅美麗無比的畫片和夜間跟着河沿在輕微的空氣中像真正能够游泳樣。

易作特到我這兒來。他在夜間還是強健的，還是大大的快悅的。

——你又到此地？——他問我，坐在我一列，坐著好么，盡量的沉默不說話，從河內看到空中，撫摸那稀疏的金色的鬚鬚。

以後妄想著：

——只要暗記，計算。——依着這河的縱長走去將來就會完全知道這河有多少長！我將來也可以教人呢！是的，很好，老哥，把人與靈魂分開！可是村婦們，——有幾個村婦，——要是同她們說靈魂的事情——她們是懂得的。不久以前有一個女人在小船上同坐，她問着：將來同你怎樣呢，什麼時候才會死呢？不相信，既不相信地獄，又不相信天堂。你看見了吧？他們，老弟，也是這樣……

沒有找出話來，他沉默着最後又補充一句說：

——活的靈魂……

易作特是夜行差。他好好的感覺到美麗，好好的論說女人的事情，說話是用

的小孩子的幻想的語言。對於上帝他不相信有這樣一個老人存在，雖然有教堂，表示出他自己的偉大，有教養的老者，善良，智慧和世界的創造者，但是他不能戰勝和征服罪惡僅僅是因爲：——他沒有成功，許多許多的人生出了痛苦。嚙，有什麼要緊，他還是泰然的讚美着，你瞧吧！而基督教怎樣的不能使我了解！她對於我沒有什麼關係。若是上帝是有的，嚙，——那末也很好。而此地還有一個！上帝之子。上帝那裏少了這個兒子嗎？上帝是不死的……

但是時常易作特都是坐着不說話，當他想着關於一件事的時候，這時候他說，嘆一口悶氣：

——是的，原來如此……

——什麼？

——這是我自言自語……

又嘆一口悶氣，去注視那模糊的遠方。

——很好的這個——生活！

我當時同意了：

——是的，很好的！

墨黑的水在流蕩着，水上現出一條曲折的銀色的星河，有金色的雲雀般大的星兒閃耀，我心靈的深度似乎不自覺的思念着一種不可想像的生活。

遠遠的草地上從淡紅的雲彩中反射出太陽的光來——好似那孔雀的尾巴。

——這個太陽很奇怪哩！——易作特響亮的說，並且現出一種幸福的笑容。

蘋果的花，玫瑰色的雲和雞鶩的臭氣把村莊籠罩了，這種臭氣透遍到各處，好像畜糞一樣的臭。千百株的花樹，都穿上玫瑰色的花瓣的禮服，整齊齊齊一列一列由村莊到野外。在月明的深夜，溫和的微風之中，蝴蝶在花叢上震盪，可聽出低微的聲響，整個的村莊都溶化在可愛的金色中。在夜景的引誘中發出一種不自覺的無規則和蹣跚的獨唱，而在白天現出焦慮深思的斑點，也看不見在地面上



不斷出現的雲雀，有的既是自己的低微的呼吸和聲響。

每逢節期和星期日夜晚少女和青年都到街上去游逛，唱歌，把口張開好像青鳥一樣，狂醉一般的微笑。易作特同樣的也是要微笑的，笑起來真正就是酒鬼，但他如蒲柳一樣的瘦弱，他的眼睛圓落在兩個黑洞內去了，臉上更表現得嚴重，但仍美麗的一——黃金時代。他白天整天的睡覺，祇有到夜間他才在街上出現，很憂慮的，沉靜的默想。苦苦斯金很愚頭的，但是在他們之間是很親愛的，而他混亂不安的笑着說：

——默默不言你是知道的。你究竟怎麼樣幹呢？

又狂喜的感歎着：

——啊呀，精密的生活！祇有親愛的活着才有可能，不然還有什麼話來對自己的心靈說哩！另一方面……到死的那一天你不會忘記，星期日——是第一個懶惰！

——看吧，——許多男人要打你，——烏克蘭人佔了他的優先權，同時又親密的笑着。

——這樣也好，——易作特同意了。

大概每天夜晚，都要一塊兒在公園內，在野外，在河岸上去唱歌狂遊，米古的聲音像巨濤一樣，他很會唱歌，有許多農民在他後面附和送他。

每個禮拜六晚上在我們店內有許多的人都集合在一塊兒，老人蘇士諾夫，巴林諾夫，鐵匠卡爾托夫，米古都是要到場的。大家都坐着並想些談話的材料開談。他們出去，大概都是要到夜半。有時候無恥的酒鬼，時常又是另外的——兵士科士金，這個人祇一隻眼睛，左手上兩個手指沒有了。扭着手，揮着拳頭，像一個鬥雞走到我們的店子來，嘎嘎的：

——烏克蘭人，有毒的民族，土耳其的宗教呀！你答復我——爲什麼不到教堂裏去，啊？異教徒的精靈！人類的暴徒！答復我！——誰像你這樣哪？

他嘲笑說：

——小老鼠，——你爲什麼把自己的指頭弄掉了？瘧狗有點害怕嗎？

他想爬來打人，可是他已經被捉住了，拖到溝邊叫鬧，……像一個蛇螺旋似的轉着，他不能忍耐的叫：

——衛兵！殺死人了……

以後他完全在灰塵土內亂爬，想爬到烏克蘭人燒酒罈邊去。

——想做什麼

——想得着安慰，——科士金答復說。農民們都友誼的譁然一笑。

有一天早晨，在星期日，當時女廚師把爐子內燒燃了的柴取出來放在水內，而我當時在店子內，——在廚房內充滿了煙氣，店內也震動了，用秤錘將玻璃打破，落在地板上像鼓一樣的響。我往廚房內跑，從房內有一股黑煙突騰出來，過後有種絲絲的響聲，——烏克蘭人把我的肩膊抓住：

——站着……

弄飯的女人在房內咽嗎。

——唉，蠢才……

羅漫司在煙中聽着，有什麼轟響，吵罵和叫喊：

——撥家呀！水呀！

在廚房的地板上有燃柴，有火光，火磚躺在那兒，火爐內是空的，好像掃洗了一樣。在煙霧中找了一桶水，我把地板的火打息，把柴再放好在火爐內。

——很嚴重的事！——烏克蘭人說，當時把弄飯的女人手捏住，又把她引到

房內去，用叫操式的口吻說：

——把店門關上！很危險的，馬克西謨，再能撥滅一下……坐在椅子上，他才開始看了四週間的餘火，以後把我放的柴從火爐子內抽出來。

——你做什麼？

——啊——有什麼！

他很奇怪看着我，我當時看見，他的內心已捲入混亂的漩渦。

——你知道嗎？他們，那些鬼東西，開始把火藥放在我們的爐子內，瘋不死的瘋狗！噫，——能做一壘特火藥嗎？

把柴撥到一邊，他才開始洗手，當時說：

——很好，阿克雪伊去了，但是他負了一點傷……

含有酸味的煙慢慢散了，屋內也明瞭了，食具器皿打破了不少，窗戶粘上的玻璃完全沒有了，而火爐的磚也弄掉了。

在這個時候烏克蘭人多不高興我，——他以為這種事情，不能不使他生氣。

小孩子在街上跑，有一種叫喊聲：

——烏克蘭人家中起了火！燒起來了！

婦人哭叫，阿克雪伊從房中發出警號來叫喊。

——到店子去，壞了，米海爾，安東利奇！

——噲，噲，安靜些！——他說了，用手巾去揩揩自己的溼鬍鬚。

在開着窗戶的房內可以看見一個老人和紅的頭髮，大大的眼睛，在煙霧中，怒着，軋軋的叫喊：

——從村子內趕出他們去！他們是些可恥的東西！不清潔的人！什麼東西，  
閣下？

有個小小的紅色的農民，嘴唇在微動，試想從窗戶口爬進去——而又不可  
能；他右手拿着一把斧頭，而左手抓住窗戶下面，一下破壞了。

手內捏一塊木柴，羅漫司問他：

——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婆婆叫我來打火的……

——沒有任何地方起火……

這個小農民，很奇怪的，把口張起來，立刻就走了，而羅漫司到店子旁邊去，捏着一塊柴，對一羣人說：

——你們中間是誰把火藥放在我們的柴中間。但是這火藥少了沒有發生效力

……

我站在烏克蘭人後面，聽着並瞧着這一羣人，好像有個農民驚恐的說：

——好像是他放在柴上的……

而兵士科士金已經是醉鬼了，叫着：

——把他趕出去，邪教徒！到法庭去……

但是大多數的人都沉默不說，完全把視線集中到羅漫司身上，以不信任的心裡來聽他的話。

——爲着要被破壞燬滅這個房子，必須很多的火藥，至少也要請拿——普特！噠，去吧……

誰個這樣問：

——村長在什麼地方？

——要警察長！

人們都忍不住了，都不高興，似乎立刻有什麼禍事來到……

我們進來喝茶，阿克雪伊說着，帶一種親密的溫和的態度，好像什麼時候也沒有表現過的，而又同情的注視到羅漫司，又說：

——你們不要允許他們，他們是些無禮的。

——這個你沒生氣嗎？我問。

——每一件蠢事都要生氣沒有這多麼時間。

我這樣想：若是一切的人都這樣心平氣和的做自己的事也好！

他已經說過，很快的要到卡查去，當時還問過，什麼書籍可以帶去。

有時候我認爲，這個人有種實際的精神立場所在，——如像在鐘表上，——



某種機械樣，能够一下影響到全部的生活。我喜歡烏克蘭人，我尊重他，但是我也不願意，他發我的或其他什麼人的呆氣，叫罵和頓腳。可是他不能或者不願意發怒一下。有時憤恨和鄙視他，他祇是在灰色的眼睛裏笑一下，或者極簡單的說一下，冷酷的語言，時常都是很單純的，沒有憐惜。

他這樣問蘇士諾夫：

——你爲什麼，你是一個老人，你良心是不正確的，啊？

黃色的頰和老的口唇都漸漸塗染成蒼白色了，他的鬚髮根兒都白了。

——在這裏對於你沒有什麼利益，而你反失掉了尊嚴。

蘇士諾夫低着頭，同意了：

——對的——沒有什麼利益！

以後又告訴易作特：

——這個——是正直的人！應該選舉他做上官……

很簡單的，羅漫同祇是感覺到這樣，我就是沒有他也應該去做，況且對於我，他已經忘記了，好像忘記一個蒼蠅樣。

巴可夫來了，特別對爐子看了一眼和愁悶的問：

——不害怕嗎？

——唔，怎麼地？

——戰爭！

——坐下來喝茶吧，

——老婆在等我。

——在什麼地方？

——在漁船上。同易作特一塊兒。

他出去到了廚房又想了一會重複說道：

——戰爭。

他同烏克蘭人說話時常是很簡單的，關於一切嚴重的和複雜的問題彷彿好久已經談好了的。我還記得，有次聽他們說過去的皇帝伊萬·卡諾士，一段羅曼諦克的故事，易作特說道：

——飯桶沙皇！

——肉虫，——苦斯金補充的說，而巴可夫則堅決的申明：

——理智在他是特別不清楚的。噫，他消滅了親王，把他的地位封了幾個小的貴族。還有其他的地主，外國人。在這點是沒有智慧的。小的地主比大地主還壞。蒼蠅——不是豺狼，你用手鎗打牠不死的，但是她比豺狼還壞。

苦斯金用桶合些泥土，把磚砌放在爐子上，說道：

——想一下，鬼東西！自己是不能除盡虱子的，而人類是萬物之靈——請你看吧！你，安東利奇，有許多許多的商品一下不能搬運，若是少一點比較好，沒有更好，而此地，醜態，在等待你哩。現在，你這個東西，——祇有不幸在期待

你！

「這個東西」，很不高興有錢的村莊，——土地私有公社。烏克蘭人已經要去幫助巴可夫，蘇士諾夫和其他的兩三個農民。起初大多數的房主人對於羅漫司的關係都是友愛的，在店內增加了不少的顧客，就是「一毛不拔」的農民——巴林諾夫，米古，——對烏克蘭人的事情，極盡可能的，努力幫助他一切。

我很歡喜米古，我愛他美麗，會唱一種傷感的歌曲。當他唱歌的時，把眼睛閉着，受苦的面孔表現出特別莊嚴可敬。他躺在黑闇的夜裏，那時沒有月光或是烏雲在天空重重疊疊的飛騰。有一天夜晚他輕輕的告訴我：

——到瓦爾卡河邊去。

那兒，晒了許多撈魚的網，坐在自己的獨木舟的小漁船尾巴上，把黑的腳放進黑的水裏，他低聲的說道：

——他蹂躪我，——噫，好的，我還能忍受，他拿起他的樂譜，他——面孔

很可憐，他知道我不多明瞭。那時農民對我很親密的，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樣，——好像我能接受這個？我們中間有什麼區別呢？他——在數盧布，我在數哥比，完全就是這樣！

米古臉上有病容，眉毛在跳，手指不斷的發抖把綢弄壞了，在寂靜的空氣中有一種憤怒的聲音：

——我以為是強盜，對的——囚犯！強盜都還活着，彼此咒罵侮辱。是的，上帝不愛你，而鬼——溺愛你！

黑色的河流在你前面經過，淡淡的雲兒在地頭上浮着，小渚的岸邊在黑暗之間看不清楚。逐層的波浪滾上沙岸，洗着我的腳，真正把我引入到無際無涯的領土，向什麼黑闇地方走。

——還要活着嗎？——米古問的時候，嘆息了一聲。

往上去，來山頂上，獵犬消失了。好像是夢境，我想：

——爲什麼要這樣的和那樣的活着，如像你？

在河裏是異常寂靜，異常黑暗和痛苦。這種含有溫暖的黑暗是不會有終結的。

——我要打烏克爾人。你看看，我要打他的，——米古大聲說，以後又忽然一

下開始唱起歌來：

媽媽笑我窮，——

她這樣說：

愛囉，耶囉施，愛囉——你

是我親愛的靈魂，生命……

他閉住眼睛，他的聲音有力而且悲哀，手指，在網上敲着，慢慢的揮動。

沒有聽到，我親愛的，

愛囉——沒有聽到……

我很奇怪的感覺到：彷彿地球起了一種劇烈的黑暗運動，變成了液體，要把

她消沉下去，而我乘船走了，從地球上陷落到黑暗的地方，那兒經常有種淡淡的陽光照着。

從然歌聲停止了，又同初一樣，米古默默把網放在水裏，大概沒有什麼聲響而就沉淪在黑暗的深淵了。我看到他且默想着：

——爲什麼人都這樣的活着呢？我同巴林諾夫是相好的朋友，都是放逸無羈的人，自高自傲的，空談的幻想大家。他住在莫斯科，談起莫斯科的事情：

——地獄城！野蠻無理。教徒——有一萬四千零六個，人民——都是些瘋子！完全都在發癲，好像馬一樣，咒罵上帝吧，投機的商人，橫暴的軍人，流氓痞子——應有盡有，魚目混珠往來往去。實際上——沙皇的大砲那兒也有，這是文化的工具！彼得大帝自己放過大砲，照準暴亂者發射：一女子，是貴族婦人，暴亂起來反對他，爲着向他求愛。他同她平和的住了七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過去，以後連三個孩子一起掐掉了。她憤恨以致於——暴亂反抗！老哥你

是我的，看他一下用大砲轟炸了——九千三百零八個反抗者躺在地上！是——自己害怕：沒有，我拉列特大教主說，——要她，混蛋，釘死她，釘死……

我告訴他，這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他動氣的說：

——閣下，我的上帝！你有這樣的特性這是人類歷史上對我詳細的教訓，而你……他到基輔對「聖者」說道：

——這個城市——是我的故鄉，在這山頂，河岸我也站過，忘記了，也沒有什麼。瓦爾卡對岸的——小渚呦！城市是紛擾的，可以直接了當的這樣說。一切的街道——曲曲折折的往山上爬着。人民——烏克蘭人，沒有如像米海爾·安東諾夫這樣的住宅，而是半波蘭式的，半韃靼式的。苦笑，不說話。不是清潔的人民，而是污濁骯髒的。他們吃蝦蟆，——十個蝦蟆——豐特重，騎在牛背上而且耕種田地。他們的牛——是很有名的，最的小——有我們的四個大。有八十三個普特重。僧侶那兒有——五萬七千又兩百七十三個……嚕，蠢仔！你餓怎樣問？我



——一切都是親眼看見的，用的自己的眼睛，而你——曾經到過那兒嗎？沒有到過，嚕，應該到哩！我，老哥，真正比一切都愛……

他愛統計表，我學過放在那兒的表冊他把牠放大起來，但是忍耐是不可能的。增加許多數目字，勇敢的錯誤就在此，用棍子在沙上寫一長條數目字，一看到這些數字就要失敗，連孩子的眼睛也難欺騙過，於是叫道：

——這個東西誰都不能說出來哩！

他——不是有積蓄的人，頭髮散亂的，衣服是襤褸，而他的面孔是美麗的小白臉，有一種縹緞的，快活的鬚子，深藍色的眼睛帶着孩子的微笑。在他和苦苦薪金是差不多相同的，因此他們都是一派的。

巴林諾夫有次坐船到卡司彼去捕魚——說着夢話：

——海水噴，我的老哥，你什麼也不相似。你在他們前面——是個害虫！你看他——也沒有你存在！那兒的生活是蝨一般的呀。人民都往那兒逃跑，並且那

兒曾有一個僧院總長：什麼也不幹！有一個女廚師，她在檢查官的愛人附近住，——噲，還需要什麼呢？有一次，不能忍耐了：你很愛我，檢查官，然而總是——永別了！以後——誰去看了一次海，還是陰影罩籠着。那兒是寬闊自由。如像天空一樣——沒有什麼阻礙！我去一樣的困難生存。我不愛人民，也，知是怎麼地！我要隱居，在荒原之間，噲，——我不知道荒原之中的規矩……

他在村子內是個病人窮鬼，好像無家之狗，有人監視過他，但是聽說他是這樣滿足的，好像米古歌曲一樣。

——小偷造謠！

他的幻想有時給這樣的老實人聽着，如像巴可夫，——有一次這農民不信，

告訴烏克蘭人：

——巴林諾夫要證明，關於警衛軍的事沒有完全寫在書上，還有許多隱密。

他，彷彿參加過防衛。

我說過——那樣事嗎？——這些事都是奇怪性的，幻想的，顯明的，而有時想來是很壞的，歡樂人們有若干大，比真正的生活還說得嚴重。

當時我把這個告訴烏克爾人，他笑說道：

——這個快到來！人們祇要有想像，他們就會想到真理來的。這些笨伯——巴林諾夫，苦苦斯金——你該知道他。這個，你曉得——就是藝術家，著作家。這樣是對的，基督教的笨伯也會是這樣。啊——你是同意的，他預想的比任何人也不壞……

我很奇怪，這些人都很少且不高興談談上帝，——祇有老人蘇士諾夫時常要征服人的說：

——一切一切——都是上帝創造的！

我時常聽見這些沒有希望的話，很好的用來欺騙這些人，在夜晚閒談的時候我由他們得來的教訓不少。我覺得，每一問題，羅漫司都適用的，好像一根茂盛

的樹樁，在自己的根上結着生命的葉實，那兒，由這株根連接到另外一株樹的根，這樣成爲永生的樹，每個樹株都開着有意義的花草，我感覺自己的身體，好像銅板鑄成的，老實說，烏克蘭人不聽一次笑笑向我說：

——很好的經驗，馬克西說！

我好像很感謝他這句話的。

巴可夫有時到他自己的老婆那兒去，小小的女人同一付短短的臉和那聰敏的深藍色的眼睛，穿的是「時裝」。他平靜的坐在屋角內，口唇謙遜的畏縮着，但是經過幾分鐘她的口很奇怪的張起來，眼睛現出一種驚訝。而她有時候，傾聽一種帶稽的諧談，哄笑起來，用手將臉遮着，巴可夫，給羅漫司擠眉眼，說道：

——你明白！

烏克蘭人家中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同他去到我的角樓上坐了一點鐘。

阿克雪伊送來飲食和茶給他們，他們在那兒騙着，除了我和女廚師而外任何

人也沒有見到，如狗一樣服從羅漫司，並向他祈禱。到夜間易作特和巴可夫領這個客人到小船上經過輪船或者是浴使克碼頭游玩。我從山頂上看，好像一個白的——或者是個銀的月亮——扁豎形的小舟在河中閃耀，在她的燈光之上飛駛，很吸引輪船上的好船長特別注意，——感覺到自已的偉大，神祕的事業。

瑪利亞·德林可娜從城市來了，但是我的視力已經看不到她了，似乎有什麼從中擾亂我，——她的眼睛我已覺得是少女的眼睛，她幸福的意識無自己的祈禱和願望，長髯的老人，都將她生了戀慕之心他同她平平靜靜的和不驚不擾的談說，祇是時常對長髯瞧一下，他的眼睛是碧綠而溫和的。而她的聲音是嬌嫩而快活的，她會穿一件美麗的大衣，鈕扣是發光的。她的一雙孩子的手曾經很奇怪的不安——彷彿搜索着什麼，究竟抓住了什麼呢？她大概不斷的咕嚕咕嚕，而口是閉着的，用玫瑰色的手巾扇着，拭拭面孔。我被她鼓起一種新的思潮，可恥和憤恨。我盡可能的不去看她。

在七月中間易作特完全終結了。起初說他是淹死了，有一天經過兩次的確證：在村莊下七俄里到小渚岸邊撞破了他的小船，連船底和兩側都碰壞了。此地不幸的，易作特，大概淹死在河裏，他的小船被三個貨船撞住了，繫在小錨上，在村子下面五俄里的地方。

羅漫司曾到卡查城去了，正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到夜晚苦斯金來我們店內，愁眉不展的坐在長樑子上，默默不言，對自己的脚看看，以後抽着煙捲兒，

問道：

——烏克蘭人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他開始拭拭手掌打自己的臉，輕輕的罵着咀咒，在衣服上敲打。

——你怎麼地？

他看着我，把嘴唇咬着。他的眼睛是紅的，下顎在戰慄。看看，他已不能說

話了，我很緊張的等待一種悲哀。到最後，他看到街上去，他很困難的說出來了，吃吃艾艾：

——我划船去——同米古。看看易作特的船。斧頭坎壞了底——知道嗎？這樣害殺了易作特！沒有別的……

搖搖頭，他口內說了一串媽的……，乾哭，熱叫，而以後又默默的不響了，開始畫十字。看見都夠忍受，好像這些農民想哭泣又不能，不會，完全祇有戰慄，祇有在罪惡和悲哀之中呻吟。一跳一跳走出去了，又把頭搖一下。

在另外一天的晚上有個小孩子，在河內游水玩，看見易作特在破爛的板船底下，在村莊的上面不遠的河岸邊。板船半段在石頭邊岸，而另外一半——在水裏，在板船下面，在船尾邊，掛着一塊破舵，易作特的長長的和傷壞了的身體，浮在那兒，臉向下面，頭蓋骨是空的，——水洗他的腦髓。魚從後屙咬他，他的後頸骨真像一柄伐木的斧頭。易作特的屍體順着水的流勢搖擺，他的腳向岸邊，

手被魚弄得動着，覺得也已費盡自己的力量，還試想爬到岸上去。

驚慌的，兩個富農什長到河岸上站着，貧農們還沒有從野外回來。慌忙的跑，捏着鼻子，像強盜一樣，村長害怕得可憐，塞着鼻子，用玫瑰色的襯衣揩揩自己的手。店員古司明像株樹樣站着，兩腳張得很寬，肚子挺出來，依着順序向我和苦苦斯金看。他眉毛是緊張的，他的無光彩的眼睛在流淚，我覺得他臉上表示得可憐。

——啊喲，橫蠻！——村長念着，把濇脚移一下。——啊嘿，農夫們，不好！

有個肥胖的少女，是他的養女，坐在石頭上，死死的看到至水上並用戰慄的手指畫十字，她的嘴唇在顫動，下身是特別肥胖，紅的，好像有些難受，把她黃的羊齒露出來。女孩，頑童從山上折了一些野花，農民們也都一道回來了。一羣人很緊張的叫：



——這譁擾亂的農民。

——這個做什麼？

——人送晚霞……

——易作特——死了……

——死了？苦苦斯金疑問着，跑到一羣農民內去。——這樣爲什麼把他打

死，啊？死瘟狗！啊？

忽然一個歐司的里亞的村婦哈哈大笑（*Hyena* 神經昏亂病），這次大笑真

正給農民一個刺戟，——農民們也開始叫喊，彼此擁擠，慢罵，踏吵，而苦苦斯險，在坡下向店內走，用他的手掌在自己毛茸茸的臉上打：

——哪，獸物！

揮着拳頭，他正在從山堆上跳的時候，真正快活的叫我：

——走開，將來他們要打架的！

已經是打了他的，他流着血從打破了的嘴唇說出來，但是他的臉上是青色

我恰恰看見古士明，撞進去？

巴林諾夫向我們跑來，慌慌的看到板船旁邊的一羣人，成了一個人山，村長的聲音從那裏面輕微的發出來：

——沒有：你證明——我向誰寬恕過？你——證明吧！

——給我從此地滾去，——巴林諾夫叫着，到山上去。是炎熱的夜晚，暑氣妨害人的呼吸。淡紅色的陽光射在菓子樹上，青色的雲彩飛騰在天空，一片紅光在叢林的枝葉上閃耀發光；那兒有高大的喊叫聲。

易作特的屍身似乎在我前面顫動，打壞了的頭蓋骨，立起來像一根樁柱，我回憶他的音容，他的好話：

——每個人應該保存童真，——在他是要頑強的，這是孩子的天真！把烏克

蘭人拿去：他彷彿是鉄一般的，而在他的心靈是——天真爛漫的孩子的心靈！

苦苦斯金，同我並列走的時候，他生氣的說道：

——我們完全是這樣的……閣下，這樣的愚蠢！

烏克蘭人回來的時候，到了晚上兩點鐘敲過了，夜很深了，看起來是很高興的，異常的親密。當時我請他到房內去，他捉住我的肩膀。

——很少睡着嗎，馬克西謨？

——易作特打死了。

——什麼？

他的頰骨都漲起來了，鬍鬚都在戰慄，真正害怕的樣子，對着窗戶沒有托帽子，他在房子中間停着，眼睛直的，頭在發抖。

——這樣。不知道是誰？噲……

慢慢的走近窗穿戶坐在那兒，把腿伸起。

——我告訴他……村長到過？

——昨天。到過。

——噢，怎麼地？——他問了自己又回答的說：——完了——還有什麼！

我告訴他，怎樣來看的，如同平時一樣，到古士明那兒停了一回又引到冷的苦斯金去在店子內坐了一下。

——這樣。噢，此地你怎樣告訴的？

我到廚房內去燒開水。

喝茶的時候羅漫司說：

——很可憐的這個人，——他比自愛的好！可以說——他們是打邊架的。他們沒有到他的門首，好像此地所說一樣。那時我到西伯利亞去，——有一個人同我說：他是做强盜爲職業的，他有一個盜賊團體，統共有五個人。當中有一個開始說：兄弟們，拋棄這種偷竊的職業，沒有什麼，只是生活不多好！當他喝醉酒

睡了，他們就爲這點小事把他勒死了。有人也來稱揚說：「三個，他說，我到最後都不——可憐，到今天我想這個同志，曾經是個最好的同志，聰明，活潑，心靈又純潔。」你爲什麼要把他殺呢，我有点害怕的問他？」無禮辱罵：「沒有，他說，他也不是爲錢，也不是爲什麼！而是——這樣，好像不愛與他們做朋友，完全我們是——強盜，而他，彷彿要做正人君子。這是不好的。」

——烏克蘭人站起來開始在房子內踱來踱去，把手放在背上，牙齒嚼着煙斗，穿着長長的韃靼式的襯衣，完全是白的。他輕聲的預想着說：

——許多次我都想到做正人可怕，要把你從好人的生活驅逐出來。對於這樣的人們有兩重關係：一種把他們完全消滅去，扶持真正的好人，或者是——如像狗一樣——在眼睛內看他們，把他們藏在肚子內。這個——很稀少。而要他們學習生活，要他們模仿——不能夠，不會。或者——他們也不願意？

拿起一盞冷茶，他說：

——能够又不願意！你想一下，人們不用自己的神聖的勞動去維持自己的生命，不養成勞動的習慣，而誰個——反抗：不要這樣生活！不要這樣？是的，我們把自己的勞力放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是比較好的，這也有惡魔捉住你！叩打他的，先生，正人。不要擾亂！阿，完全是這樣，活的真理同黑暗為隣的，他說：不這樣生活！同他們是對的。這個是他們向好的方向前進的。

當他的手伸到書櫃子上的時候，補充說：

——這個——是特別的！隱隱，若是我能寫在背上！但是————這個也不適合，我的思想很痛苦的，不能忍受。

他坐在椅子後面，靠在椅子上兩手起頭抱住，說道：

——易作特怎麼可憐哪……

沉默了好久又說：

——唔，給我睡覺吧……

我到自己的角樓上去，坐在窗戶邊。在野外看見閃電的光芒，染紅半邊天空；我覺得月亮戰慄害怕，那時天空都是電閃的紅光。狗在狂吠打架，若是沒有這場鬥爭，或者還幻想在這荒島上住着。雷聲隆隆的響，在窗戶邊有很大的水在奔流。

易作特的容貌又呈現在我的眼簾之前——在河岸上，柳林下。他的臉是青銅色向天空仰望的，眼睛是看着自己內面，金黃色的鬍鬚亂纏着，口是張開的。

——善良的親密的馬克西謨！我愛葩茨荖，因為——她是一個美麗的天使  
嚙！

他的黑腳，瓦爾卡的河水爲他沖洗，藍色的短褲在流水中漂蕩，在炎熱的陽光之下蒸晒。蒼蠅在魚吃了的臉上轟轟的叫鳴，從他的腐化的屍上發出一種異樣難聞的臭味。

很重的腳步在樓梯上走，門開了，羅漫司走近來坐在我的床上，撫摸着鬍

子。

——我，你是知道的，是有未婚妻的！

——在此地將來很困難結婚……

他看着我，好像等待我答語樣：我還有什麼可說呢？但是什麼我也不想說了。電閃的光射進房子內來了，她的光芒一下又消失了。

——未婚妻瑪莎·德林科娜……

我不斷的微笑：在這一分鐘我的頭都昏了，怎麼叫這個女人——瑪莎。愉快，現在也忘掉了，我祇曉得父親和兄弟們有時這樣的叫她——瑪莎。

——你笑什麼？

——沒有笑什麼。

——你想一下——我比她的年紀大嗎？

——啊，不會大哩！



——她告訴過我，你會愛過她哩。

——有點關係，——是的。

——而現在呢？過去呢？

——是的，我想一下吧。

他把手裏揀着的鬚子也放了，輕聲的說：

——在你這樣的年紀時常是有關係的，而到我今天的年紀——已經沒有了，但是能夠擁抱一下，多的也不能幻想了，因為氣力沒有了！

他張口大笑的又繼續說：

——安東秋喜在柯卡擇米之下打了敗仗，以後把自己的艦隊和司令職務都拋棄了，逃到自己的軍艦上來跟在卡列特爾艦後面，當時她驚慌的從戰爭中逃出來了——你看有過這樣的事情哩！

羅漫司站起來，正正直直的重複說着 好像自己的意志遭了反抗一樣：

——這樣，去找——去找配偶吧！

——很快嗎？

——秋季。那時候蘋果也都熟了。

他去了，在門下面搖搖頭，這是比什麼都必要的，而我就想去睡覺，當時我心裏在思索，要是我在秋季離開此地，將來總比較好一點。爲什麼他說關於安東的事情？這個我不多高興。

蘋果已經到了成熟的時候了，這年蘋果收成很好，有許多蘋果樹的枝頭都被菓子壓到地下來了。蘋果園內有一種氣味，有許多孩子在那兒拾那些虫食了的，風刮落了的，黃的，玫瑰色的蘋果。

在八月一號羅漫同從卡查回來坐的是載貨的木板船，裝載了許多箱桶。那時是清早，八點鐘的時候而且是很忙的一天。烏克蘭人僅僅換了衣服，洗了手臉，就喝着早茶，他很快活的說：

——夜晚在河中划船是很好的……

但忽然鼻子呼吸作聲，驚疑的問：

——彷彿像——燒得什麼臭呢？

恰恰在一分鐘，阿卡雪伊在門口淚泣。

——起了火！

我們跑到門口，——看見從棗園那方面放什物的房子牆壁着了火，在什物房內我們放得有火油，木炭，牛油。沒有幾秒鐘我出去看，那火光好像一條黃的舌頭，或清明的陽光伸到壁上，到屋頂上才消失去。阿卡雪伊提着一桶水，烏克蘭人把水潑在有光紋的壁上，把桶子又扔在地上並且說：

——碰到鬼！把酒桶轉一下，馬克西謨！阿卡雪伊——到店內去！

我很迅速的把桶子轉到門口，搬到街上又撥火油桶，但是，當時我把火油桶弄翻來了，——大概，火油桶的塞子是開的，火油也流到地上。這時我忙着找

樂子，可是火魔——是不等待的，什物房的平板已經燒穿，屋頂也燒穿了。當桶子還沒有搬完的時候，我看見，沿街上到處都有婦人，小孩子爭鬧和喊叫。烏克蘭人和阿卡雪伊從店子內搬貨物，把商品放在一條溝裏，而在街中間有一個黑黑的老婦站着，燒焦了手，尖銳的叫喊：

——啊——啊——啊，惡魔……

當我再跑到什物房那邊去，我找出整個冒烟的所在，煙在呼呼的響，向上旋迴着升騰，屋梁燒斷而且懸着，曲折了，像一根紅的繩纜，牆壁已經穿了，好像火格子窗一樣。火焰塞了我的呼吸，眩惑了我的眼睛，我盡力把桶子搬到什物房門外，在門口時火煙沒有射我了，就是遠一點地方也沒有，而屋頂上有火星落在我的身上，皮也燒焦了。我開始叫人來幫助我，烏克蘭人這時跑來了，一下扳住我的手把我拉到門外。

——你快跑開！馬上這房子要倒了……

他向村子那邊跑，我跟着他的後面——到角樓上去，因為那地方我有許多書籍放在那兒。把書籍由窗戶口摔出來，我又去搬一個櫃子，窗口很窄狹使櫃子不能出去，當時我用二十磅重一個錘鎚去打牆壁。但是，——事情是很糟的，在屋頂上火勢愈兇猛了，我知道火油桶炸了，屋頂上火光能熊的，流進窗口來，開始光顧這些書籍，我這時熱得不能忍受了。跑到樓梯上，——很深厚的煙霧向我猛烈襲擊，我利用那條赤色的火蛇一級一級的往下，下面房子內，都被火煙籠罩了，誰在真正憤怒的時候咬的牙齒可以咬斷樹子。我——將要失掉生命了。昏迷的煙氣，可以窒死人，我這時站住沒有移動。在枯槁的樓梯窗戶上凝視到一個紅色鬍子，黃色的臉容，煙孽的消失了，恰恰這時候屋頂落下來成爲一個火燄的血坑。

大概我還記得，我頭上的頭髮燃燒得發響，除了這個聲響而外什麼也不聽見了。我那時明白——葬在火燄的血坑內了，脚有些痛，眼睛呢，雖然我把牠們閉

着：這是很痛的。

生命智慧的本能告訴我唯一的救路——我祇有用着被單，蓆子，把身體裹着，頭上把羅漫司的一頂羊皮帽子包着，從窗戶口跳下來。

我到那溝邊上的時候才恢復知覺，在我前面洋山芋上坐的羅漫司驚喊着：

——怎麼樣？

我站起來，視覺是錯亂的，好像我的房屋顛倒了，一切都成爲紅的木塊了，像一條赤色的狗舌頭聒在黑的地上。火烟把窗戶也閉塞住了，屋頂上趁加猛烈，動搖，有無數的赤黃的火花。

——噀——怎麼地？——烏克蘭人叫着。他的臉上，汗水，污穢的油烟，溢流了許多醜惡的淚水，眼睛驚慌的不斷的擠着，在濕的鬚鬚上有些亂絲纏着。我呢，浸浴在光明的波浪之中喜悅的——異常，有一種數勇的感覺！——以後我覺得左腿有點痛，我輕輕的告訴烏克蘭人：——左腿骨節脫了。

當獨到廳的時候，他把我的腿扶着——我幾乎要痛掉命，經過幾分鐘以後，好像醉鬼一樣，一顛一跛，我又去到我們洗澡房內搬東西，而羅漫司把烟斗啣在牙齒縫內，很歡喜的說着：

——曾經相信，你是燒死了，那時火油桶炸了，火油往屋頂噴湧。火燃到柱子上，火光衝上很高，天空都染紅了，所有的房子一下都被火燬滅了。嚕，我想，馬克西謨也算完了！

他已經恢復平靜了，好似平常一樣，確實把東西藏放在山上去，又向那污濁的，蓬頭散髮的阿卡雪伊說：

——坐在此地，好好看守，不要讓人們偷去，我去找個燈來……  
在溝邊火烟中間有塊白紙在飛舞。

——啊嚕，——羅漫司說——可憐的書呀！親愛的書呀……  
已經燒完了四家房屋了。天氣是風平浪靜，火魔是不能忍耐的，從右邊燃到

左邊，煙垣和屋頂燒得彎彎曲曲好像嬉惡這些東西一樣。又像一把通紅的梳子梳着這些葦草的屋頂，血一般的，火魔的手指又抓住籬壁了，在牠們上面遊玩，好像手指在提琴上一樣，在煙霧的空氣中散佈了許多惡臭，猛烈的火鏡，微微燃得發響，屋傍的樹葉也得像聯珠炮樣。遲鈍的農夫和村婦從煙雲裏跌倒在街上，在門口的像金黃色的『燒則』，各個人都掛念着自己的東西，不窮的囔囔叫喊：

——水呀！

水當時隔離尙遠，在山底下，在瓦爾卡河裏。羅漫司很快的把農夫們驅趕到山邱上去，抓住他們的肩膀，帶子，以後把他們分成兩班，命令他們一班撤毀籬篳，一班去救火。他們都恭順的聽他的命令，全街上，開始同火神鬥爭。但是幹起來大家都有點怕，這樣還有什麼希望，老實說他們都覺得事不關己。

我當時情緒很高，覺得自己很有力量，尤其是在那一剎那。在街的末尾我看守東西，而他們站着，什麼也不幹，祇是彼此觀望，叫喊，用手和棍來查天指地



。由街上到山上農夫們都在說話，耳根也在震動，婦人們遇着他們哭泣，孩子們在亂跑。

還有一個門也在開始燃燒了，一個園家畜的小屋牆壁快將燒毀了，同牠連接的一間大屋已被火炭包圍了。農夫們開始撒籬笆的木棒，在牠們上面爆發出火花，有些已成木炭，於是他們又退開，用手掌在襯衣上磨擦。

——不要害怕！——烏克蘭人叫喊着。

這個對於實際是沒有助益的，當時他扯破了一頂帽把牠放在我的頭上：

——從此地切斷，我——在這裏！

我拔出一根，兩根籬笆木棒，——牆又將動搖了，當時我爬上去，抓住上面，而烏克蘭人把我的腳抓往自己方面扯，整個籬笆都倒了，大概我連頭都壓住了。農夫們都以友愛的情緒把籬笆搬到街上去。

——沒有打傷嗎？——羅漫司問。

他的記念增加了我的力量和興奮。這一種的識別，是以人性的，親愛的對待我的。我僅祇能盡這一點職務，我是很憤激的。很可憐的，我的那些書籍，是在煙霧中飛舞哩。

從右邊切斷使火不能通過，已算成功了，而在左邊統統是寬闊的空地，已經隔斷到第十家房屋了。剩下一部份農民追隨着一條滑稽的紅蛇，羅漫司把大多數的工人都趕到左邊；跑去要經過一些東西，我聽着誰在叫喊：

——放火！

而店子的人說：

——在洗澡房內你看地下有火！

這句話在我的記憶中是一個不快活的影響。

很顯然的有一種憤激，特別的——高興，增加了勇氣；我當時又激憤起來，自己非常高興的工作以至最後的「一分氣力」。我還記得，當我坐在地上的時候，

我背上像火燒一樣。羅漫司從桶子內取水給我，而農夫們圍着我們，驚歎的說：

——這孩子是勇士！

——這個——沒有疲乏……

我把頭低着向羅漫司的脚，害羞的開始哭了，而羅漫司凝視我水濕的頭，說着：

——休息一下！已經夠了。

苦斯金和巴可夫，滿身都是煤灰，好像鬼一樣，把我弄到溝邊，笑笑的說：

——不要緊吧，老哥！都完結了。

——害怕？

我還沒有辦好就來了一些人，這時我看見，到溝邊，向我們的洗澡房來，過來一個有錢的「富人」，在他們前面——是村長，在他的後面有兩個百長到羅漫司

的手邊。他——沒有帽子，手內傘的溼的爛襯衣，口裏啣着煙斗，他的臉肅嚴面  
奇異。兵士科士金，舉起一根棍子，憤恨的說：

——讓火燒那些邪教徒的靈魂！

——到洗澡房去……

——把鎖打壞，鎖匙失掉了，——羅漫可高聲的說。

我敲敲腿，從地上拾起一根棍子與他們站在一列。百長走動不停，面村長啣  
啣的，慙慌的說：

——奉行正教的，——不准許打壞鎖的！

——告訴我，古士明叫喊：

——這樣還有：誰個是這樣？

——安心，馬克西談，——羅漫可說。——他們想，我把貨物放在洗澡房  
了，自己放火把店燒了的。

——你！

——壞了！

——奉行正教的……

——我們回答！

——我們的答復……

而羅漫司饒舌說：

——站起來把背靠着我的背，防備後面不要給人家來打……

洗澡房的鎖打壞了，有幾個人一下把門守着。大概此時有幾個人從那門內爬

出，而我，在這時候，把一根棍給羅漫司手中而又在地下拾取另外一根。

——什麼也沒有……

——沒有什麼？

——啊，惡魔！

——謔個孩子說：

——奇怪，農夫……

有幾個粗暴的同聲，好像醉鬼一樣：

——什麼——奇怪？

——在火內！

——擾亂……

——合作社的鬥爭！

——強盜！他們有一夥——強盜！

——狗！——羅漫同高聲的叫。——噶——你看吧，在洗澡房我沒有放東西

吧——你們還要什麼？一切都燒了，剩下來的——怎樣：你們看見沒有？放火燒自己的與良心有什麼利益？

——保好險的！

又異口同聲的叫：

——看見他們什麼嗎？

——將來！暫時忍下……

我的腳痛得打戰，眼睛發昏。我看見淡紅色的雲霞透射到那些穉猛兇惡的面孔，在他們的嘴上那濃厚的鬍鬚連口的痕跡都見不到，我希望把這些可惡的人痛打一頓。但是他們叫吼，圍着我們跳跑。

——啊嚨，拿着棍子！

——用棍子嗎？！

——他們拔掉了我的鬍鬚，——烏克蘭人說，而我感覺得他在微笑。——你也跌倒了，馬克西謨，——啊嚨！但是——安心，安心……

——你瞧，那少年有柄斧頭！

我腰帶上有把堅實的斧頭凸出來是真的，我也把牠忘記了。

彷彿……有點害怕，——表現在羅漫司的面上。——總之，你沒有使用斧頭，若是……

有個不認識的，小孩子和一個庵子的農民，聽見手舞足跳，怒吼着：

——用他們的煉磚！打了我的頭！

實際上他拿着一塊破磚，舉起來掉在我的肚子上，但是很早的，比我回答他的時候還早，從上面就有個瓦礫，苦苦斯金落在他身上。於是他們抱着，到溝內扭打。在苦苦斯金後面跑來的有巴可夫，巴林諾夫，鐵匠，還有其他十幾個人，恰恰在這個時候古士朋切實的說：

——你，米海爾·安東諾夫，你是聰明人，現在你說：把放火的人交出來

……

——我們走，馬克西謨，到河岸，往飯館子內去，——羅漫司說，又把煙斗從口裏拿起來，一下把牠放進腰袋內。扶着一根棍子，他很疲乏的從溝內爬出



來，當時古士明跑去與他站在一列，他說什麼，但是羅漫沒有看他一眼，回答他的是：

——走開，瘋狗！

在我們的屋基上燒燃一堆金黃色的炭，火爐在牠的中間，從烟突內發出熱騰騰的空氣和濃煙。有一條床桿燒得紅紅的伸出來，好像一個紅蜘蛛脚。有根燒過的門柱立在灰爐的傍邊好像守衛的黑人，還有一根門柱戴上頂紅炭帽子在火內面，好似一個雄雞的頭一樣。

——書也燒了，——烏克蘭人說了，嘆了一口氣。——這個真是心痛！——頑皮孩子們，在污濁的街上用棍子打一個很大的贖壳，恰像一個豬仔，他們燒着烤着，把整個的空氣都弄成白白的煙霧了。有個孩子，大概有五歲的年紀，頭髮是白的，眼睛不多好，坐在那溫暖的黑的草地上，用着棍子按着破桶子打，特別喜歡聽那鏗鏘的在鐵上的聲音。黑暗籠籠了火燒場，他們把什物搬到山邱。婦人

們哭哭叫喊，從火燒場內拾取一些火柴。在園內燒過後站住沒有移動的樹木，有許多枝葉都燒掉了，有些紅的蘋果也燒壞了。

我們向河岸走，洗了一會冷水澡，默默的在河岸飯店內喝了盅茶。

——用蘋果來充饑是件好玩的事情哩，——羅漫司說。

巴可夫來了，比之平常，預想是特別疲乏的。

——怎麼樣，老哥？——羅漫司問。

巴可夫把肩膀子一聳：

——我的房子保險過的。

沈默的，奇怪的，好似不相識一樣，看看彼此都用眼光接觸着。

——你現在和將來怎麼辦呢，米海爾·安東諾夫？

——我想一下。

——你應該離開此地。

——我看一看。

——我是有計畫的，——巴可夫說，——我們到森林中去談一談。

走吧。巴可夫到門口慎重的告訴我：

——啊——你不要胆怯！你在此地可以住，他們將來怕你……

我也到了河岸，船在小叢林邊，眼睛瞧着河內。

雖然太陽已經到了西方，可是還很熱哩。在這個村子的居民一時都展開在我的前面——好像染了顏色的河水一樣。我會經害怕過。但是很快把這種情緒征服了，我緊緊的抱着自己。

——唉——我感覺深入了夢境，我在震動，又似乎引到什麼地方去的。——你快死了，怎麼地，睜開眼吧！

在兩岸的草地上有蒼白色的月光照着，真正像一個大車輪子。巴可夫在我上面推搖着。

——走吧，烏克蘭人在找你，很着急的；

隨我後面來，他叫着：

——你不能睡覺哩，什麼地方傷了！有人到山上去，找到了！——給你一石頭。這樣人的企圖是有的。我們——沒有譏笑過人。親愛的，你是我的老哥，這樣的惡魔該記着。他有罪惡一點也是不記得的。

到河岸的小森林內有人在撥東西，樹枝碰得發響。

——找到了沒有？——問話的聲音是明古的聲音。

——看見了，——巴林諾夫回答着。

離開有十幾步，嘆息了一會，說着：

——魚儉去了。給明古——生活上不小的打擊。

羅漫司遇着我生氣的說：

——你玩去嗎？你想，把你的腹脹大些嗎？

當時我們停了一點，他愁眉苦眼的輕聲說：

——巴可夫提議要你留在他那兒。他想開店子，我對你沒有建議。我一切都賣給他了，還留在此地做什麼，我到月德卡去，過些時候我寫信給你，你去嗎？

——我想一下。

——你想想。

我躺在地下，叫了幾聲又沉默着。我當時坐在窗戶邊，向着瓦爾卡河看着。月光反射來使我憶起火燒的情境。在小渚邊有拖貨的火船輪子打得水響，在黑暗內航行，閃耀的星子，當時也隱藏了。

——你憤恨那些農民嗎？羅漫同口內說夢話。——用不着。他們祇是傻子。兇惡——這個是蠢的事。

他的話沒有安慰，減輕我的殘忍的和無禮的侮辱。我看見自己面前的野獸，茸茸的嘴，兇惡猙獰的在叫喊：

——煉磚！

在這假時候我還會忘記這件事，就是此地不須要我了。是的，這些人的當中每一個人。都有不少的罪惡，而在自己覺得時常都沒有罪惡。這個在實質上，是善良的獸物，——由他們的親愛不難驚嚇倒孩子的微笑，將來和真誠的孩子說關於探求智慧和幸福，偉大的事業。奇怪的靈魂時常是這些高貴的人們，高興去幻想依着自己個人意志能夠容易生存。

這些人在鄉村集會或者在河邊飯店內都成爲灰色的一團，他們把自己藏在什麼地方的好衣服都穿起來，好像僧尼一樣，穿着一些假飾的祭服！當他們開始遊玩鬥狗的時候，他們都對面站着看。或者——他們一下擁抱着，苦笑一會，幾乎把牙齒笑掉，爲着些小的事情準備打——和辱罵，並且他們還要做野獸般的相互苦鬧。很奇怪的他們能在這幾分鐘把教堂毀滅，可是昨天夜晚柔順和謙恭，好似綿羊在羊牢內樣。有他們的詩話和故事，——他們在這村莊內誰也不親愛誰，也

沒有互助，有的只是嘲笑和侮辱。

我不會，也不能夠住在這些人中間生活。在這一天把我的一切苦愁向羅漫同說明，我們這時候就同他們分離了。

——預先的結論，——他用責難的口吻說。

——但是，——若是他要辭退，怎麼辦呢？

——這個結論不對！沒有理由作根據。

他用很好的語言來說服我，我是錯了。

用不着即刻決定！決定——是很簡單的，不要這樣驚魂奪魄。看看四週都是平靜的，關於這一點是可紀念的：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轉移向好的方向。慢了嗎？這個是堅實可靠的！你應該各方面去考察，向多方面去發展，將來你不會有什麼奇怪，但是——決不要着急。再見，親愛的好友！

經過了十五年我們纔在錫特利茨相會，那是羅漫同爲「民權派」的事件被放

逐在揚古斯基區十年以後。

他從卡拉斯諾安夫乘船去了，給我異常的苦悶，在這村子走的時候真正是個失了主人的，孤人。我去同巴林諾夫到農村內去，我們在一家富農家內做工，打穀，種洋山芋，清掃花園。我住在他的洗澡房內。

——馬克西謨，司令官沒有民衆，——怎麼好呢？——在一個下雨天的夜晚他問我。——我們乘船走，明天在海中間又怎辦呢？上帝知道！此地有什麼？這樣的，我的老哥又不愛在此地。還有——這個，手也像酥了樣……

巴林諾夫這樣說不是第一次了。他也是很苦惱的，他的手像漿子一樣軟弱沒有力氣。他微笑的看看，正像在深林中徬徨樣。

在洗澡房窗戶邊有雨水進來，在屋角內已經成了河流了，在溝內滴瀝的洪流正在轟轟的叫喊。蒼白的雷電之光也在作最後的嚴重的閃耀。巴林諾夫輕輕的

問：



——坐船走，唉？明天？

我們乘船走了。

……秋天的深夜沿瓦爾卡航行是多不明亮的。我們坐在司控的傍邊，那棹的轟動叫聲也不小，——前進的時候，腳掌很重的照着船板上踏，嘆嘆口氣：

——啊哎……啊……噫……

在棹尾上是絲絹纏的，水沉靜的在流，無涯無際的在流河的上面是黑暗的秋雲籠罩着。四週——祇有黑暗的魔王在慢慢的流動，他射到河岸，大約，地球也被他擊潰了，由煙霧變成液汁，不斷的，無終極的，一切都在地下，在荒原，那兒沒有太陽，沒有月光，沒有星球。

在前面，在灰色的黑陰內，有軋軋聲響而看不清楚的載貨的輪船，好像有種反抗彈力，擋住牠。三個浮標燈，兩個在水上，一個在牠們上面——送牠，在黑暗的濃霧內，牠漸漸與我近了，真好像個金色鮭魚，還有四個，一個的燈光照在

我們帆上。

我感覺到自己內部是冰冷，肉皮上成了鷄皮色，他輕輕的在船板上滑，我貼在後面，好像老鼠一樣。大概，慢慢的要失去知覺了，當時完全要停止了。——輪船到了碼頭放衛的喇叭在叫和船的車輪打得響，忽然一切的聲音都飛去，好像樹葉與枝幹分別遠揚了樣，我的四週被沉黑寂靜統治了。

有個租的人穿着一件羊毛外衣，戴上一頂蓬鬆的帽子，在架棧的旁邊走着，當站着不動的時候就咀咒，後來不叫了：

——啊——哦！啊啞……

我問過他：

——你的大名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知道呢？——他用厭惡的口氣答復我。

在太陽沒落的時候，從卡查開船，我說，這個人，執拗，好比狗熊一樣，臉

上的茸毛，眼睛也沒有。到棧邊去，把一瓶子燒酒倒在一個鄉下用的杓子內，兩口把牠喝完了，好像喝水一樣，以後又吃着蘋果。而這個時候拖船闖在岸上了，這個人，把棧扼着，凝視着四週的金黃太陽，摸了一下頭，驚慌的說道：

——托福，托福！

輪船從下城前進，經過市場，到阿斯坦拉罕有四個貨船，裝的鐵條，沙糖桶和什麼重的箱子，——這個完全爲波斯用的。巴林諾夫把腳放在箱子上，鼻子繃一下，又想了一回說道：

——沒有什麼不同——鎗砲，從伊仁夫斯基工廠出來的……

——當時司棧的手放在肚子上問：

——你是做什麼事的？

——在我的思想……

——去做畜牲，願意吧？

我們乘船什麼錢也沒有去，我們得到貨船的『恩惠』站在船的側板上的，好像水手一樣，——到貨船上就統向我們瞧，真正像看叫化子的一樣。

——你說一下——親愛的，——巴林諾夫說。——這很簡單：誰在誰之上

……

黑霧重重疊疊，在貨船上是不見什麼的，你祇能看見一點燈光在濃厚的黑霧裏一閃一閃。煙霧內有一種煤油的臭味。

司控的用沈默的惡意刺戟了我。我去告訴司控長去對付這個野獸。隨着火光後面運動，在轉拐的地方告訴我：

——唉哩，拿住！

用腳駛着挖桿。

——好的，——他叫着。

我再坐在船板上。同這個人談話——沒有成功，他用問題回答：

——你爲什麼要做工？

他在想什麼？當時到了一個地方，那兒是黃的水流入到瓦爾卡去，他向北方

看看，叫喊着：

——蠢仔。

——誰？

沒有回答。

在遠遠的地方有狗子在打架，叫咬。憶起這殘餘的生活，還沒有把黑暗打

破。這個大概遠遠沒有必要吧。

——此地狗仔是很壞的，——這個在梭傍的忽然之間說。

——此地——是甚麼地方？

——我們——是現代的狗……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阿洛哥斯基。

真正的是洋山芋從爛口袋出來，成了灰色的流，很嚴重的一句話：

——這個——誰是你的——伯伯？他是一個蠢子，照我想是這樣。而我的伯伯是聰明的。悍勇。有錢。在西瑪比爾斯基碼頭停住後，到河岸去，可以進飯店。

說這一段是很慢的好像很困難說出的樣子，他疲乏了也沒有用眼去看到帆上掛的燈，跟着，他好像一個金色蜘蛛在黑暗的網上爬。

——看看，噲……認識字嗎？你不知道——法律是誰寫的？  
不等待回答，他又繼續說：

——有各種說話：有一個說是——沙皇，另外一個說是——大教主，上議院。要是我真知道是——誰，我要到那裏去。告訴他：你寫法律是這樣，爲着不許我動顛一下，而不守法律是要挨打的！法律應該是錢一般的。好像鎖鍊一樣。

把我的心和行動都鎖着！那時的我——回答！而這樣——我沒有回答，沒有。

他對自己咕噥了一會，都是輕聲而沒有連繫的，以後又用拳頭在柁桿上敲着。

從輪船上用傳聲筒叫喊，這個人的聲音之壞，好像犬吠和打架一樣，但是已經到了夜深了。輪船是在黑水中間航行，照着的黃油燈光而且是異常無力而黯淡。在我們上面流動的，是黑影，烏雲。我們完全沉默在深深的黑暗裏面。

有人在懸疑而可憐的說：

——要我向什麼地方去？我的心快要不能呼吸了。

冷的痛苦，把我捉住了。這時開始想睡一下。

很濃厚的，烏雲重疊着，把太陽也遮着了。水投上了鉛色，在河岸邊有黃的小小的叢林，松樹，他們枝根是黑的，從農村出來了許多的家畜，有個農民的樣子，真像從石洞內鑽出來樣。在板船邊有個茶壺飛走了，擲到船的車輪翼上。

我與司棧的換了地方，爬進防水布裏去，——但是很快的——這樣告訴我——把我從足踏的聲音內甦醒來。從防水布裏面伸出頭來，我看見了，有三個水手，由長栓的到賬房找「管理」有各種不同的聲音叫喊：

——巴力士·彼得魯黑！

——閣下同你一起，——不要緊！

——面你——是會滿意的！

他站起來很平安的，在自己的背心上用手接着，腳向船板上壓着，向四週去看一下，嘎聲的說：

——給我從罪惡中走開！

他是赤足，沒有帽子，一件襯衣是結補的，黑的骯髒的頭燈堆在他的頭上，毛都是直的，披散到眉毛邊，在他們下邊可以看見一付溫和的眼睛，充滿了血液，慾望，驚疑和緊張。



——闔住吧！——告訴他說。

——我？沒有什麼。放了吧，老哥！不要放——我將要打他哩！如此可以坐  
到西瑪比爾斯基，這樣……

——是的這樣到了碼頭！

——噤囉，老哥……

他慢慢的，把兩手伸得很寬，放在膝上，與管理的手接觸，真像耶穌釘在十  
字架像，又重複說道：

——給我從罪惡中逃走！

他的聲音，異樣的粗魯，可以震動全屋，粗闊的手，長長的，好像一片槓，  
全身戰慄着。他的狗熊臉在茸茸的鬍鬚內面，饑鼠的眼睛，眼珠黑黑的突出來，  
把手抓住他的喉管而不自然的呼吸着。

農民都圍繞在船的前面不說話，他粗笨的腳站起來，舉起兩手說道：

——是的——謝謝！

走向他的側邊忽然一下跳入河中。我也跑到船邊去，恰恰看見，好像彼得魯黑，頭不時的搖動，在他的——帽子下面——舉起自己手來游泳，順着傾斜流着，向着沙灘的岸邊去，那兒，有被風刮倒了的樹木，有黃的樹枝中間，恰恰被他碰着。

農夫們都說：

——總而言之，戰勝了自己！

我問：

——他——同知覺分離了嗎？

——爲什麼？沒有，他——靈魂逃走……

彼得魯黑已經游到一個小小的什麼上面，在水中閃站起露出胸來，把手在頭上搖動。

水手們叫喊：

——永別了！

誰在這樣問：

——他好像沒有旅行書嗎？

有個紅臉的水手很滿意的告訴我：

——他有個伯父住在西瑪比爾斯基，把他破壞了，以後他把伯父殺死了，是的，一個樣，憐惜自己，現在才把自己從罪惡中逃走。野獸——農民，而又是

——善良！他——很好的……

而很好的農民已經是在那窄狹的地域走着，在河的對岸，他已走過叢林了。

水手們都和善的、兄弟一般的表示親愛，他們都是我的同鄉；到夜晚我感覺到自己在他們中間才是自己的人。但是在另外一天，他們都驚疑的看著我，不相信我。我這時候猜想，保持什麼民族疆域維持一種民族的鬼語言，這是一個幻想家

同水手談話。

——談了嗎？

用女人那種明媚的眼睛微笑，在耳根後面搔着，他明瞭的說。

——談了不多！

——是的，我問你爲什麼保持沉默呢？

——我保持沉默，已經是痛苦的面有趣味的歷史。大家想玩紙牌，而可憐的把紙牌拿在手內，——枯燥乏味！我與這個……

把愉快的歷史割斷了，在最後我同烏克蘭人，都同農民分別了、分別後巴林諾夫，還有點鬱悶。

鬱悶動氣對於他是沒有利益的，——他看見真理僅祇是外形。同樣的，當時我與他，在去找工做的途中在一個溝邊坐着，他勸誘和親密的說、

——必須要依照精神去選擇真理！喂，在溝後面，這塊牧場，有狗子跑，有

收入來。噫，這樣好什麼；我們同你離開這個精神的利益還有什麼親愛的，你簡單的看看：罪惡的人類——取理，善良，——在什麼地方？善良的還沒有預想到，可不是！

在西瑪比爾斯基，水手們很不喜歡的向我們提議要我們從板船上岸去。

——你們與我們這些人是不相合的，——他們說。

把我們用一個小船渡上西瑪比爾斯基碼頭去，我們幸然乏味的到了岸上，當時我的衣袋內祇有三十七個哥比。

到飯店內去喝過茶。

——將來怎麼辦？

巴林諾夫很自信的說：

——這如何是好？祇有搭船再往遠一點去。

混在旅客的當中搭船到沙瑪爾，在沙瑪爾上岸，經過七天大概幸福的航行到

卡同賓地方，那兒有些建築，有家小小的魚業合作社在那污濁骯髒的卡板吉巴作坊之傍，我們對準這個前進。

(完)



我的大學

全一册定價二元八角  
實售二角八分

印圖准不★有所權版

新十二版再大一第興復月六年五十二國民

著者 高 杜 著  
譯者 長 興 譯  
發行 局 書 興 復 者 行 發

局書興復 五馬路 上海 總發行所



